

浙江省

“中国的耶路撒冷”



扬天民



人口：45, 930, 651 （2000 年）

54, 426, 891 （2010 年）

62, 923, 131 （2020 年）

最高海拔：1, 929 米

省会城市：杭州市 5, 162, 093

大城市（2010 年）温州市 2, 686, 825

宁波市 2, 583, 073

台州市 1, 189, 276

慈溪市 1, 059, 942

	瑞安市	927, 383	
	义乌市	878, 903	
	嘉兴市	762, 643	
地市级行政区：		11	
	县：	90	
	乡镇：	1, 570	
主要民族（2000 年）：			
	汉族	45, 535, 266	（98. 8%）
	畲族	170, 993	（0. 5%）
	土家族	55, 310	（0. 2%）
	苗族	53, 418	（0. 2%）
	布依族	21, 457	（0. 1%）
	回族	19, 609	（0. 1%）

“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地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约 21:25）

这本书是由基督的一名跟随者写的，他希望并祈祷许多人通过阅读神的国如何在中国建立和发展的故事，信心得到激励和坚固。因此，只要是为了主耶稣基督的荣耀，作者允许你随意复制或印刷本书，广泛地在中国传播。

目录

目录	5
序言	6
概述	7
简介	9
浙江省的早期基督徒	13
19 世纪 40 年代	15
19 世纪 50 年代	19
19 世纪 60 和 70 年代	26
19 世纪 80 年代	33
19 世纪 90 年代	38
20 世纪 00 年代	45
20 世纪 10 和 20 年代	53
20 世纪 30 年代	60
20 世纪 40-50 年代	68
20 世纪 60 年代	74
20 世纪 70 年代	80
20 世纪 80 年代	88
苗子忠—黎巴嫩的香柏树	94
20 世纪 90 年代	100
21 世纪 00 年	110
21 世纪 10 年代	119
浙江省教会的未来	129
浙江省的福音派基督徒（1843-2020 年）	131
浙江省基督徒地图	132
封底	133

序言

多年来，中国的耶稣追随者一直立定心意做基督的见证人，向自己的同胞作见证。许多人为事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们为信仰而忍受的残酷迫害常常是难以想象的。

圣经命令所有的信徒都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可 16:15）。过去有许多外国宣教士响应这个诏命，来到中国宣讲神的道。他们用“在基督里得永生”的信息祝福这片土地，而当黑暗抵挡神的光时，他们也遭受了巨大的苦难。尽管处境艰难，但他们仍然保持忠心，为中国信徒树立了服事神的美好榜样。

今天的中国仍然迫切需要更多神的仆人和工人把福音传遍全国。神正在寻找愿意站出来，并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的人。

我们主的日子近了。愿你们的心因主耶稣基督在中国所行的大事受到鼓励，赞美他荣耀的名！

愿主在我们这一代，下一代，直到永远，不断地兴起荣耀他名的更多见证！

主啊，你是得胜的君王。那些跟随你到底的人是有福的！

基督谦卑的仆人

谢摩西（1918-2011 年）*

*谢摩西于 2011 年回天家前，为本系列丛书写了这个序言。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中国家庭教会领袖，曾为耶稣基督的名坐了 23 年牢。

概述

很多人都知道最近几十年，基督教在中国获得了爆炸性的发展，目前中国的基督徒已经超过一亿。然而，鲜有人知道这个奇迹是如何发生的。这个系列丛书是一个雄心勃勃的项目，要记录从福音最初传入中国到今天，基督教在中国各个省份的发展情况。

这个项目源于 2000 年的一次会议，当时，几名家庭教会领袖说他们的成员需要了解神是如何在整个中国建立他的国度的。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对他们的属灵遗产知之甚少，我的祈祷是，无数的人将会得到坚固、启迪和挑战，把圣灵的火炬承接到他们这一代。

编撰这些书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记录神在中国的大能作为。保存一份神在中国行大事的记录至关重要，这样，后世的信徒就能了解那些改变了无数中国人生命的奇妙事件。圣经教导我们：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
求告他的名，
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
要向他唱诗歌颂，
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
要以他的圣名夸耀，
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
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
时常寻求他的面。”
(诗 105:1-4)

在这项工作上，许多神的儿女都给予了充满爱心的协助。例如，我深情地想起了年迈的传道人傅长老，他是在两个年轻人的帮助下来到我办公室的，因为他非常渴望为这个系列丛书接受采访。虽然这位圣徒为福音的缘故坐了多年的牢，但他迫切想为神的伟大作为作见证，希望世界各地的信徒能受到鼓舞和激励，活出更神圣的生命。我遇见和采访过的无数信徒，也同样渴望分享神的作为，荣耀他的名。

最后，如果我们不感谢主耶稣基督，那是一种失职。我的祈祷是，当你读这些书的时候，他会从书中向你显现，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而是作为一位永存者，渴望通过彰显他的权能和非凡恩典，寻找和拯救丧失的人。

今天，中国的教会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恩典上，都有了极大的增长。然而在一个世纪多一点之前，中国还被视为最难的宣教禾场之一。一名到中国宣教的著名英国宣教士曾写道：

“福音有进展，但进展缓慢。人们铁石心肠，他们的灵魂和身体都被世界吞吃了，似乎感觉不到会有任何超感官的现实存在。对他们来说，我们的道理是愚蠢的，我们所说的是行话。我们与他们讨论，在辩论中驳倒他们。我们令他们沉默和羞愧，但在他们身上所做的一切努力，就像阵雨下在沙漠中一样。”

状况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总而言之，在中国，没有人能为所发生的惊人复兴居功自傲。很明显，这伟大的成就不是别人，正是主耶稣基督的杰作。我们要怀着敬畏之心宣告：

“这是耶和华所作的，在我们眼中看为希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诗 118:23-24）

杨天民

简介

一个虽小但颇具影响的省份

浙江省的名称源于流经省会杭州，然后流入杭州湾的钱塘江。

虽然浙江省是中国面积较小的省份之一，但 2010 年的人口普查表明，浙江省的人口在中国所有省区中排名第十，共有 5400 万人。由于来自中国其它地区的移民不断涌入浙江省，致使浙江省的人口快速增长，到 2020 年，已经超过 6200 万人。

浙江省的面积约十万一千平方公里，略小于美国的肯塔基州，但它的人口大概是肯塔基州的 13 倍。另一个比较是，浙江省的面积约相当于五分之四个英格兰，但人口略多于英格兰。

随着时间的推移，浙江省的居民逐渐在文化上分成了两大类：内陆山区的人和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内陆山区的人累代贫困，而东部沿海地区的人依靠贸易和渔业，经济发达，生活富裕。浙江省沿海共有一万八千多个岛屿，是全国海岛最多的省份。由于与外部世界接触较多，沿海地区的人深受外部世界及其思想、习俗和宗教的影响。

多个世纪以来，杭州一直被认为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有一句名言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的确，浙江省一直被描述是一个非常美丽和多姿多彩的地方：山青水秀，风景如画，有令人陶醉的古代桥梁、竹林和葡萄园，还有举世闻名的茶园和带城墙的城市（杭州是其中的明珠）。

虽然杭州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朝（公元前 221 年）早期，但多个世纪后，她才成为举国闻名的地方。唐朝（618-907 年）统治者是最早重视浙江省和福建省等沿海地区的，公元七世纪，大运河的南端延伸到了浙江省，这使得该地区首次与中国的其它地区连接起来。

浙江省因物产丰富而闻名，灾荒年间，会有数百万吨的粮食通过大运河被运到中国的其它地区，供给中国北方的贫困民众。浙江人民在经济上得益于肥沃的土地，许多地区非常富有。在此期间，浙江省也获得了“丝绸之乡”的美称，今天，浙江省的生丝产量仍占全国的三分之一。

语言大杂烩

七世纪以前，有多个少数民族居住在浙江省，每个民族都讲自己的语言。今天，有些民族仍然存在，成为了中国现存的少数民族，有些则已经被汉族同化，形成了奇异的族群。当旅行者在浙江省各地旅行时，会频繁遇到不同的方言和语言，甚至住在同一条江两岸的村民，也说着不同的方言，难以相互交流。

早期的基督教宣教士来到浙江省时，也深受语言障碍的困扰。该省南部汇集了多种语言和方言，与之相邻的福建省境内，还有数百万人讲各种闽南话。一名宣教士于 1878 年报告说：“在浙江省的南部及西部，人们所讲的方言非常独特，为了有效地开展事工，本地和外国同工必须专门习得大多数地区的方言。因此，我们的事工进展比较缓慢，至今我们还没有建起几个宣教站。”

公元 907 年唐朝灭亡后，出现了一个称为五代十国的新时代。虽然这些王国只存在了 53 年，但根据语言划分的界限今天依然可见。

吴语被确立为浙江省的主要语言。只是在最近几十年，官话才威胁到它的主导地位。在当今中国，仍然大概有 9000 万人讲吴语，其中超过一半的人生活在浙江省。众人认为它与中国的其它语种截然不同，以至在 20 世纪初，宣传教士认为有必要翻译吴语圣经。

黄金时代



浙江省北部西塘古镇的大运河

浙江省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是在南宋（公元 1127-1279 年）时期。直至今日，该省仍因九个世纪前的黄金时代的荣耀而闻名全国。

由于北方“蛮”族的入侵，居住在北京的新统治者想寻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建都，从那里统治中国，所以成千上万的官员和学者沿着大运河南下到杭州，把杭州作

为新的首都。据信，杭州市的人口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就从 50 万增加到了将近 200 万。

马可波罗在 13 世纪 80 年代早期访问杭州时，这个意大利人深深被它的壮丽所折服，称它“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美丽、最壮观的城市。”他的描述传到欧洲后，大多数人都都不相信有哪个城市会比威尼斯发达，他们认为威尼斯是无与伦比的。许多人指责波罗夸大其词，但随后的发现和其它早期游客的见证都支持他的说法。

洪杨之乱

多个世纪以来，有数以百万计的人从中国其它地方迁入浙江省，但一些比较重要的迁移发生在 17 世纪，那时，来自福建省的渔民占领了浙江省的沿海地区。他们不仅带来了自己的独特语言，还带来了大量的独特习俗和一大群女神。

18 世纪期间，温州市成为了全国瞩目的城市，赢得了财富中心的声誉。从温州出发的商船主导了当时的贸易路线，航行到大部分已知世界，与日本、印度尼西亚、印度甚至非洲东海岸的国家开展贸易。

在 1850-1864 年的洪杨之乱之前，浙江省持续繁荣发展。那场动乱给浙江省造成了巨大破坏。在浙江省西部，很多城镇和乡村 90% 的居民均被杀害，村庄荒无人烟。大片肥沃的土地被荒废，这吸引了新一波的外省移民潮。有数百万移民从南边的福建涌入浙江省，其他的移民则来自北方和西部省份。洪杨叛军对美丽省会城市杭州的围攻，几乎将整座城市毁为一片废墟，大部分的人或被杀害，或流离失所，终结了杭州的商业和贸易中心地位。

今日的浙江省

就像中国大多数省份一样，浙江省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了巨大的苦难，但她随后获得了强劲反弹，今天，许多中国贫困地区的人对浙江省充满了赞赏和羡慕。最近几十年，浙江省的经济产量已经变得非常庞大，以至人们常用“浙江精神”来描述商业成功所必须具备的职业道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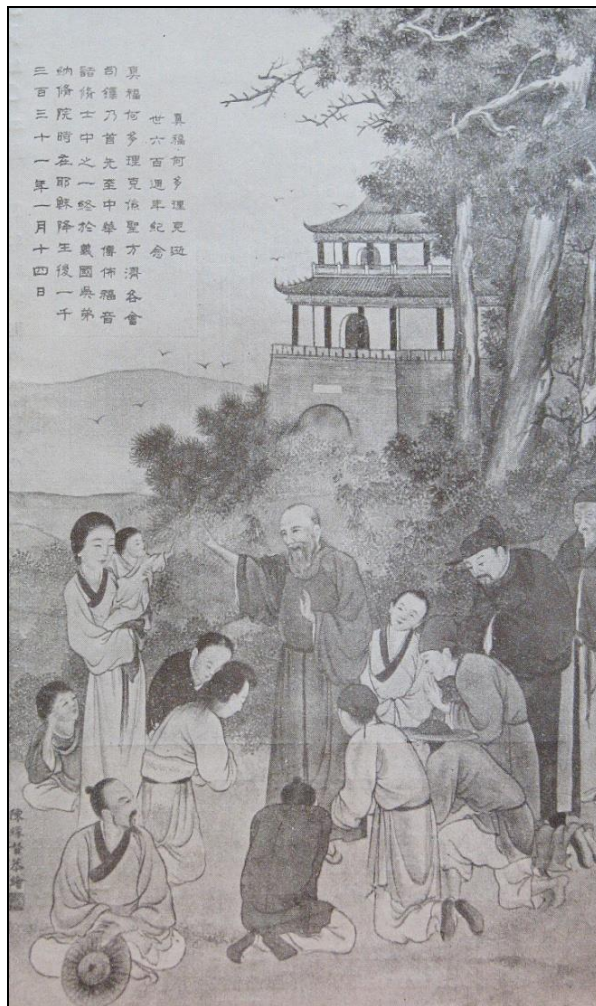
浙江省的各大城市是该省的经济中心。省会杭州有五百多万人，温州、宁波和绍兴也为该省的财富做出了巨大贡献。虽然在面积和人口上，浙江省在中国的众多省份中只分别排名第 26 名和第 10 名，但她的地区生产总值在整个中国排名第四，对全国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仅次于广东、江苏和山东等省。的确，浙江省对中国繁荣发展的重要性，可从她的地区生产总值几乎相等于北京和上海地区生产总值之和中看出。

邓小平在 1984 年为沿海城市打开发展的大门后，温州人很快就建立了自己的生产和商业中心。今天，这个城市生产电器、机械、塑料、金属、化工、皮革、服装及纺织品等。

温州商人以勇于开拓著称，他们咄咄逼人和凶狠的商业手段闻名遐迩。他们还在海外建立了广泛的商业，包括餐饮、零售店和批发代理等。

近几十年来，许多打工者从全国各地涌入浙江省找工作。因此，从 2000 年至 2010 年的十年间，温州市的人口迅速从 750 万增长到了 910 万。与此同时，全省人口迅速增加了八百多万。大量贫困农民工的涌入，给浙江省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挑战，因为许多移民发现，实现他们的梦想远比想象的困难得多。许多人最后无家可归，犯罪率不断上升。

浙江省的早期基督徒



和德理的肖像画，他 14 世纪 20 年代在浙江省发现了许多基督徒。

人们普遍认为景教，也称为东方教会，是中国最早的基督徒群体。从陕西省出土的景教碑，描述了第一个景教宣教士阿罗本如何沿着丝绸之路从伊朗或叙利亚来到中国，并在公元 635 年将福音传入中国。

景教基督徒最初得到了皇帝的青睐，皇帝允许他们教导自己的教义和建造教堂。他们逐渐在整个帝国扩展，许多贸易中心出现了景教社区，其中包括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几个商业中心。最大的基督教社区之一位于杭州南面 620 公里外的福建省。

在随后的 400 年里，鲜有关于浙江省基督徒的信息，直到马可波罗于 13 世纪 80 年代早期访问杭州，才有证据表明浙江省有基督教信仰的存在，马可波罗简要地提到：“只有一间属于景教基督徒的教会。”

40 年之后，意大利人和德理（公元 1286-1331 年）经过了杭州和浙江省的其它地方。他写道：“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基督徒，但更多的是穆斯林和偶像崇拜者。”

遗憾的是，此后不久，景教的影响就逐渐衰退了。据信，在摧毁教会的迫害来临之前，景教运动就已经陷入了罪恶和妥协。天主教徒很快发现自己是唯一仍然活跃在中国的基督徒。然而，他们在浙江省的存在非常微小，据报道，到 1663 年——和德理来到浙江省三个世纪之后——全省只有 1000 名天主教徒，到 1703 年增加到了 3000 人。

19 世纪 40 年代

第一批福音派宣教士所面对的是一个恶毒的环境



浙江省第一批福音派宣教士之一麦嘉缔 (Divie McCartee)

天主教宣教士在 17 世纪初开始在浙江省开展宣教工作，据知，在那之前的好几个世纪，景教就已经在沿海地区蓬勃发展，但直到 1843 年玛高温 (Daniel MacGowan) 从美国来到大城市宁波后，福音派宣教士才第一次涉足浙江省。

一年之后，也就是 1844 年 6 月，麦嘉缔来到宁波定居，这样，多了一个长老会在浙江省开展宣教工作。大约是在同一时候，单身的英国女士艾德锡来到中国，她是中国境内第一位女性福音派宣教士。她在宁波开办了一所女子学校，据信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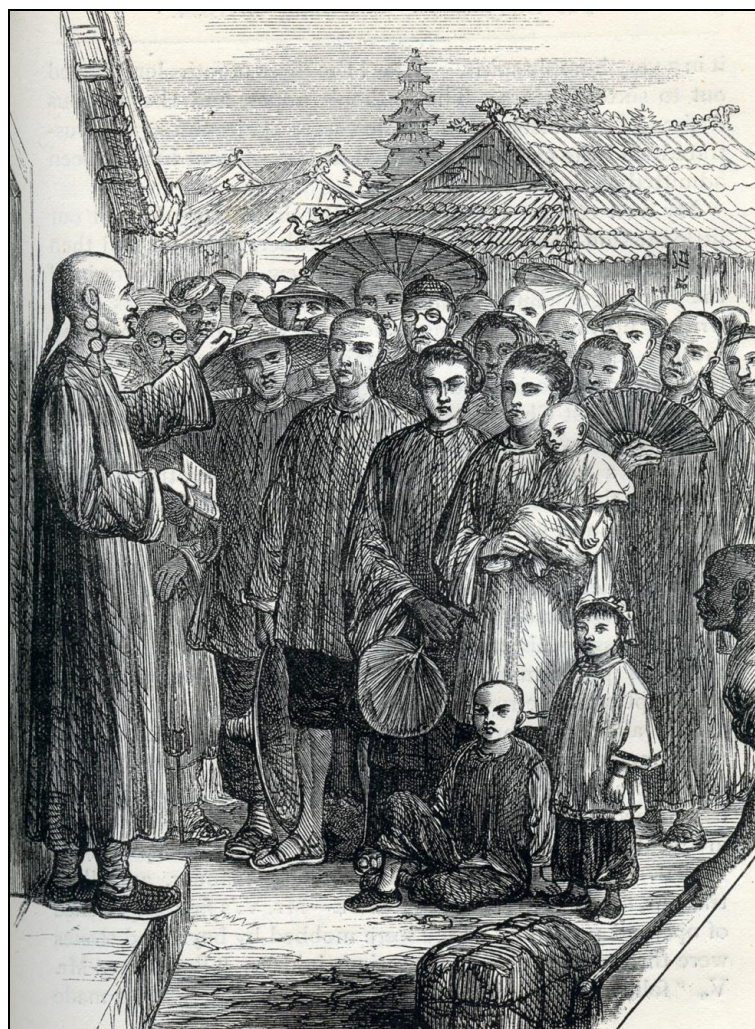
在当时，宁波是宣教士的默选之地，因为英美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向清政府施加的军事压力，使得两国政府可以在宁波设立了领事馆。宁波是中国东部沿海五个对外“通商口岸”之一，赋予了外国公民在城中居住的权利。

清政府为解决战争问题而给予英国的让步，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尽管条约允许宣教士有权居住在宁波市，但他们的出现很快就遭到了强烈抵制。

与此同时，麦嘉缔发现，生活在宁波市中心会引起太多干扰。于是他在郊区的一间道观里租了几个房间，和平的环境有利于他更好地学习语言。

在四个月的时间里，宣教士医生接诊了五千多名病人，做了 90 次手术。麦嘉缔兴奋地报告说，他“挨家挨户地传扬好消息，说有一个名叫耶稣的医生能治愈最严重的疾病，并且能安慰和医治受伤的心灵。”

包有颐——浙江省的第一位中国传道人



包有颐在宁波街头传道的素描

虽然许多人对宣教士及他们的信息怀有敌意，但还是有一些人寻找真理，并有少数人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浙江省的第一个福音派团契于 1845 年 5 月组建成立。

爱尔兰人禄赐悦理（William Russell）是浙江省第一批福音派宣教士之一。宁波的最初两名归信者受洗后，他写道：“我不禁感到主已经在这个民族中预备好了他的道路，不久之后，如果我们能幸免一死，将有幸看到他的真理被广泛地传扬给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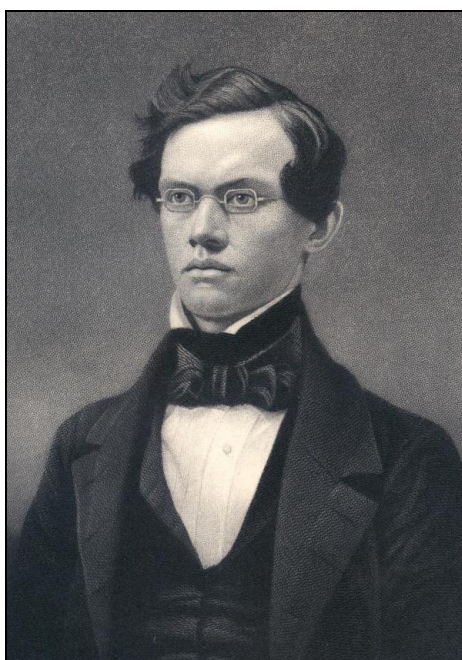
禄赐悦理到乡村旅行传道时，常常带着一个名叫包有颐的中国信徒，他是宁波市第一个当地归信者。事实证明，包弟兄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同工，他尤其擅长向儒生

传扬福音。那些儒生认为耶稣是一位外来之神，因此与中国人无关。包弟兄巧妙而谦恭地向众人陈明基督的真理，许多听众对此印象深刻，并开始思考这个新的教导。

包弟兄原是是一名裁缝，当他在镇上听到福音时，就欣然接受了。他的长进大大地激励了禄赐悦理，因此，禄赐悦理招募包弟兄为传道人，陪同他四处旅行传道。

包有颐于 1874 年与世长辞，临终前，他再次表达了自己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死后，他被安葬在一个安静的地方。包弟兄是禄赐悦理带领归主的第一个中国人，包弟兄的去世，令亦师亦友的禄赐悦理深感悲痛。

娄理华（Walter Lowrie）



娄理华

中国第一位福音派殉道士的殊荣归属于美国人娄理华，他是宾夕法尼亚州一名著名政治家的儿子。该政治家的长子约翰去了印度宣教，而娄理华在 1841 年 11 月大学毕业后，自愿到中国来服事。

娄理华于 1842 年 1 月份登上来中国的轮船时，年仅 22 岁。两年之后的 1844 年，他沿着海岸航行到浙江省，并定居于宁波，和麦嘉缔一起住在道观里。宁波差会是在那一年成立的，共有八名宣教士，他们用船运来了一台印刷机。差会开始运作后的头两年，一共印刷和分发了 63 万 5 千页材料，大部分是福音小册子和圣经经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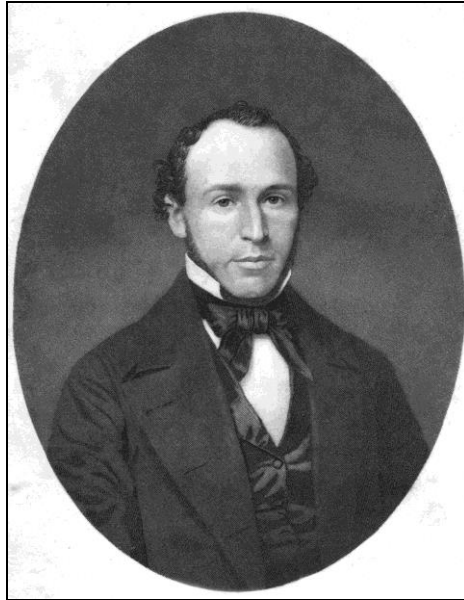
1847 年，娄理华受邀到上海参加一个会议。会议期间，一名从宁波赶来的报信者请他立即返回宁波，因为出现了紧急情况。娄理华于 8 月 16 日离开上海，乘坐小船横渡杭州湾。他的佣人追述了随后发生的事情：

“突然，有人看见一艘海盗船正向他们的小船逼近。海盗们放下枪，带着剑和矛登上小船，看到什么就抢什么。他们担心这个外国人会指证他们的罪行，所以决定将他扔到海里。他们把他推过栏杆，扔进了海里。姜理华在水面上浮了一阵子之后，就沉没不见了。”

姜理华死的时候只有 28 岁。他在美国的母教会得知这个悲惨消息后，感到无比的震惊和悲伤。

19 世纪 50 年代

来自远方的新成员



艾奇逊

19 世纪 50 年代初，福音派宣教士开始陆续进入浙江省。其中一名新成员是艾奇逊，他生于苏格兰，但在美国长大。

艾奇逊是在工厂里工作的时候听到福音的，于是他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基督。圣灵在适当的时候呼召这个年轻人来到中国服事，艾奇逊于 1854 年到达中国后，直奔浙江省东北部的平湖市。

白驹过隙，很快几个月就过去了，由于事工没有什么进展，艾奇逊变得越来越沮丧。然而他并没有放弃，而是带着典型苏格兰人所具有的那种执着，继续尽可能多地向人分享福音。他的挫折感逐渐消失，坚信他正在经历最初的雨滴，相信总有一天，雨滴会汇集成神祝福浙江省的洪流。他写道：

“友谊开始被建立起来。偏见逐渐消失。关于我们的教义和目标的报告正向四面八方传播。我们看见了第一缕微光，那光注定要越来越强烈，直至阳光普照。我们不是没有希望，虽然对一些人来说，我们居住在这里似乎并不重要，但我们的居住会带来祝福，其结果将超出我们直接活动的范围。”

一个半世纪之后，他的预言不可思议地应验了，今天的浙江省是中国基督徒比例最高的省份。

早期的门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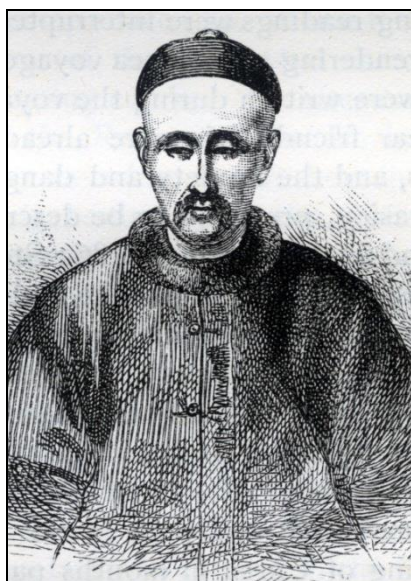
浙江省许多最早归信的中国信徒，都是通过就读该省的教会学校而接触到福音的。负责学校的宣教士公开教导圣经，渐渐地，年轻的学生开始明白耶稣基督的宣称。

早期归信者中比较有成就的一位是项英贵，他出生于儒生世家。尽管他知识渊博，内心却十分空虚，他知道生命一定有更深刻的含义。他从年轻的时候起，就一直忠实地到寺庙敬拜，但是叩拜和祭祀偶像并不能使他感到满足。

项英贵于 1854 年入读宁波市的教会学校，在随后的几年里，他对福音的理解逐渐加深。他后来作见证说：“神的恩典在我心中，就像东方曙光初现一样。最后，当我更明白的时候，我决定信靠神，做耶稣的门徒。就在我快要相信的时候，我的兄弟蒙圣灵的恩典，也信了真理。”

项弟兄和他的兄弟成为“外国学说”追随者的消息传开后，他们的家人和亲戚的强烈反对，反映了当时许多基督徒所经历的各种争战。

项英贵坚持自己的新信仰，后来成为了宁波地区重要的教会领袖，他尽心尽力地服侍了基督很多年。



项信尚

浙江省的另一个早期门徒是项信尚，他是一名医生，同时也是一名儒生和佛教学者。他研读圣经后，相信了耶稣，并与宁波市的其他 35 名新信徒一起受了洗。

一连串的教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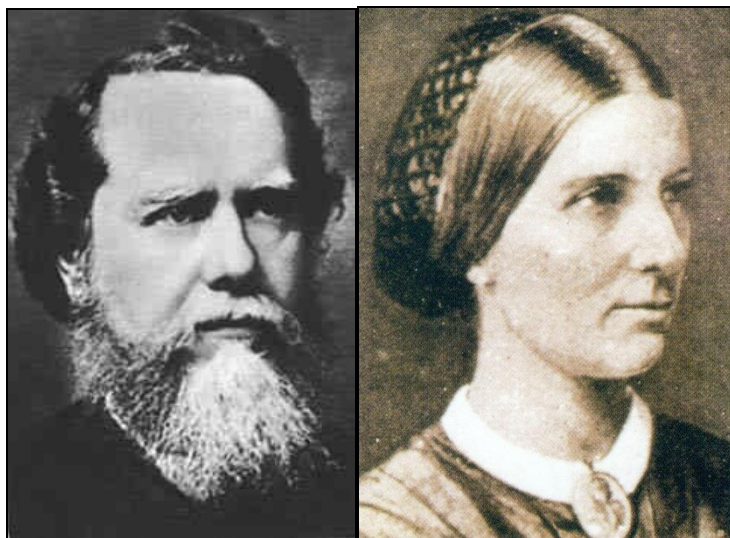
杨格非和玛格丽特

19 世纪 50 年代，第一批福音派宣教士在浙江省四处旅行传道，热心的传道人杨格非和他的妻子玛格丽特是其中的两位。他们在中国的漫长传道生涯中，无论去到哪里，都会结出丰硕的果实，留下一群充满活力的信徒，他们在浙江省的旅程也是这样。

杨格非和玛格丽特夫妇于 1858 年 3 月从上海出发，到浙江省东北部的平湖市租了一所房子。在夏天的几个月里，他们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城里，“每天向心灵敞开的会众讲道。他们组建了一个包括六名慕道友的小组，这个小组后来发展了一间教会。”

杨格非夫妇很快就把他们的目光定睛于名城杭州，在那里，杨格非发现一小群基督徒妇女还没有公开宣称她们的信仰，于是教导她们圣经，并给她们施洗。

一个史诗般的爱情故事



戴德生和玛利亚

很多基督徒对中国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生的生平和影响耳熟能详，但对于他和他所爱的女子玛利亚最终喜结连理之前，不得不忍受一段漫长而痛苦的时间之故事，却鲜有人听说过。

戴德生在中国开展事工之初，主要的活动范围是在浙江省。他住在船上，沿着省内四通八达的运河和水道四处旅行，遇到人就向人分享福音。在一次聚会后，他写道：

“当我正在传讲通过基督所成就的大工而得救的好消息时，有一个中年人站起来，说：‘长期以来，我都像前辈那样，苦苦寻找真理，但一直没有找到。我在儒学、佛教或道教中都无法找到平安。但今晚我在这里听到的信息，确实让我得到了平安。从现在起，我就是耶稣的信徒了。’”

戴德生后来成了一位著名的宣教士，许多人认为他是中国宣教史上最伟大的宣教士，然而在他宣教生涯的早期阶段，他似乎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情痴。在他于 1856 年访问港口城市宁波的前夕，他与一名英国女士的订婚失败，这令他陷入了一个消沉的时期。在宁波的时候，他遇见了还是青少年的玛利亚，他的激情被点燃了起来。戴德生在他的日记中描述玛利亚是“一件珍宝，价值无比，她对这个苦难的民族充满了不知疲倦的热情。”

玛利亚生于中国，父母是来华宣教士，她深受艾德锡的影响。艾德锡不仅是来到中国的第一个福音派女宣教士，甚至被认为是第一位踏足中国的西方单身女性。“虽然多年来，艾德锡的生命一直是黑暗中的灯塔，她完全自费在宁波市建立了一所女子

学校，但她最令人难忘的，是她扮演了令人扫兴的角色，她竭尽所能阻止戴德生与玛利亚的婚事。

戴德生给玛利亚写了一封信，向她表白自己的爱慕之意，希望他们能喜结连理。这封信是由一个宣教士伙伴送到学校的，玛利亚一直等到当天的课程全部结束后才紧张地打开信。她后来写道：“我看到了他对我的依恋，以及他如何相信神赐给了他对我爱。我几乎无法相信这是真实的。我的祈祷似乎真的应验了。”

然而，戴德生收到她的回信后，深受打击。玛利亚没有接受他的求婚，而是写道：“我必须按照神的带领回信给你。我显然有责任拒绝你的求婚。”

“戴德生的信被艾德锡拦截了，她站在这个十几岁的孩子旁边，口述了玛利亚的回信。艾德锡接近 60 岁，她被授权，玛利亚在中国期间，她是玛利亚的法定监护人。

艾德锡然后写信给玛利亚在英格兰的家人，尽她所能破坏戴德生的名声，设法毁掉他们未来结合的任何可能。

戴德生收到玛利亚的回信后，非常沮丧，但他强烈怀疑信中的话是玛利亚说的。1857 年 7 月，他谨慎地安排了一次秘密会面，会面的时候他再次向她表白，这次是当着一名宣教士同伴表白的。

当这个看似无害的会面的消息传出后，宁波市的宣教社区一片哗然。艾德锡威胁要提起诉讼；与此同时，一名宣教士义愤填膺，认为戴德生“该受鞭刑。”



戴德生于 1856 年刚到宁波市时所居住的房子

宣教士社区对他们的关系的强烈反对有增无减，玛利亚发现自己实际上被软禁了。她甚至被禁止领圣餐，直至她对戴德生的求婚“显出悔罪的证据来”。这个可怕的事件给戴德生造成了沉重打击。压垮他的，不是他自己的挣扎，而是他觉得玛利亚

的名声受到了玷污。他在一封家信中说：“玛利亚被指控是一个疯子，狂热、不检点、弱智、左右摇摆，并且非常固执，没有一样是好的。”

几个月过去了，这两名宣教士没有见面，两人之间无法有任何交流，主角们以为他们摧毁这一潜在结合的阴谋已经得成功。然而，1857 年 11 月，他们两人的一位共同朋友决定冒险给他们安排一次秘密会面。

显然，被迫分开和疯狂反对完全没有削弱他们彼此的爱意。他们两人秘密订婚，并最终于 1858 年 1 月 20 日在宁波完婚。

婚后，这对新婚夫妇继续在浙江省服事了三年，然后返回英格兰，戴德生学习医学，好可以在将来能更好地传扬基督的爱。正是在这次旅程中，圣灵感动戴德生，让他看到需要成立一个与众不同的新宣教机构——一个工人会尽可能地融入中国文化，专注于远离海岸的内陆省份的差会。当时，大多数宣教士都集中在东部沿海省份。中国内地会从此诞生了。

当戴德生和玛利亚最终于 1866 年回到中国时，伴同他们一起回来的，有他们的四个孩子和 15 名新招募的宣教士。这群人在上海受到了许多老练宣教士的嘲笑和蔑视，后来，戴德生将他的基地南迁到杭州市。无数的困难和悲剧接踵而来，包括戴德生夫妇的爱女格雷西因脑膜炎而夭折。

1869 年的圣诞节，戴德生和玛利亚做出了他们人生中最艰难的决定，把他们四个较大的孩子送回英格兰，让他们跟祖父母一起生活，到普通学校就读。他们乘船沿长江而下，要送孩子们到上海去坐船回英格兰。途中，六岁的撒母耳一连几天感觉不舒服，后来陷入昏迷，最后令人悲伤地死去了。玛利亚和戴德生顶着倾盆大雨将他埋葬在镇江的一块小墓地里，紧挨着格雷西的坟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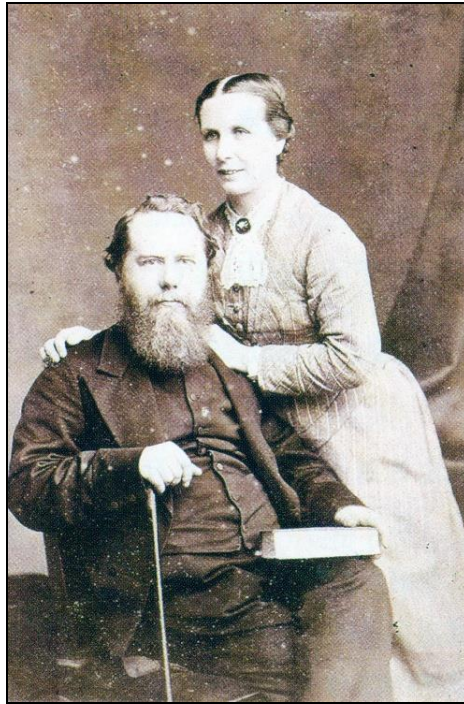
当戴德生夫妇在上海码头跟三个孩子告别时，热泪顺着他们的脸颊流下来，他们放声大哭，不知道今生是否还有机会再次见面。

接下来的那个夏天特别炎热，再次怀孕的玛利亚生病了。7 月份她生下一个男婴，但婴孩只存活了几个星期就不幸夭折。几天后，玛利亚也回到了主那里，年仅 33 岁。经历了无数嘲笑之后才最终走到一起的戴德生和玛利亚夫妇，至此才结婚 12 年。

新的焦点

尽管爱妻的去世令戴德生悲痛欲绝，但他还是以全新的决心投入到他的呼召中。

他决定再次返回英格兰，在聚会上发表演讲，动员新的工人到中国宣教。戴德生努力克服了 1870 年的悲剧事件，但没有心爱的玛利亚陪在身边，他倍感孤独。在返回英格兰的漫长旅程中，他认识了一位乘客，27 岁的单身宣教士福珍妮。一抵达英格兰，他们就结了婚，并在 1872 年一起回到中国。



戴德生和福珍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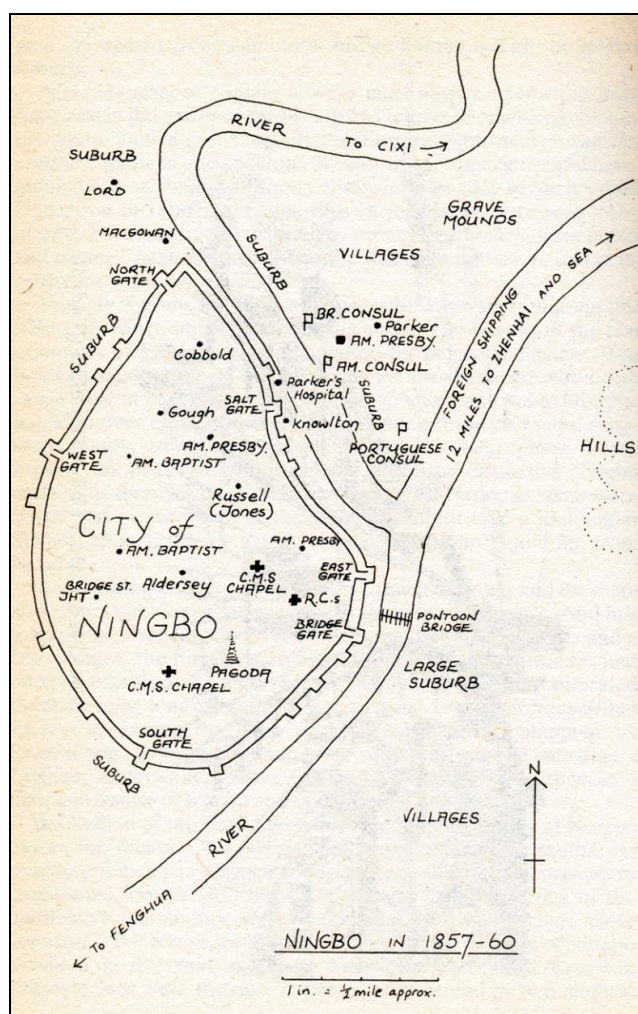
虽然福珍与玛利亚截然不同，但戴德生爱她，他们一起开拓和发展中国内地会的事工。戴德生在中国各地旅行传道，他向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传福音的负担传遍了整个基督教世界，激励了许多人热切地为中国人的得救祈祷。他呼吁更多宣教士的号角声响彻了整个西方教会，源源不断地有新招募的宣教士来到中国，为基督献上自己的宝贵生命，将福音传给中国人。戴德生当时写了很多令人难忘和激动人心的名言，其中有一段说：

“我们五分之一人类同胞的永恒福益，难道激不起我们天性中最深切的怜悯之心，愿意为他们流血牺牲、付出最艰苦的努力吗？半个异教世界所发出的无助和绝望呻吟，难道穿不透我们迟钝的耳朵，唤醒我们的灵魂体，使我们为中国人的救恩大力地进行持续和不可征服的努力吗？靠着神的大能大力，我们可以从壮士手中夺取猎物，从永火中抽出这些木棍，从罪和撒但的奴役中拯救出这些被掳的人，为我们至高之王的得胜增添光辉，在他的冠冕上发光如星，直到永远。”

戴德生发起了一项招募 1000 名新宣教士的计划，他宣称：“到处都是因缺乏知识而灭亡的灵魂，每小时就有 1000 多人死亡，进入到黑暗中。”

撒但不断地攻击戴德生，尽其所能摧毁中国内地会，但到 1882 年，差会已经在中国的各个省份建立了基地。1895 年，即差会成立 30 年之后，中国内地会有超过 640 名工人分散在全国各地。浙江省在差会的早期阶段发挥了关键作用，所以它在戴德生的心中一直占有特别的位置。

19 世纪 60 和 70 年代



宁波市成为了浙江省的基督教中心。这张绘于 1860 年的地图显示了城中各个教堂和差会的所在地。

恩典的战利品

因为宁波是中国当时五个对外“通商口岸”之一，所以在整个 19 世纪 60 年代，它成为了一个关键的宣教中心。

从一开始，浙江省的大部分归信者就得到宣教士的教导，不要寻求别人的施舍。如果一群当地信徒需要一座教堂，他们就要整合自己的资源，并信靠神的供应。如果他们想要支持某个传道人，他们要清楚知道责任是他们的。因此，浙江省的教会受到教导要依靠神，而不是依靠外国资金。

这个原则为他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来，当迫害风暴临到时——包括最终把所有的外国人赶出中国——浙江省的基督身体能傲然屹立，在猛烈的攻击中存活了下来。坚持由本地信徒领导和资助福音工作的做法，无疑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现状发挥了巨大作用，在当今中国的所有省份中，浙江省的基督徒比例是最高的。

在宁波市的早期教会成员中，有一个姓楚的信徒落入了强盗的手中。那些恶人在他的面颊和前额上烙上记号，使他永远成为他们中的一员。烙印断绝了他的逃跑之路，因为大清帝国的士兵碰到有这种烙印的人，一般会将他们斩首。

宁波教会知道楚弟兄的情况后，每天都恳切地为他祷告。然后，

“令他们欢喜惊讶的是，一天早上，楚弟兄突然走进了他们的会场，但他的样子变化非常大，大家几乎认不出他来了。他给众人讲述了一个奇妙的故事，说神如何看顾保护他，以及他发现神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是他唯一的陪伴和安慰。他从早到晚读神的话语，心里感到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被允许打开他宝贵的新约。他脸上深深的伤疤部分是烙印造成的，部分是外科手术造成的，做手术是为了清除那些可能会使他丧命的字符。”

楚弟兄后来成为了宁波教会的一名领袖。他以温和但有说服力的讲道风格带领了许多人归信主耶稣基督。

曹雅直和他的夫人曹明道（George & Grace Stott）



19 世纪 70 年代，随着基督教的影响不断扩大，宣教士和中国教会领袖看到人们对福音的兴趣大增。最著名的宣教士之一是苏格兰人曹雅直，他是一个截肢者，在不到 20 岁的时候就失去了一条腿。后来他的妻子曹明道分享了这个故事：

“曹雅直是在农场长大的，他大概 19 岁的时候，在马路上一跤，膝盖碰在石头上。这个偶然事故导致了白色肿胀，两年后，他不得不截掉左腿。他无助地躺了九个月，正是在此期间，神仁慈地拯救了他的灵魂。他以前对神在基督耶稣里的爱漠不关心，但是现在，当他处于无助之中，未来看起来一片黑暗时，这种爱变得如此的宝贵！康复之后，他进入一所学校做老师，当他第一次听到中国对福音的需要时，他已经在学校里教了几年书。”

当时，大多数差会都不考虑招募截肢者到宣教禾场服事，但曹雅直给戴德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戴德生问他只有一条腿为什么还想去中国时，他回答说：“我见那些双腿完好的人不去，所以我不得不去。”

装了一个新的假肢后，曹雅直于 1867 年 11 月坐船来中国。抵达温州后不久，他遇到了一些问题，当地人不想让外国人住在他们的城市里。有几次曹雅直已经与房东达成了租房协议，但迫于社区的压力，房东不得不改变主意。

曹雅直最后找到一个富翁，那人大胆地将房子租给他，曹雅直悄悄地搬了进去，但是第二天早上，消息已经传开了，一群愤怒的暴民聚集在房子外面，定意要把这个外国人赶出房子和他们所在的城市。当那些暴民破坏房子四周的围栏时，曹雅直勇敢地把假腿拆下来，走出去，平静地与他们交涉，他说：

“‘你们看，我是个瘸子。如果我想逃离你们，是逃不了的。但如果你们杀了我，你们可能会惹上麻烦。假如你们让我一个人住下来，你们会发现我不会伤害谁；不管怎么说，我已经来了，而且会留下来。’他们被他平静而坚定的讲话吓了一跳，于是扔了几块石头自我安慰后，就散开，不再干扰他了。”

在宁波建立起一所免费男校后，曹雅直感到一切都很顺利，直到有一天他发现教室是空的。城里到处流传着一个谣言，说宣教士打算杀死那些男孩，用他们的心肝做药。几个月来，当地人都远离学校。不过，曹雅直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他意志坚定，充满信心，

“他一瘸一拐地挨村走访，晚上就在废弃的寺庙或佛塔里过夜。他不停歇地为主劳苦做工，传扬基督的福音。他忍受羞辱和轻蔑，却从不放弃。过了一段时间，他心里想，农村里的人也许更单纯，更容易接受福音。当他去到一个村子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因为村民以前从未见过外国人。他一开口唱歌，人们都停下手中的活，认真聆听，然后他就向众人传福音。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孩子们向他扔石头。他逃到另一个村子去，在那里又受到了同样的对待。”

1870 年，曹雅直去苏格兰与曹明道结婚，之后，这对新婚夫妇一起回到温州。那个时代，在中国见到外国妇女是非常稀罕的事，然而曹雅直注意到，当他带着妻子到各处传道时，会遇到很多奇妙的机会，这是他独自旅行时所没有的。他于 1875 年写道：

“我带着亲爱的妻子到乡下拜访和巡回传道。人们从四面八方跑来看她（他们以前经常看到我），他们的好奇心被极大地激发了出来。在一些地方，有好几百人听我讲道，我妻子也对许多女人讲道。有些人听得非常专心，并且问了一些关于如何服事这位又活又真之神的聪明问题。”

他们住在一名教会成员在乡下的住所期间，每天早晚都有 11 人到家中与他们一起祷告。村民们一个接一个地抛弃偶像，单单信靠基督。他们返回温州的那一天，一名老年妇女拉住他们的手，说：

“哦，耶稣真是太好了，派你们来告诉我们救恩的消息！在你们教导我们之前，我们对他的宝贵圣名一无所知。我喜欢听你讲道；可是我眼力不好，无法看清楚你们，只能看到你们的影子。几年前你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我的眼睛还能看见，但那时我不爱这个道理，不认识耶稣，也不愿意看到你。现在我爱这个道理，也感谢你们把它带来，但无论我怎么努力，我都看不清你们的脸；不过，我能感觉到你们的手。”

基督的得胜者

随着浙江省基督徒人数的不断增加，迫害事件也随之增多。归信者被家人发现后，经常遭到家人殴打，家人认为他们信奉“外国学说”有辱祖先。有一名个子很矮的年轻人，他的岳父和叔叔禁止他参加主日礼拜。

这名男子没有被吓住，他找到摆脱他们控制的方法，参加周间的聚会。结果他的亲属殴打他，用绳子把他捆起来，将他赶家门。他们夺了他的财产，告诉他不能再跟妻子在一起，他回答说：“我父母离弃我，耶和華必收留我。”在得到邀请住进教堂旁边的房间后，年轻人说：“现在我有福了。在这里我可以不断地聆听真理，他们是无法阻拦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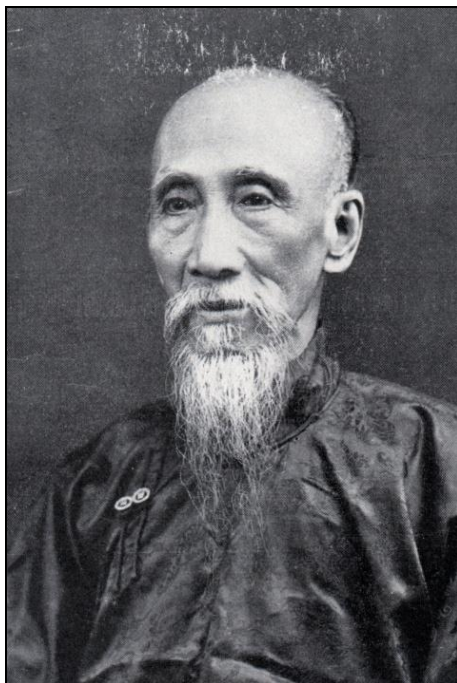
然而，他的家人并不轻易放弃，他们要尽最后的努力“让他清醒过来。”一份写于 1875 年的报告说：

“他的岳父、叔叔、内兄，甚至他的妻子都来找他，他们哭着劝他，试图改变他的心意。这是一个艰难的时刻，那些在旁边观看的人都非常担心他会被说服；但恩典获得了胜利，有好长一段时间，他一直过着平静的生活。他始终如一的行为结出了果子，曾殴打和反对他的内兄，现在正询问他从前所憎恨的福音。”

当基督教在浙江省的影响力还非常微小时，人们视基督徒为怪人。然而，随着全省很多地方涌现出众多全心全意爱神的信徒团契，麻烦很快就来了。不断有报告说基督徒受到残酷迫害，尽管压力巨大，但大多数信徒仍然坚持他们的信仰。甚至那些把房子租给宣教士的非基督徒房东也受到愤怒官员的折磨。有一个房东“被强迫跪在烧红的铁链上，直到皮肉烧焦，露出骨头，之后官员还残忍地打了他一顿，有一段时间，他对生活非常绝望。”

尽管压力巨大，但大多数信徒仍然对主忠心，他们成了浙江省教会根基的重要活石。后世的信徒都效法他们的光辉榜样，对主至死忠心。

齐亚瀛东，一个合神心意的人。



多年后的齐亚瀛东

浙江省早期教会的关键领袖之一是齐亚瀛东，他于 1825 年出生在宁波市的一个贫穷家庭里，三岁丧父，几年后，他的哥哥也与世长辞。齐亚的母亲继续维持着这个家庭，慈爱地想尽各种办法把孩子们抚养大。

齐亚从十几岁开始就像他的前辈那样拜偶像，他经常去寺庙叩拜。有一天，他听说一个名叫丁韪良（William Martin）的宣教士敞开教堂大门，欢迎人们去问他有关基督教的问题。齐亚对此充满好奇，他觉得自己有一百多个问题想问这个外国人。丁韪良耐心地回答了他所有的问题，在交谈的最后，这个年轻人相信基督教是真信仰。最后，他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耶稣，并于 1855 年受了洗。

有一年的时间，齐亚受聘于艾德锡开办的女子学校当老师，虽然他做得很好，但他的心还是渴望到农村去，向从未听过福音的人分享福音。他和年轻的妻子搬到了宁波市西北 65 公里的地方，他从那里扩展了他在整个浙江省农村地区的福音事工，他所到之处，教会的规模都得到扩大，并在神的恩典里获得长进。

洪杨之乱的叛军在 1861 年控制宁波市时，齐亚继续在教堂里讲道，直到叛军俘虏了他和他的兄弟，把他们押到叛军的营地。

被囚在叛军营地的那段时间里，齐亚兄弟俩受到残酷的对待，忍受了极大的苦难，但最令齐亚感到痛苦的是，叛军虽然自称敬拜独一的真神，却公开地沉湎于酒色和偶像崇拜。他深信参加他们的崇拜就是拜偶像，所以他决定不参加。他的决定并不容易，因为叛军每天都要点名，如果俘虏中有谁拒绝向偶像鞠躬下拜，就会被当场处决。齐亚意识到，他的立场很可能会使他付出生命的代价。

在随后的两天里，齐亚设法在点名之前溜走，使他不至于被要求敬拜各种神灵。第三天晚上，他的心灵极度痛苦，无法入睡，因为他意识到，叛军迟早会点到他的名字，或者发现他躲避他们。在祷告中挣扎了几个小时后，圣灵所赐的平安充满了齐亚的心，他知道，无论是生是死，他都不会妥协。

那天晚上十点钟，当齐亚沿着军营的周边行走时，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于是他急忙朝声音的方向走去，结果看到两名宣教士。自从他被俘虏之后，宣教士们每天都在寻找他，他们正在尽最后的努力，若再找不到他，将会放弃寻找。宣教士帮助齐亚和他兄弟获释，使他们回到了焦急等候他们的朋友那里。一群基督徒日夜恳切地为他祷告，这是对祷告的直接回应。从那一天起，他更加坚定地献身服事主。

多年来，他忠心地带领神的羊群，深受众人的尊敬，大家都称他是一个无可挑剔的正直人。他经常把店主多找的钱还给店主，令店主非常惊讶。他母亲的葬礼上所发生的一件事，显明了他对偶像崇拜的憎恨。葬礼上，

“向亡灵祈祷的时候，当祈祷者念跪着家人的姓名时，齐亚大声而清楚地说：‘齐亚和他的儿子没有跪！’他的兄弟和朋友们都劝他不要制造不必要的麻烦，因为大家都看到了他没有跪，他回答说：‘但周围可能有盲人。’”

齐亚晚年的时候，由于哮喘经常发作，他不得不慢下来，并减少旅行。他仍然住在宁波市，教导当地信徒，参与教会事务。

1895 年 5 月 12 日，这位受人爱戴的牧师结束了他在地上的服事，享年 70 岁，离世之际，他嘴里不断地说：“感谢神！感谢神！”

齐亚一生中最大的渴望之一，是看到三个儿子长大后能全心服事主。神满足了他的这个愿望，福音被传给了下一代。他的长子成为了教会的长老，协助福音传道工作。二儿子是牧师，小儿子从圣经学校毕业后，在他父亲还在世的时候就成为了一名传道人。

十年的突破

19 世纪 70 年代接近尾声，永活真神从天上垂看浙江省，看到了一个健壮和不断成长的教会正在全省形成。这十年见证了福音的许多突破，基督的身体无论是在恩典上还是在人数上，都获得了增长。

其中一个令人鼓舞的增长例子发生在杭州南面 65 公里的诸暨市。19 世纪 70 年代的一天，一名诸暨男子来到杭州，当他路过一间还没有启用的教堂时，看到门上方的

牌子上写着“耶稣教”的字样，便问邻舍“耶稣”是什么意思。他们把他带到城里的宣教之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好奇的人成为了基督的忠实信徒。他把福音带回自己的村子，从这个卑微开始的诸暨市教会，逐渐获得发展，最终有 500 多名受洗信徒。

然而，福音在浙江省的发展并不均衡。在黄岩区，宣教士难过地看到，九年间只有两个归信者，其中一个死了，剩下的另一个很少参加聚会。在这个低潮时期，圣灵开始在黄岩区做工，尽管那名宣教士是一个恩赐终止论者，不相信还有神迹发生。

虽然宣教士缺乏信心，但不久之后，黄岩区有 25 人相信了基督。这个惊人的突破，是在一个名叫项勇寇的贫穷访问传道人诵读耶稣在地上事奉时治愈病人的经文后发生的。项勇寇的结论是，如果人凭着信心祈求，神仍然会医治人，所以他开创了一个医治事工。那名惊讶的宣教士承认：“这事很快就传开了，有人叫这些人去为他们的病人祷告，结果那些病人康复了。其他人尝试这样做，也获得了相似的效果。现在教堂太小，容纳不下参加聚会的人，我们正努力找一个更大的地方。”

多年来，项传道继续为病人祷告，并且看到病人得到医治。一名在台州的宣教士报道说：

“项勇寇是台州市的第一个归信者，他于 1869 年 4 月受洗。他领受到的新真理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他不得不告诉别人。他成功的秘诀似乎是他对祷告的绝对信心。你若对他说神不会回应人的祷告，他很快就会给你神回应他祷告的实例。

他按照字面意思理解雅各书 5 章 15 节，大胆地为病人祷告。有时他叫别人跟他一起去祷告，有时他自己去，很多病人因祷告而得了医治。我探访了那些在家中得医治的人，从他们的口中了解到，项传道在他们的床边祷告后，他们就慢慢恢复了健康。有些人患的是痢疾，几乎看不到痊愈的希望，有些人持续发烧，等等。在一个地方，有几个这样的病人因为祷告就好了，这使得一些人相信了耶稣；结果，一座寺庙变成了一间小教堂，超过 50 人接受了洗礼。”

19 世纪 70 年代，宣教士和中国信徒发表了许多令人惊叹的信仰声明，预言神在将来会大大地祝福浙江省。说出这些预言的男女信徒几乎看不到任何令人鼓舞的迹象，然而不知何故，他们瞥见在遥远的一天，浙江省将会有大量的人敬拜主耶稣基督。

19 世纪 80 年代



19 世纪 80 年代，来自温州市和平阳县的牧师和宣教士聚集一处。

新的十年以新的希望开始，即福音会在浙江省的广大民众中迅速传播开。尽管该省的绝大多数人从未听说过耶稣基督的名，但在整个 19 世纪 70 年代，福音事工一直稳步拓展。1880 年针对浙江省福音派教会的一份调查发现，全省共有 69 名外国宣教士，25 名本地牧师，50 间教会，和 2051 名信徒。

正如宝贵的珍珠是通过不断摩擦形成的，浙江省的基督身体没有被它所遇到的困难摧毁，相反，正是由于这些挫折，她变得更加稳固合一，促成教会于 19 世纪 80 年代在全省获得了广泛的增长。来自浙江省各地的见证讲述了许多人的故事，他们都经历过主耶稣基督改变生命的恩典。

刘夫人和温州教会



刘夫人和她的基督徒儿孙

19 世纪 80 年代，温州的教会仍然步履缓慢地发展。一个叫刘夫人的妇女 29 岁就守寡，不得不照顾自己和幼年的儿子，没有家人能帮助他们。她艰辛度日，勉强糊口。绝望之中，刘夫人四处烧香拜佛，希望得到灵界的帮助。然而，她越跪拜那些无生命的偶像，心里就越感到空虚。

有一天，一个卖木柴的基督徒来到刘夫人的村子，跟她和她的邻舍说有一位永活的神能赦免人的罪，使她的生命变得有意义。这个基督徒每次到来，似乎都充满了生命和喜乐，刘夫人和她的邻居敞开心相信了耶稣。

刘夫人投靠在神的怜悯之下后，发现她的刺绣技能变得很受欢迎，现在她的生活好转了不少。而且，这两个新信徒灵里非常饥渴，渴望尽可能多地学习圣经真理。宣教士曹明道（曹雅直夫人）定期访问她们，在她们家中开设查经班。

一段时间之后，圣灵大大地感动和带领刘夫人，以前害羞的单亲妈妈，现在能大胆地在全城传福音。曹雅直写到刘夫人不可抑制的热情时，她说：

“她走遍全城每个角落，遇到哪家的门开着，她就进去传扬基督。她自愿每周放弃一天的工作时间，陪我去拜访当地的妇女。她常常在院子里对着三四十个聚集在我们周围的妇女讲话，告诉她们说，她们刚刚听到的这位耶稣已经除掉了她的罪，他也

能除掉她们的罪，这总会令我喜极而泣。她不厌其烦地向她们讲述基督及基督对失丧罪人的爱。她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对主的爱，因为她从来没有从我们这里得到过一丁点报酬。”

长久以来，我们一直祈求出现一个能对妇女做工的归信者，现在我确信我们的祈祷蒙了神的垂听。的确，我们几乎不敢指望会有这样一个如此适合的人。她除了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外，还能阅读，而且比较年轻和自由。

不久之后，刘夫人的婆婆与世长辞，给刘夫人留下了一笔可观的遗产。然而，要想继承财产，她必须遵从祖先的仪式和典礼。晓得这些事是神所憎恶的，她毅然放弃了继承权。她的亲戚大感惊讶，许多人听说她的立场后，都禁不住思考她的内心发生了怎样的转变，使她能为更大的属灵财富而抛弃世俗财富。

刘夫人后来成为了一名“圣经妇女”和温州教会的重要支柱。她带领了许多妇女归信耶稣基督。她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传道人，抓住一切机会向她所遇到的每一个人分享神的道。她后来搬迁到台州市，把神的光带给了当地居民。她的儿子长大后，成为了一个全心全意的基督门徒。他娶了一个虔诚的信徒，他们的孩子也爱耶稣。

刘夫人非常长寿，为神的国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今天许多人都十分惊叹温州基督教的规模和影响力，温州基督徒也因温州是全国基督徒最集中的城市而自豪，但鲜有人知道神选择了一个心灵破碎的单亲妈妈作为温州教会的基石之一。

仇敌在温州市的反击

温州的福音派教会已经开始蓬勃发展，城里及周边地区的人对属灵真理的渴慕比中国大多数其它地方的人都强烈。

整个地区出现了归信基督的强大浪潮，因此，没过多久，恶魔力量就开始报复羽翼未丰的教会。1885年初爆发了一场反基督教的暴乱，曹明道泪流满面地报告说：

“我们在温州的一切都被烧光了，住房、学校、教堂，以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被烧毁了，可怜的信徒四散逃跑，四面受敌。我丈夫和我们的孩子一路上不断被人扔石头。

我们非常感恩没有人丧生，其它一切的损失似乎都算不了什么。我们最担心的是我们可怜的信徒。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信心上还比较幼小。其中有39人是今年才相信基督的。但拯救他们的那位必保守他们。

这是一个我们从未预料到的考验。神祝福我们的事工。正在有灵魂得救，而我们除了播种和收获之外，其它什么也没有做。魔鬼不能摧毁我们的信心和盼望。我们仍然可以歌唱和感恩，因为我们算配为他的名受辱。我们知道他必使这表面的祸患变成祝福，我们所遭遇的事，将会叫福音得兴旺。只要能荣耀他的名，我们情愿舍命。”

浙江省的基督徒女生

尽管挑战重重，但神还是在浙江省兴起了许多基督徒妇女，大能地向妇女和儿童作见证。她们的生命闪耀着对耶稣基督的活泼信心，甚至她们的死亡，也被证明是使许多人悔改的机会。

绍兴的信徒分享了一个名叫德婧的基督徒女生死亡的故事。几个星期以来，德婧胸部经常剧痛，每当她呼吸困难时，同学们就围在她的床边。那时，她尽量振作起精神：

“她笑咪咪地看着我，说：‘哎呀，我真高兴！不要哭。你不必难过。你一定不要哭。我要去天堂了。我高兴得说不出话来。我已经看见了主！我看见了天堂。它是那么的美好，非常非常好！’

‘那么，你的痛苦完全消除了吗？’我问。‘只是胸口痛，但很快就会结束的。在天堂里，没有痛苦，没有悲伤——没有，一点也没有。天堂是如此的美好，难以用语言来表述！你甚至无法想象它有多好。哦，我很高兴！’

她环顾大家，再三感谢我们，说：‘你们不要哭。你们不可以哭。我们将在天堂相遇。再见，再见。在天堂见我。天堂的门很宽，凡信耶稣的人，都可以进去。’

请求周围的人为她唱一首赞美诗后，德婧获得了力量，她大声说：‘我的洁净完全是因为耶稣的功劳。我不能做什么拯救自己——不，一点也不能。’第二天早上，德婧对那些聚集在她病床边的人说：‘当主呼唤我的时候，我没有痛苦；当他把我送回来时，我感到很痛苦。现在我要走了。’”

德婧咽下最后一口气，离开了这个世界，但她的灵却去了她全心全意所爱的救主那里，与救主同在了。她留下一屋子朋友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他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所见所闻。女生们经历了个人的复兴，从那时起，她们表现出从未有过的热情，积极地与他人分享福音。

从中国信徒申请受洗时的精彩问答中，我们可以看到神在整个浙江省兴起的教会之状况。在绍兴市，宓道生记录了一些他与新归信者的有趣交流。当他考察一个名叫任瓦静的女学生时，他问她为什么想受洗。瓦静回答说：“我是个罪人。我的心是罪恶的，我的所作所为也是罪恶的。”当被问及如何处理自己的罪时，任回答说：“耶稣能赦免它们。他在十字架上流出自己的血，使罪得赦免。”

最后，有人指出冬天就要来了，水会很冷，她的亲朋好友可能会设法阻止她受洗，瓦静回答说：“我不害怕水冷，也不会听从希望我推迟加入教会的人。我希望现在就受洗。”

另一个姓习的十几岁女孩一直令绍兴教会学校的员工感到很棘手。她是学校里最糟糕的女孩，经常勃然大怒，破口大骂，有时，沮丧的老师不得不把她强行带出教室。她常常嘲笑学校里的基督徒女孩，称她们是“假冒为善的人”，发誓自己永远都不会相信基督教。

基督徒女孩们都很爱这个姓习的女孩，每天都为她的救恩祷告。随着时间的推移，圣灵软化了她的心，使她认识到自己的罪及神的公义和审判。有一天，这个问题少年突然宣布她是一名耶稣基督的信徒，并且渴望接受洗礼，对此，学校领导大为惊讶。当考察员问她的罪如今在哪里时？她回答说：

“主耶稣已经赦免了它们。他从天上下来，成为一个人，流出自己的血，他有大能和大德，能拯救罪孽深重的人。我已经真心悔改，并求主耶稣饶恕我，他已经饶恕了我。我的心在耶稣里充满了喜乐和平安；我想劝告别人也相信和服事他。”

随着 19 世纪 80 年代接近尾声，中国内地会成为了浙江省的一个关键基督教团体。到 1883 年，他们报告了该省各个地区的统计数据：

浙江省北部（以杭州市为基地）-自 1866 年以来有 197 人受洗。

浙江省中北部（绍兴市）-自 1866 年以来有 187 人受洗。

浙江省中部（金华市）-自 1875 年以来有 30 人受洗。

浙江省东部（奉化区）-自 1866 年以来有 144 人受洗。

浙江省东南部（台州市）-自 1867 年以来有 176 人受洗。

浙江省南部（温州市）-自 1867 年以来有 146 人受洗。

到 1883 年，中国内地会已经在浙江省开展了 17 年的事工，累计有 880 名受洗信徒。在随后的五年里，受洗的信徒逐渐增加，1889 年初达到了 978 人。

19 世纪 90 年代

神国的扩展



1893 年温州市的一群基督徒

19 世纪 90 年代，苏格兰先锋宣教士曹雅直于 1889 年突然去世，享年 54 岁，当时，温州的事工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但神的国在整个浙江省还是稳固扩展。哀悼期过后，他的妻子曹明道得出结论，神还没有结束对她的呼召，她继续在该城市服事了很多年。1890 年 5 月，中国内地会温州事工部的领袖报告说：

“自从宣教站于 20 多年前开始运作以来，就洗礼和常规工作而言，今年是最成功的一年。到目前为止，今年已经有 57 人受洗加入教会，还有更多的人要跟随！一个曾是职业拳击手的人讲述了他被引到主面前的奇妙方式。起初，他极力反对这个教义，但就像古时的保罗一样，他在路上被主抓住了，现在他以卖牛为生，在各乡村间穿梭做买卖，同时向所有愿意听的人诚挚地传讲基督。”

台州市的复兴

虽然通过曹雅直和其他人的做工，温州市及周边县份的教会经历了强劲增长，但在 19 世纪 90 年代，更北边的台州地区成为了浙江省基督教的引擎。

台州市的事工始于 1867 年，当时，一个鸦片瘾君子听说耶稣可帮助人摆脱鸦片瘾，他就去到宁波的教会医院接受治疗，结果治疗很成功，他摆脱了毒品的捆绑。

住院期间，他第一次听闻福音。他“立刻写信给父亲，请他过来，亲自看一看和听一听。老人家来了，不久之后，父子俩一同受了洗。他虽然受到严酷的逼迫，但仍然坚守信仰。福音的种子扎下了根。”

19 世纪 90 年代，圣灵之风猛烈地吹向台州市的信徒，他们赢得失丧之人的热情，每年都赢得数百个失丧灵魂归信基督。曹明道记得在一场特别聚会上，台州基督徒的热情对温州的信徒产生了巨大影响，促使他们信靠神，积极地带领更多的人得救：

“台州市的几个宣教分站都出现了相当大的复兴。我们盼望能看见同样的祝福。我问刘弟兄是否愿意在星期天下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那里的事工情况。我们没有分班上课，而是一起聆听神在其它地方所做的工作。当我们听到在 1892 年有 147 人受洗时，我们的心激动不已。

刘弟兄在分享中说，无论是在人数上还属灵力量上，温州市都被视为第一站，台州是第二站。他分享完之后，我觉得有必要补充几句。我说温州市曾经是第一，但现在已经不是了。我对比了两地的受洗人数，我们只有可怜的 30 人，而他们有 147 人。我问谁愿意加入我的每天祷告会，为我们自己灵魂深处的灵力和他人的新生命祷告，结果许多人举起了手。我问我们应该为什么祷告，有一个弟兄大声说：‘为 700 个灵魂！’

我吃了一惊；我可怜的信心都没有超越 100 人。我说，‘让我们好好想想再说。神能赐给我们所相信的一切。’这时，一位亲爱的弟兄大声说：‘为明年能赢得 300 人祷告。’我指出，如果每个成员都能赢得一个灵魂，那么我们的人数就会增加一倍，这看起来不是很多。因此，我们决定在中国新年的第一个星期里，大家尽可能来参加每天的祷告聚会。祷告之后，我们要组成几个团队，向不同的方向进发，传扬荣耀的福音，我们期待更多的祝福。”

如下表所示，19 世纪 90 年代，在神的带领下，中国内地会在浙江省的事工取得了蓬勃发展，年度报告显示教会成员稳步增长。

中国内地会——19 世纪 90 年代的浙江省

年份	受洗人数	教会成员
1890	154	1, 097
1891	97	1, 121

1892	194	1, 217
1893	236	1, 518
1894	473	2, 100
1895	282	1, 981
1897	801	2, 980
1898	348	3, 710

问题多多

除了来自教会外部的压力外，教会内部也爆发出了很多问题，这在教会成长过程中经常发生。在很短的时间内，温州教会的五名关键成员相继去世。这些事件动摇了许多新信徒的信心，与此同时，有些人公开犯罪，牧师失去了在基督里的平安，变成愤怒而粗暴的人。

然而，事实证明这些问题只不过是暂时的挫折，温州的教会很快就恢复了稳定发展，曹雅直在 1893 年末写道：“我们 350 个座位的大礼拜堂有好几次挤满了基督徒和慕道友，达到了容量极限，我们面临着扩大帐幕的问题；或者扩建礼拜堂，或者在南门外面再建一间。”

随着教会的规模和影响力在整个浙江省不断扩大，发生了许多信徒受迫害的事件。1895 年，平阳县附近发生一场暴乱，当地村民发现他们偶像的眼睛被挖掉后，他们在寺庙里大摆筵席，然后有一个巫师进入一种恍惚状态中，请求神灵显明是谁干了这事。

在魔鬼的控制下，那个巫师说这事是一个跟随耶稣的人干的。那个村子当时还没有基督徒，但据了解，有一家人曾询问过基督教的教导。结果他们惨遭毒打，财物被抢走，尽管他们坚称自己是无辜的。呼吁消灭所有耶稣追随者的通知被传遍了整个地区。

几天后，一名毫无防备的宣教士吴东福经过该地区，一群愤怒的暴民指责他偷了偶像的眼睛。吴还没来得及回答，村民们就开始殴打他，撕破他的衣服，并准备杀了他，好在这时，刚好有一名捕快赶到，才恢复了秩序。在整个地区，至少有 18 个基督徒家庭的家园被毁坏，财产被抢走，变得一贫如洗。攻击持续了一段时间，导致许多信徒纷纷逃命。

有一位教会领袖没有被暴力吓倒，他写道：“对于所发生的一切，我们非常感谢神，没有人丧生。我们相信神让这一切灾祸临到我们，有他美好的旨意。我们知道，

这一切都是为了给所有受到攻击的基督徒带来长久的祝福，并给迫害我们的人带来祝福。”

苏慧廉（William Soothill）



苏慧廉在 19 世纪 90 年代坐“轿子”旅行

19 世纪下半叶，卫理公会对浙江省的福音工作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卫理公会宣教团队的负责人是来自英格兰的杰出学者苏慧廉。

苏慧廉本来是从事法律职业的，但神要他到宣教禾场服事的清晰呼召打断了他的计划。他撇下自己的个人目标，决心追随基督，不管耶稣要他去哪里。

苏慧廉 1882 年抵达温州后，成就了卓越的基督教事业。他做了许多事情，包括把新约圣经翻译成温州话，他居住在这座城市的 26 年间，建立了一所医院，一所培训学院，几所学校和 200 个传道站。他在中国的职业生涯中，也挑战了一些教会传统，揭露它们不符合圣经的地方，包括给婴儿施洗。他教导信徒把婴儿献给基督，但只给那些表现出悔改果子并对真理有坚实把握的成年信徒施洗。

1884 年 10 月，即苏慧廉开展事工两年之后，因为中法战争，温州爆发了一场排外暴乱。在教会周六早上的祷告会上，教堂遭到袭击和纵火。虽然苏慧廉和其他信徒保住了性命，但他们在温州市的工作遭遇挫折，直到新教堂建成后，才慢慢恢复过来。

暴乱期间，苏慧廉与露茜订了婚，当时露茜还在英格兰。得知浙江省的危险事态后，她完全不为这个消息所动，几周之后，她就坐船来中国。苏慧廉和露茜于 1884 年 12 月在上海完婚，婚后，他们一起事奉主耶稣基督，他们的结合长久而果实累累。

露茜证明了自己是神手中一个富有恩赐的器皿，她为温州的事工做出了巨大贡献。每个星期四早上，她会带领一个为妇女和女孩开设的查经班，参加的人大大地被神的灵感感动，不久之后，每周都有几十人带着他们的亲朋好友来参加查经聚会。



温州市的周四查经班

由于智力超群，苏慧廉在 1911 年成为山西大学堂的校长，他后来回到英国，成为牛津大学的汉学教授。他是少数有能力将伟大的学术头脑与简单、实际的生活结合起来的人之一。他的许多著作都涉及非常实际的主题。有一次他告诫他的宣教士同伴，当他们热情地向中国广大民众传福音时，切不可抛弃常识。

有一次苏慧廉分享了一个幽默而真实的故事，讲述当地居民如何看待他们中间的宣教士的生活：

“四面八方都有眼睛盯着，外国人无论表现出什么样的怪癖，都会被人贴上标签。有一个人因为有拖沓的习惯，被人称为‘爱拖沓’；另一个人因为言行粗鲁，被人称为‘萝卜头’，另外三个住在同一个院子里的人，分别被称为‘天天洗澡的人’、‘每周洗一次澡的人’和‘从不洗澡的人’。”

从佛陀到永生神

随着圣灵不断地在人们的心里做工，使他们的生命从黑暗走向光明，归信基督的报道继续源源不断地从浙江省各地传来。有一个名叫余玉山的人，他在 19 世纪 50-60

年代的洪杨之乱中是一名军官。战争结束后，他加入了一个严格的佛教教派，在全省各地四处旅行，一面行医，一面向人传播佛教的学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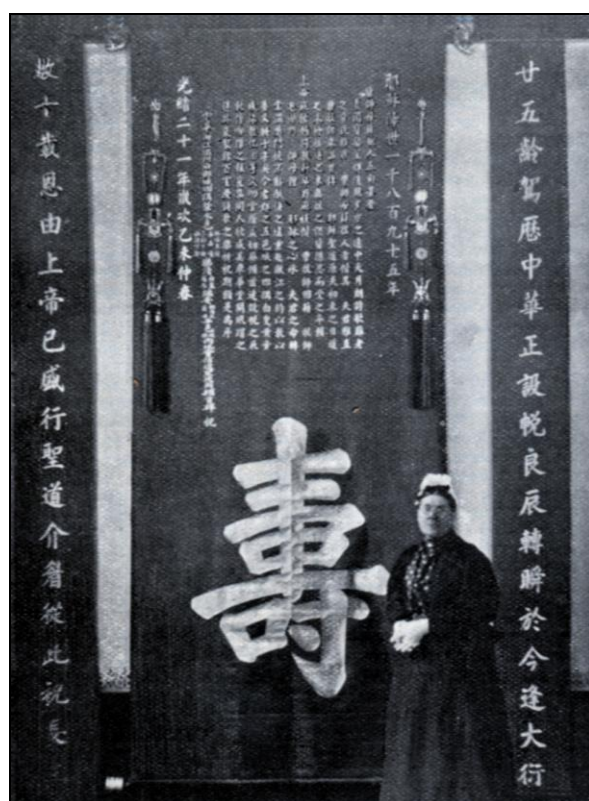
几年后，余无意间走进了金华市的一座小礼拜堂。随后的一年里，他几乎参加了所有的敬拜聚会，渐渐地，神的真理之光照亮了他的心。他将自己的生命交给耶稣基督，并于 1876 年受了洗。

信主几个月后，余玉山病倒了，卧床不起。在那段时间里，他仔细思量了自己的人生，神呼召他到邻近的江西省服事，他以前曾花了很多的时间在那里传播佛教。他说：“我曾把数百人引入歧途，现在我要带领他们归向真理之路。我只想服事耶稣。”

余玉山按照自己所承诺的走出去，向所有愿意听的人分享耶稣基督的好消息。一年后，宣教士们追随他的足迹而行。他们在泰阳村为 15 名归信者施了洗，这些人都是因为余玉山的传道而信主的，并在另一个城镇建立了一间教会，那间教会后来发展到有 70 多名成员。

几年后，余玉山回到了他的主和救主那里，但是这名曾经的佛教徒为神的国结出了很多美善的果子。

纪念一位深受爱戴的宣教士



众人在曹明道 50 岁生日那天亲切献给她的巨大锦旗

19 世纪在浙江省服事的所有外国宣教士中，也许最受众人爱戴的就是曹明道。她和丈夫于 1870 年来到该省，他们的辛勤劳作及慈爱和真诚的态度很快赢得了众人的心。城里的妇女和女孩对曹明道的评价特别高，她无私地服事了她们许多年。

1888 年，曹雅直返回英格兰休整，期间，他到各教会中演讲，但是他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努力恢复身体，但是神要他回天堂，故此，他于 1889 年 4 月进入了耶稣的荣耀同在中。陪着曹雅直度过他生命最后时刻的医生说：

“每次从痛苦中缓过神来，他就集中仅有的微弱力量，说一些主再来的时候近了，以及他既不怀疑也不恐惧的见证。‘受苦的我只是我可怜的身体，’他说：‘我的灵魂是快乐的。’傍晚时分，他说：‘我感谢神在 30 年前他用他的宝血洗净了我的罪，现在阳光明媚，没有一丝乌云。’”

曹道明挚爱的丈夫去世后，大多人都以为她会留在英国过安静的生活。但她却回到了温州，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事工中。

1896 年，当地基督徒为了向曹明道表示敬意，决定在她 50 岁生日的时候送给她一幅巨大锦旗。锦旗的中央是关于她服事温州人的总结，内容是这样的：

“曹明道和她先生是最先来到温州传扬耶稣的神圣教义的人。他们刚到不久，就受到一些人的恶劣对待，那些人无缘无故地毁谤他们，面对这些，他们一直耐心地忍受着。后来，靠着神的帮助，他们把福音传到了乡下。

曹雅直被召回了天堂；但曹明道明白主的心意，她依照丈夫的意愿再次回到温州。在温州期间，她致力于教导教会成员，为他们提供灵粮。如今在温州市的十个县区中，除了青年人外，有许多白发苍苍的老人都听过福音和接受过她的教导。

今天是她的生日，我们准备了一幅锦旗送给她。几十年来，神大大地施恩与我们。我们祝她生日快乐，从今天起常常为她祷告，愿她健康长寿。”

曹明道继续在温州服事至 1909 年，直到 63 岁才退休。丈夫去世后，她继续在中国服事了 20 年，她一共在中国服事了 39 年。

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但现今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对虔诚夫妇在温州服事的神圣遗产。城中最古老的教堂——城西基督教堂，至今仍是他们很久以前在这里做工的见证。然而比建筑更重要的，是温州市及周边地区数百万的敬虔基督徒。今天温州市有多达 30% 的人公开宣称相信耶稣基督。

20 世纪 00 年代

浙江省的义和团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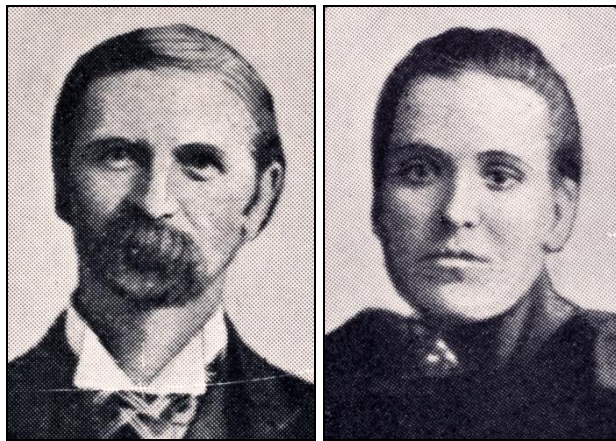
总体而言，与北方的省份相比，浙江省在 1900 的义和团运动中受到的迫害相对要小一些，大部分宣教士都躲到了沿海的安全地方，但有许多中国信徒失去了家园，还有几个人被杀害。

期间，宁波有“超过 400 名基督徒和慕道友的家庭遭受了财产损失，许多人的全部财物都被抢走。他们的生命受到威胁，许多人住进山洞里躲避暴力。有些人在那个月的恐惧和艰难中死去，但只有一个人被杀害。”

义和团运动的时候，有一个名叫赛恩巴的基督徒已经 60 多岁。他是一名传道人，常常祷告。义和团以死亡威胁赛恩巴，当他试图沿河逃跑时，发现路被堵住了。那天晚上，一个义和团首领进入恶魔的恍惚状态，宣称神灵要一个人祭，于是，

“他们带走了年老的赛恩巴，把他押到一座安静的寺庙里，他们首先试图让他崇拜偶像，但他拒绝崇拜，他们说他们必须得死。他请求他们给他点时间祷告；但还没等他说完，他们就开始用钝刀砍他的脖子。后来听凶手说，当他的头被砍下一半的时候，他还在祷告。”

殉道的宣教士



大卫·汤普森和艾格尼丝·汤普森夫妇及他们的两个儿子于 1900 年为基督殉道

虽然浙江省的大多数基督徒在义和团袭击中都身体健全地存活了下来，但一群远在内陆的外国宣教士却无法逃身。他们的勇敢见证鼓舞了全省乃至全世界的基督徒。

衢州市位于浙江省西部，距离江西省边界约 100 公里。宣教士从 1875 年起就在那里做工，到 20 世纪初，已经在那里建立起了一间小教会。1900 年的夏天，居住在衢州市的，有三个单身女宣教士和汤普森一家——包括大卫·汤普森、艾格尼丝·汤普森及他们的两个儿子埃德温（6 岁）和西德尼（2 岁）。

大卫·汤普森 1854 年出生于苏格兰。他在 19 岁的时候认识基督，26 岁坐船来中国宣教。1885 年他与艾格尼丝结婚，之后一起搬到衢州市，他们夫妇在那里经营了一家医疗诊所，向成千上万的人分享福音。每个病人都会收到一本福音小册子，所有想了解更多了解耶稣的人都得到了当地传道人的拜访。经过六年的艰苦劳作和不懈努力，汤普森夫妇先后为 62 名信徒施行了洗礼。

虽然艾格尼丝忙于抚养两个儿子，但她也带领了一个有 80 名妇女参加的聚会，每周两次。关于义和团运动在中国其它地方的暴行的消息传到衢州市后，宣教士们考虑过撤到沿海地区，但最后还是觉得留在原地比较安全。7 月 20 日，也就是大卫·汤普森去世的前一天，他写道：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或想什么，这里的一切都在恶化。成千上万的人在这座城市里避难，叛军现在正在聚集。我们听到了各种凶恶的报道，令我们非常害怕，但靠着他的恩典，紧紧抓住我们的神和救主，我们能胜过一切。到目前为止，我们还看不到离开的门为我们打开，因为如果我们没有非常强大的护卫就离开，必会被俘虏；所以我们只能‘站着不动，仰望神的救恩。’请为我们祷告……今天就写到这里；无论神，我们的父，看顾我们或取走我们，都愿他的旨意成就。”

衢州市一个姓吴的地方官真诚地向宣传教士保证会保护他们，但在 7 月 21 日，一群愤怒的当地人抓住那个地方官员、他的家人和仆人，屠杀了他们，总共有 31 人被害。

那天早上，宣教站遭到了一群同样疯狂之人的袭击。汤普森一家逃脱了，但当他们跑到政府官邸寻求保护时，却遭到了官员的拒绝。他们的希望破灭了，汤普森一家

“忧心忡忡地转身离去，面对等着他们的残忍暴民。那些暴民受到官员的暗示后，立即冲向汤普森先生，把他拖到街上，用刀刺死了他。然后，他们的一个孩子也被以同样的方式杀害了，艾格尼丝徒劳地哀求暴民放过她的第二个孩子，但他们无视她的哀求，将孩子扔到坚硬的石头上，当着她的面刺死他，然后她自己也被残忍地杀害了。”



约瑟芬·德斯蒙德

约瑟芬·戴斯蒙德 1867 年出生于美国的马萨诸塞州。她在一所基督教学校上学时与耶稣基督建立了个人关系。就读圣经学校期间，她领受到宣教的呼召，于是她申请加入了中国内地会。

她 1898 年启程来中国，并驻扎到偏远的浙江省西部。在她于 1900 年 6 月 6 日所写的最后一封信中，她说：“今年春天我去过几个边远的宣教站。人们成群结队过来参加聚会，他们听得很认真。在一个地方，有一个老年妇女从一开始就信了，她一直跟我们在一起，直到学会了祷告。能在这些偏僻的地方见到信徒，真的非常令人高兴。”

1900 年 7 月 21 日，33 岁的约瑟芬与汤普森一家在衢州市的街上被人杀害。那时，她只在中国服事了 18 个月。



埃特·曼彻斯特和伊迪丝·舍伍德

埃塔 1871 年出生于纽约一个虔诚的家庭。直到 19 岁，她才明确知道自己已经在灵里出死入生。

埃塔能想到的唯一真正有价值的事业，就是到未闻福音的族群中传扬福音。她申请加入了中国内地会，并于 1895 年坐船来中国，最终定居于衢州市。

埃塔很容易与人交上朋友，众人评论她说：“她爱这里的人，她的汉语也学得很好，她经常花几个星期的时间在各个村子间周游传道。有很多妇女被领到了基督的面前，有很多慕道友，也有很多人受了洗，这极大地鼓舞了周边的事工。”

1900 年春天，埃特收到一封信，说她父亲的健康每况愈下，义和团来袭时，她正制定回美国的计划。

伊迪丝 1854 年出生于英格兰，比埃塔大 17 岁。似乎从一出生，伊迪丝就尽心、尽意、尽力地爱主，学生时代，她积极地跟别人分享自己的信仰。她于 1893 年加入汤普森在浙江省西部的宣教工作。

虽然伊迪丝将近 40 岁才开始她的宣教事业，但她对衢州市的宣教事工发挥了关键作用。她觉得宣教士住在有围墙的院子里不利于向目标群体传福音，于是她在一个繁华街区租了一间小房子，当她从阳台上往外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时，她就为他们祷告，渴望救恩临到那些人。大家都很喜欢她，她蒙召，就是要为他们舍命。

埃特和伊迪丝住在衢州市的北面。7 月 21 日中午时分，一群暴徒突然闯入她们的家，入侵者动手抢劫，看见什么就拿什么。她们试图逃跑，但被暴徒发现，并把她们打成重伤。

接下来的两天，埃塔和伊迪丝设法自救，她们躲进了邻居的房子里。但在巨大的压力下，邻居最终还是觉得不能为了保护宣教士而牺牲自己的性命，7 月 23 日，他们将她们交了出去。暴徒从四面八方冲向她们，直至用乱刀将她们砍死，并将她们的尸体拖走，扔进教堂里。



乔治·沃德和埃塔·沃德

乔治是在一个富裕的英国家庭中长大的，1890年，他在伦敦的一次聚会上认识了基督。从一开始，他就在善行上显出救恩的果子，不久之后，他申请加入中国内地会，提出如果董事会接受他，他将承担自己的全部费用。1893年，他伴随汤普森一家来到中国，学习了一段时间的语言后，他在浙江省西部的常山县定居下来。

埃塔来自美国的爱荷华州。她自幼父母双亡，成了孤儿，她在12岁的时候认识了基督，后来就读于一所圣经学校，1894年她以宣教士的身份来到浙江省。头三年她在常山县事奉，她内在的魅力和美丽深深地吸引了乔治。他们于1897年喜结连理，婚后，夫妇俩的事工突飞猛进，在两年的时间里，常山县基督徒的人数翻了一番。两年后，他们喜得贵子，取名叫赫伯特，小赫伯特的出生更加增添了他们的欢乐。

1900年7月20日，一个友善的地方官员建议乔治离开，因为他无法再保证他们家人的安全。沃德认为他应该留在自己的岗位上，但他为妻子、五个月大的儿子赫伯特和单身宣教士埃玛·蒂尔古德做了安排，让他们第二天早上动身去沿海地区。沃德认为不会有什么可怕的危险，他向妻子保证，如果叛军对这个城市发动攻击，他会立即离开。

埃塔、她的儿子赫伯特和埃玛于7月21日下午坐船离开常山县。直到晚上，他们只走了16公里的路程，他们回望时，看见城市上空一片红光。他们估计义和团已经来到，并正在烧毁城市，所以他们继续向衢州市进发，并在第二天黎明到达衢州市。由于汤普森一家和其他宣教士惨遭杀害，整个衢州城一片混乱，船夫不愿继续带这两名妇女和孩子前行。他们把宣教士的行李扔到岸上，命令他们下船。

陷入困境的三人在江边等了很长时间，直到有一个船夫愿意搭他们去杭州。他们松了一口气，但是当他们刚把行李放到船上，曾邪恶地杀害了汤普森一家的同一伙暴徒来到了河岸。有些人向他们要钱，于是埃塔摘下结婚戒指给他们。暴徒首领从她手里夺过戒指后，冷笑着说：“我们要的是你们的命，不是你的金戒指。”

“埃塔的胳膊被刺伤，她侧身倒在了地上。这时，人群似乎渐渐从她的视线中消失，她所能看到的，只有她那需要吃奶的婴儿，她把无助的婴儿拉到身边，紧紧地搂在怀里。最后，那些恶人把母亲和孩子一同刺死了，接着又一刀砍下母亲的头，结束了他们的痛苦。”

与此同时，乔治·沃德与一名中国传道人，以及一个名叫李云的仆人徒步逃走。为了不被人发觉，他们三人一直沿着小路走，直到第二天下午，他们在一个距离城市约8公里的村子停了下来。

当一群怀有敌意的人围住他们时，乔治从他们中间挤过去，沿着一条小路逃跑，却发现那条小路在一个池塘边到了尽头。那些攻击他的人嗤笑他，用棍棒将他和仆人打死。



艾玛·瑟古德

艾玛是一位深受爱戴的英国女士，她从小就对属灵的事情表现出浓厚兴趣。后来，作为一名主日学校的教师，她花了很多时间确保她所教导的每个孩子都知道重生的基督徒意味着什么。对宣教产生激情后，艾玛于 1889 年坐船来中国。不久之后她告诉家人说：“我想我应该给你们写几句话，告诉你们我是多么的幸福，以及神为我做了何等大的事。他在中国这样教导我们，岂不是很奇妙吗？”

然而，刚到宣教工场的那种兴奋感逐渐消退后，持续劳累和压力逐渐对这个在异国他乡生活的外国女子的健康造成了损害。1896 年，即她来到中国七年后，她的身体和情绪都近乎崩溃，因此她不得不回到英格兰休整，医生描述她“处于死亡的边缘。”休整两年半后，她的健康状况恢复良好，她精神饱满地回到浙江省，准备好迎接新的挑战。

艾玛惊恐地看着那些残忍的暴民把埃塔和赫伯特刺死。看到那一切，她知道自己已经无处可逃，于是她跪下祷告，把自己的灵魂交给神。就这样，她受伤死亡，永远与神同在了。

虽然 1900 年夏天义和团运动的暴行对浙江省的教会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但福音传播的反弹速度快得惊人，第二年的报告说教会取得了新的增长，越来越多的人对基督教感兴趣。

王来俊 —浙江省教会的柱子



王来俊担任浙江省教会的重要领袖长达 46 年之久

神在全省兴起了许多重要的教会领袖。其中最杰出的领袖之一是王来俊，他于 1901 年去世，享年 72 岁。

王来俊 1829 年出生于宁波市南部的一个小村子里，他为神活出了非凡的一生。他擅长画画和装饰，名声传到了当时住在宁波市的戴德生耳中。于是戴德生请王来俊到家中为他做一些装饰工作，在戴德生家中，王来俊第一次听到福音。他于 1855 年将自己的生命交托给基督，时年 26 岁，并让戴德生给他施洗。

当这位伟大的宣教家于 1859 年回英国时，王来俊与他一同踏上了漫长的旅程。

在英格兰生活了五年后，王来俊回到中国，他四处传扬福音和医治病人。当杭州市的第一座教堂于 1867 年建成时，他被任命为牧师。他孜孜不倦地工作，坚固城里神的儿女的信心，并在周围地区建立了几个分堂。

在王来俊被任命为杭州教会的领袖的那一年，他的妻子生下了他们唯一的孩子，是一个女儿。她后来嫁给了一个名叫任怪园的敬虔男人。结婚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任怪园一直是浙江省教会的一名重要领袖，在杭州协助他的岳父。

1901 年一个星期天的上午，王来俊刚刚为教会成员举行完圣餐后，突然生病发烧。卧床期间，他的脊柱上起了一个疮。他知道自己在世上的日子快到尽头了，于是他把所爱的人召集到跟前，告诉他们，他很快就要与耶稣同在。他指定自己的女婿处理他的事务并带领教会。然后，王来俊就进入了与他的主和救主的荣耀同在中。

教会再次腾飞

1900 年之后的几年里，整个浙江省的教会都得到了快速增长。神把恶人的邪恶图谋转变为好事，许多人见证说，基督徒面对残忍对待时的敬虔和冷静反应，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帮助他们认识到了福音真理。

20 世纪的头十年是以对基督徒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开始的，却是以令人鼓舞的情景结束，浙江省各地都爆发了复兴。在后义和团运动时期，一份报告说：“从 1898 年 1 月到 1906 年 12 月，约有 700 人受洗归入教会，现在温州市有近 900 名教会成员。其中大约 500 人为男性，400 人为女性。除了这些教会成员外，我想还大约有 1500 人定期参加我们的聚会。”

1909 年 5 月，浙江省中部永康市的一名信徒兴奋地报告了圣灵如何大能地造访他们的小教会：

“我们领受到了极大的祝福。我们从未见过这样的场面，它出乎我们的意料。当我们身处其中的时候，很难意识到我们是在做梦，还是整个事件都是真实的。”

人们认罪、哀哭、啜泣，深深为罪难过，这种情况持续了两天。我们都大感震惊。人们承认自己的杀人意图、通奸、吸食鸦片、偷窃、欺骗、说谎、骄傲、仇恨、嫉妒、贪婪、懒惰和虚伪等等罪恶。大家这样显露自己的罪，让人感到这真是神奇妙的工作！听到牧师、长老、教会领袖和教会成员忏悔我们以为他们早已离弃的罪恶时，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是神同在的圣洁之光第一次照亮他们的心，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罪，他们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中国内地会在整个浙江省的事工一直稳步成长。1903 年，差会报告说，全省共有 3756 名受洗信徒，分别在 90 间教会中聚会。自从中国内地会于 1857 年在浙江省开展事工以来，已经有 6607 人受洗归入教会。

宓道生于 1862 年来到中国。1903 年，已经在浙江省服事了 40 多年的他，回忆在漫长宣教生涯中目睹到的惊人变化时，他说：“我 1862 年最初来到浙江省时，全中国不到 4000 名新教基督徒。宁波市是宣教士唯一站稳脚跟的地方。感谢神，现在我们有 26 个宣教站，111 个宣教分站，73 名宣教士和 254 名本地同工。”

与此同时，天主教会在浙江省也取得了增长，1907 年，他们报告称，全省有 25126 名信徒在 153 间教会中聚会。

20 世纪 10 和 20 年代

换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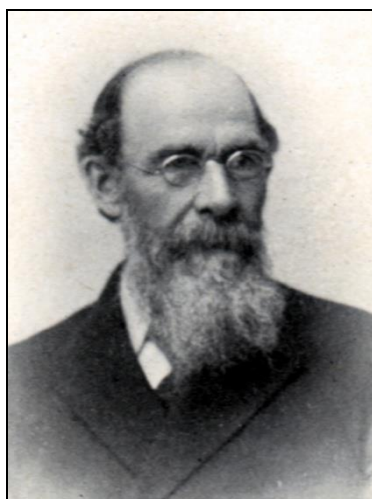


1918 年一间新教堂的开放日

对浙江省的基督徒而言，20 世纪 10 年代是一个过渡的十年。该省的教会领导权继续从外国宣教士的手中过渡到当地牧师和长老的手中。虽然一些宗派和宣教团体的过渡过程是痛苦的，但其他一些像中国内地会这样的宗派和宣教团体，因为其领袖的影响力，他们更容易适应这个过渡。

中国内地会的创建者戴德生始终认识到，神的国将来在中国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当地信徒。他曾写道：“我把外国宣教士看作是围绕在正在升高的建筑物周围的脚手架。越早摆脱它越好；或者更确切地说，它越早被转移到其它地方发挥同样的临时作用，就越好。”

浙江省的许多宣教士已经尽心尽力地服事主和他的百姓几十年，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破坏了所有团队的资金来源。家乡的基督徒生活艰难，捐款枯竭，在世界的另一边，许多神的仆人挣扎度日。数百人被迫离开中国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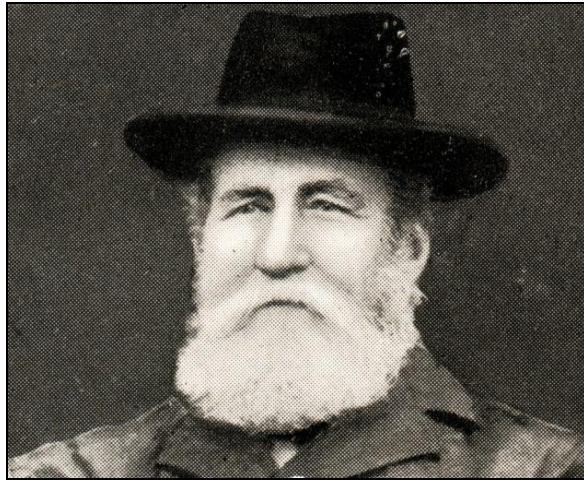


路惠理 (William Rudland)

随着关键拓荒宣教士的离去，教会领导权也更多地过渡到了当地传道人的手中。许多在 19 世纪 60 和 70 年代来到这里的人，经过几十年的牺牲劳作后，要么去世，要么退休。有一名忠心服事耶稣的圣徒叫作路惠理。1866 年有一个著名的团队与戴德生一起来到中国，路惠理是该团队的成员之一。

路惠理 1870 年定居于台州市，在随后的 41 年里，这里一直是他的家，直到 1912 年 1 月他死于恶性肿瘤。在那些年间，路惠理坚信中国基督徒握着向他们国家的人民传福音的钥匙。他热心地服事中国信徒，并鼓励他们去完成大使命，但他也非常谨慎，不带头做任何应该由中国信徒自己去做的事情。

虽然其他宣教士可能更出名，但路惠理是一个安静、谦逊的仆人，他忠心耿耿地追随他的主人。他帮助把圣经翻译成台州方言，1898 年，在他来到浙江省近 30 年后，他报告说：“在台州市已经建立起 31 个宣教站和宣教分站，有 1808 人受洗。”



宓道生（James Meadows）在浙江省服事了半个多世纪

路惠理去世两年后，经验丰富、在中国服事了 52 年的宣教士宓道生也回到了主那里得他永恒的奖赏。宓道生 1862 年来到浙江省，他与戴德生的亲密关系可追溯到中国内地会成立之前。

半个多世纪以来，宓道生忍受了巨大的苦难。他曾无数次遭人辱骂和被人扔石块，还从暴力骚乱和抢劫中幸存下来。他的第一任妻子到中国后不久就去世了，他的第二任妻子在 1890 年死于一场流感。

宓道生在浙江省宣教期间，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了绍兴市，当时绍兴是一个偶像崇拜的中心。他去到这座城市的时候，全市只有 42 名教会成员，但“40 年后，当他回头看时，他情不自禁地感谢神，仅仅一个宣教站就至少有 788 人受洗归入基督。”

这位 79 岁的使徒于 1914 年 9 月离世与主同在，他在去世前几天所写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

“难道我没有长久而完全地体验过他的大爱吗？他一直多么温柔地带领我经过中国旷野！他就要来接我进荣耀里。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我日日夜夜都在盼望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还有神的号吹响，主亲自从天降临。我渴望听见神的号声，我希望这不会太久。”

一名宣教士的悼词表明所有认识宓道生的人都非常敬重他：

“在 52 年的艰难、劳累、疾病、苦难和久别故土中，很少有人能像他这样如此忠心地服事，为众人树立良好的榜样。在这 52 年间，他只回过两次故乡。他博大的胸怀，他对中国人的充分了解，他的勇气，他的常识，以及他对伟大事业和使命的绝对忠诚，使他与我们当中最了解他的人紧紧连系在一起。他是一位真正伟大的宣教士，一个非常慈爱和无私的人。”



1912 年温州附近一所女子圣经学校的学生

新动力

20 世纪 20 年代初，浙江省的教会获得了新的动力。在过去的 20 年里，教会一直在稳步增长，尽管全省有数以百万计的人还未听闻福音，但在新的十年里，工人们再次努力向失丧的人传扬基督。1922 年，一名宣教士报告说：“经过努力，我们全年走访了 2000 多个村庄，这还不包括城里的许多家庭，把主的话传给了他们。我们向成千上万的人销售和分发了福音书和信仰材料。”

虽然福音派于 1904 年开展的一项调查表明，当时浙江省共有 12367 名福音派信徒，但这个时候的浙江省基督徒人数，充其量是粗略估计的。

直到 1922 年才有新的调查，这次的调查显明，浙江省的福音派教会已经增长了近四倍。共有信徒 48079 人。

任恹园 —浙江省教会的使徒



任恹园

浙江省教会的每一代信徒似乎都有一名关键领袖忠心地向神的儿女指明前进的道路。几十年来，任恹园一直是该省教会的顶梁柱，这使得他赢得了“浙江省教会的使徒”的美称。

任恹园 1852 年生于江苏省，当时正处于洪杨之乱的动荡时期。神在那些灾难中保守了他，他在 17 岁的时候相信福音并受了洗。

1874 年，也就是任恹园信主几年后，他蒙召去到浙江省。在杭州，他遇到了德高望重的教会领袖、戴德生的好友王来俊。任恹园很快就与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一根属灵接力棒似乎从一个人手中传到了另一个人。任恹园娶了王来俊的独生女为妻，他的余生都是在浙江省服事。

任恹园被形容为基督教的尼希米——擅长处理教会事务，同时又保持着属神之人的良好声誉。有时候，其他中国教会领袖与外国宣教士的关系会出现问题，但任恹园一直与许多来自不同宗派的宣教士彼此尊重，和睦相处。

几十年来，任恹园智慧和虔诚地服事基督的身体，帮助主的百姓度过 1900 年义和团运动的难关，证明自己是教会的忠实守护者，直到 1929 年 2 月死于肺炎，享年 77 岁。他去世后，许多了解他的人纷纷向他表达敬意。一个朋友用下列的话总结了他的一生：

“任恹园能力出众，无论被呼召做什么，他都非常出色。他很早就选择了跟随主的道路，虽然饱经沧桑，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指导原则。他手扶着犁，从不回头看，而是靠着圣灵的引导，不折不挠地向前迈进。

杭州有一个牧师联盟，联盟成员会定期举行祷告会。在这样的聚会上，任恹园是一个中流砥柱的人物。一次又一次，每当教会治理或纪律出现问题，引起弟兄们的警觉时，或是大家感到迷茫时，或是出现显然无法解决的问题时，这个人会以一种高深莫测的表情坐着那里，很少说话，他倾听和权衡所有人的发言，最后给出线索，指明行动的方向，从而找到一条走出迷津的道路。”

永恒将会显明像任恹园这样的敬虔教会领袖在浙江省基督教形成时期所带来的全面影响，他们为后来世代赢得大量的灵魂进入神的国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余慈度姊妹



余慈度姊妹

一个名叫余慈度的卑微女医生，是神在 20 世纪 20 年代用来复兴他儿女的器皿。

余慈度姊妹 1873 年生于杭州，她是在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家庭中长大的。她后来说她无法想到自己曾有过什么时候不爱耶稣。

余慈度姊妹 15 岁的时候就离开家到北方的江苏省学医，并在那里生活了八年。她 19 岁的时候与人订了婚，但她很快认识到，神对她生命的呼召使她不适合结婚。因此她取消了婚约，余生都保持独身。

1895 年，收到父母双亡的消息后，余慈度姊妹陷入了绝望的深渊，她因为没有在父母生命的最后日子里见到他们，心里非常内疚。在她人生的这个关键时刻，她写道：“我在灵魂深处有一种可怕的感觉，感到我正站在地狱的边缘，随时可能被推进去。”

她日夜祈求神的怜悯，但罪疚感挥之不去，几乎令她崩溃。最后，当她再次将自己的生命献给耶稣基督后，余慈度姊妹回忆说：

“天门突然向我打开了，我心里充满了神的爱。我大声对主说：‘主啊，这是你的慈爱吗？它是我从未经历过的！’虽然我没有听到神告诉我他已经赦免了我一切的罪，但我仍然感到他的爱以那种方式充满我的心。过去那种恐惧和被定罪的感觉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1896 年，余慈度姊妹从苏州医学院毕业，她是该学院首批女性毕业生之一。一毕业，她就成为了中国第一批跨文化女性宣教士中的一员，前往韩国，与美国事工团队一起做工。她在韩国工作了五年，但总是感到缺少些什么。后来，她最终意识到她是凭自己的力量去做事，而不是顺从圣灵的带领。1903 年她回到中国，再次经历了与主的亲密相交。她后来形容自己在韩国的时间是“在旷野中漂流。”

回到中国后，余慈度姊妹感到圣灵呼召她放弃医生的工作，凭信心生活，专注于全职传福音。神供应了她的一切所需。

在那个时代，女传道人在中国非常罕见，妇女四处宣扬宗教在文化上是不可接受的。然而，余慈度姊妹继续前行，很快就发挥了重要作用，喂养一直被教会忽视的女性归信者。

1910 年，余慈度姊妹主持了一个圣经夏令营，营会上，神的灵深深地触摸参会者，改变了他们的生命。营会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年度活动，成为深受许多基督徒欢迎的日子。营会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20 年代末，那个时候，已经有数百名妇女接受了培训，并被呼召去全职传福音。

她在浙江省的事工的另一个特点，是她能有效地向社会地位较高的女性传福音。在那个时代，富家妇女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因此她们成了一个既与世隔绝又与福音隔绝的群体。神帮助余慈度姊妹进入那些封闭的圈子，使宁波和其它一些城市的妇女认识了耶稣基督。

余慈度姊妹的事工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持续了多年。1920 年，她前往福建省，在那里，她带领了倪柝声的母亲林和平归信基督。倪柝声 17 岁的时候就接受了主，他跟随余慈度姊妹学习圣经，后来建立了小群教会。小群教会最终发展成一个运动，在全中国建立了数千间教会，带领了成千上万的人相信耶稣基督。

多年来，余慈度姊妹一直疾病缠身，不断加剧的疼痛使她不得不暂时放下事工。1931 年，她被诊出癌症晚期，很快就回到了她永恒的家。

20 世纪 30 年代



1931 年参加温岭市圣经学校的一大群基督徒

大能的复兴

虽然距离共产党完全控制中国并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有 20 余年，但浙江省在 1927 年被共产党军队占领，这严峻地考验了全省的基督徒。靠着神的护理，浙江省在 20 世纪 20 年代经历了大复兴，复兴一直延续到 30 年代，为即将到来的黑暗时代预备了教会。

对浙江省的广大民众而言，20 世纪 30 年代是非常艰难的时期，成群结队的土匪在乡村四处流窜，抢劫杀害，使许多人遭受祸害。然而在暴乱中，圣灵之风吹向浙江民众，生活的艰难促使成千上万幻想破灭的人在耶稣基督里寻求庇护。

浙江省复兴的一个催化剂是游行福音团的出现。福音团是由其它省份的传道人成立的，它的理念在 20 世纪 30 年代早期传到了浙江省。



前土匪在台州市的街上传福音

随着复兴不断蔓延到各个城镇和乡村，耶稣改变生命的大能触动了各社会阶层的人。富人、穷人、年轻人和老年人，都纷纷归到神的国里。在台州市，一个被称为‘兼职渔夫、兼职土匪’的人非常认真地听传道人讲道，他的心深受震撼。第二天早上，他听说有一个福音团要去周围的村子传道，他就跟着去，以便能更多地了解这个新信仰。他越听传道人所传的信息，就越觉得自己有罪，直到

“他感到十分痛苦，却又无法离开他们。他相信基督是救主，主的喜悦充满了他的灵魂。日复一日，他充满喜乐地与游行福音团待在一起，不久之后，他也能向别人分享他刚认识的这位奇妙救主。”

自然，像他这样的人是众所周知的，他原来的很多犯罪同伙都听见了他的故事。但是他再也不和他们同行。他的旧生命已经死去，不出海捕鱼的时候，他总是背着一袋福音单张和福音海报，周游各个乡村，一心想要得人。”



20 世纪 30 年代，慕道友在温州市的一个礼拜堂里接受福音教导。

永康市成了一个祝福中心



1937 年，路夫人是永康市年龄最大的基督徒，她已经受洗 44 年。

1936 年，复兴蔓延至了浙江省中部的永康市。虽然永康市几乎是一个无名小城，但永康人一直对福音怀有兴趣。第一次洗礼是在 1886 年举行的，一名宣教士写道：“永康的百姓、文人学者，甚至男孩，对人都非常恭敬，有一些人对福音感兴趣。每个主日，都有 40-60 人定期参加聚会。”

后来，一对宣教士夫妇被安排到永康市。他们在 1906 年的年度报告中说：“这一年我们举行了 1542 场礼拜或聚会，其中 992 场是在城里举行的。教会成员增加到 104 人，他们来自 42 个城镇和村庄，与此同时，城里参加礼拜的人增加到场均 160 人。”

永康市的教会一直持续增长到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之后，由于政治动荡和无法无天的观念席卷全国，教会陷入了衰退，永康市的基督徒人数减少到了之前的一半。因此，20 世纪 30 年代的复兴来得正是时候，圣灵阻止了衰退，再次光照了这个蒙祝福的地区。到 1936 年年底，永康市共有 518 名信徒分别在 16 间教会中聚会。

一个灵媒转向耶稣

永康市发生了一个惊人的归信事件，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俯伏敬拜耶稣基督。大家都知道她是一个有能力的灵媒，经常进入恶魔的恍惚状态中与灵界交通。一天，她从一位被圣灵充满的牧师口中听到了福音，不久之后，有个声音对她说：

“‘如果你跟这个耶稣有任何关系，我就不能使用你。你再也没有什么用处了。如果他是真的，你去找他吧。’她从撒但转向神，靠着神的恩典得到了拯救。这个妇人遭到丈夫和亲属的强烈反对，但主保护了她。

她把家中的一切偶像和恶魔崇拜痕迹都清除干净，并找一个地方焚烧了偶像及相关物品。这个女人、她的儿子及儿媳妇都接受了洗礼，现在，每个星期天她的家里都有聚会，以前那里可是一个‘撒但会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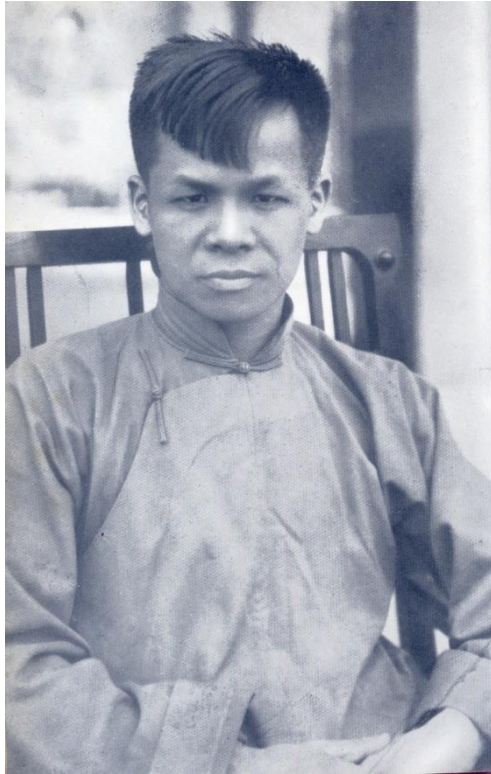
灵媒的归信只是永康市教会复兴之火熊熊燃烧的原因之一。1936 年的一份报告说：

“教会似乎仍处于真正的复兴之中，我们充满敬畏地赞美神，见证神通过他的圣灵在他们中间所做的事情。

教会领袖告诉我们，这次可能有 100 多人准备要受洗，听到这话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安排了，实际上那些天共有 126 名男女信徒受洗。对受洗候选人的考查花了两天的时间，男女候选人挤在门口等着叫他们的名字。这群人真是形形色色——年轻人、老人、男人、女人、瞎子、聋子和瘸子，等等，全都渴望受洗。有些人又老又弱，我们不禁感到他们来得真是及时。”

永康市继续成为浙江省中部属灵之光的灯塔，在最近的 2002 年，单单三自教会就报告称该市有 21300 名成员，分别在 71 间教会中聚会。今天，包括没有登记的家庭教会信徒在内，永康市大概有八万福音派基督徒，这座城市继续闪耀发光，成为神饶恕和爱失丧之人的实例。

宋尚节到浙江省传道



宋尚节

宋尚节被公认是他那一代人中最伟大的中国传道人，在他大能但短暂的服事生涯中，他曾访问过浙江省几次，留下了一连串的教会和众多得救的人，那些人因遇见耶稣基督，使自己的罪得了洁净。

宋尚节访问浙江省期间患了重病，这病导致他最终于 1944 年与世长辞，年仅 42 岁。在浙江省期间，他充满激情和大能地宣讲悔改的福音，不顾一些教会领袖和宣教士对他的强烈批评。

1934 年湖州市出现了一个非凡的突破，有一个叫阿忠的富人是一间有 200 多名工人的纺织厂的老板。阿忠脾气暴躁，放荡不羁，娶了三个老婆，在当地是个臭名昭著的人。

一天，阿忠生病了，人们把他送到福音医院治疗。宋尚节那天刚好到医院探望病人，但是当这位传道人想要带领阿忠归信基督时，他却大声辱骂传道人。不久之后，阿忠的女儿患了精神病，但在当地基督徒热切地为她祈祷之后，她摆脱了恶魔的压制。这个奇迹深深地影响了阿忠，宋尚节的个人日记记录了这个被改变的商人身上所发生的事情：

“阿忠认识到福音是真实的，所以他认罪悔改。湖州市成立了 54 个福音团，阿忠被选为他们的领袖。我劝他星期天让工厂停工，并把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给神。这些福音团向两三万人传了福音。我告诉他们，他们为主作的见证越多，就会越被圣灵充满。”

1934 年 12 月，宋尚节访问嘉兴市，他住在当地高中的校长的家里。校长为了让他的学生参加复兴大会，就停了下午的课，结果社区里有许多人严厉地批评他。圣灵触摸学生们的心，很快，他们对神产生了深深的敬畏。学生上交了 13 支偷来的钢笔，一个因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而获得奖学金的男孩承认自己作弊，并向校长道歉。

聚会是对公众开放的，一个面带愁容的男人走到台前承认说：“我罪孽深重。我放火烧了我憎恨之人的住所，导致 72 人死亡。”

宋尚节向那个男人保证，如果他真心认罪悔改，将他的生命交给耶稣基督，神必饶恕他。他立即就这样做了。

学生们听说宋尚节在中国其它地方开展事工时，曾发生过很多神迹奇事，他们渴望亲眼看见神的大能。宋尚节没打算在嘉兴市举行一个医治特会，但他的日记记录到：

“总之，发生了很多奇迹。一个 37 岁的乞丐十指僵硬，不能弯曲。在他认罪和祷告之后，主医治了他，他不再需要乞讨了。一个腿瘸了四个月的士兵，被祷告之后就能够走路了。”

一所初中的女学生反应尤其积极，有 204 名女生认罪悔改。讲道的时候，我呼吁年轻人献身服事神。”

宋尚节的传道风格往往非常炽烈和刺耳，必要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责备其他传道人。然而有时候，主会向他的仆人显明，他走得有点过头了。宋尚节能够安慰那些良心被圣灵之剑灼伤的人，当他在 1937 年 5 月访问杭州市时，他说：

“这一次，我没有责备教会的领袖，而是用爱来劝勉和劝告他们。果然，西方人和小群教会的成员高兴地聚集在一起。有 691 人得救，222 个病人接受了祷告。聋子能听见，瞎子能看见，血漏得止住，癫狂的人得到安静。”

宋尚节于 1938 年重返浙江省，但当他刚过了松江，铁路大桥就被日本军队炸毁了，他无法再乘火车前行。经过一番努力，他另辟蹊径，最终到达了杭州市，当时他满身都是煤灰，皮肤被严重晒伤。尽管空袭警报响了一整夜，但他由于疲惫至极，睡得很香。

他于 8 月 25 日到达温州市，当地教会领袖得知他来了，第一场聚会就安排在当天下午。大约有 2000 名饱受创伤的人参加了聚会，有许多人得救，他们的病得了医治。之后，宋尚节接着前往温岭市，在那里，他写道：

“最初有 3000 至 4000 人计划来参加聚会，大会组织者为来自不同地区的 600 名代表准备了食宿，但由于情况危险和轰炸威胁，结果只有 100 至 200 人参加了第一场的聚会。他们当中只有十分之一的人能读圣经。

我急切地呼求主的帮助，参加聚会的人数一天天增加，我帮助了 572 人认罪，并为他们的救恩和真正的属灵恩赐祷告。”

1938 年的恐怖



基督教救灾人员帮助惊恐的战争难民

多年的战争和无法无天摧毁了浙江省，1938 年又被证明是最悲惨的一年，日本军队向该省各地推进，沿途抢劫、强奸和杀戮。之前被誉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之一杭州，据说陷入了

“崩溃和惶恐。大量的居民被杀害，人们生活凄惨，谋生艰难。日复一日，机械化部队不断地涌入城市，步兵沉重的步伐和钢铁的咣当声，使战争变成了赤裸裸的现实。

随着这个军事机器的出现，剩下的民众陷入了可怕的苦难和残酷压迫之中。男人、女人和儿童都被吓成一团，陷入无助的恐怖状态，真是可怜。从第一天起，这个迷人的湖滨都市就成了死亡和毁灭的中心。在恐惧的困扰下和焦虑的折磨下，战战兢兢的妇女儿童四处逃窜，躲避攻击他们的魔爪。”

在这个恶魔般的毁灭过程中，留下来的外国宣教士和许多中国基督徒倾尽他们的生命帮助极度惊恐的民众。杭州市的一些地方，包括红十字会总部和各个宣教大院，被宣布为“安全区”。几个小时内，就有大概两万五千名妇女儿童跑进这些地方，希望能躲避可怕的日本人。日本人烧毁或拆毁了这座城市的大部分房屋。

日军侵华期间，神以各种方式保护他的儿女，出现了许多超自然保护的见证。空袭警报拉响时，一名年轻男基督徒匆忙躲进防空洞，和其他 13 个人挤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等待警情过去。当日本飞机从上空飞过后，

“他以为没有危险了，就从防空洞里出来，没想到一出来就遇见一个日本士兵，那个士兵立即要朝他开枪。他大声说：‘等一等，先让我祷告。’他就跪下来祷告，求主接纳他的灵魂。当他睁开眼睛时，一名军官问他防空洞里是否还有像他这样的人，结果，所有的人都被告知尽快离开。”

有一名妇女正在一座福音堂里祷告，两天前，教堂里曾有一百多名难民。她是唯一留下来的人，当这个地方遭到猛烈轰炸时，她正跪在地板上祷告；屋顶的横梁掉下来，在她的头顶上形成了一个倒写的‘V’字。如果她站着，无疑会被砸死。”

1922 年的一份调查显示，当时浙江省共有 27902 名福音派基督徒，虽然在 20 世纪 30 年代无法进行系统的调查，但到 1939 年底，该省的信徒人数可能已经增加到十万以上。

20 世纪 40-50 年代



20 世纪 40 年代，一名宣教士在浙江省的街上传道。

为葬礼做准备

新的十年见证了浙江省的基督徒继续经历他们在整个 30 年代所经历过的考验，政治和社会动荡未能阻止神国的扩展。全省各地许多属灵饥渴的人热切期待能尝到生命的粮。

当时教会的一个特点是，成为主耶稣基督门徒的人来自各行各业。在靠近宁波市的奉化区举行的一个洗礼聚会上，一名信徒看到无数来自各个阶层的人出死入生，大为惊叹。她讲述了神怎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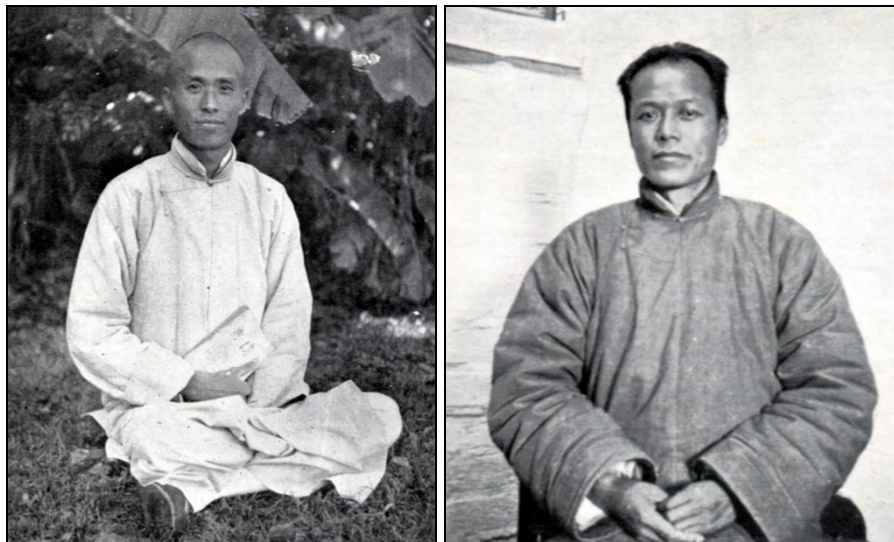
“使他奇妙的救恩临到各个阶层和不同类型的人。有一个年轻农民，他已经在这里参加聚会很长一段时间；市医院里有一个聪明、真挚的年轻护士，她非常爱主，想公开向主承认自己的罪。有一个城里的商人，当他接受洗礼考查时，他说：‘我研究过所有的宗教，发现它们都不令人满意，后来我听到了福音和读到了圣经。那些宗教就像一盏小灯，忽明忽暗，但现在我找到了太阳！’

最后，但绝非最不重要的，有一名 84 岁的老年妇女，她一生都试图通过吃素来赚得救恩。她听到福音并相信后，立即打破她吃素的誓言，吃起鱼来。一个星期天下午，她来参加洗礼考查。你可以看出她对这样的严格考查感到紧张，她哆哆嗦嗦地坐在椅子的边沿上。

最后，她实在受不了；她站起身来，走到我的桌子旁，双手趴在桌子上，低下头来，大声向主祷告说：‘主啊，我是一个无知的老太婆，什么都不懂。我不知道怎样回答他们要问的问题，但是，主耶稣，你为我而死，我知道你爱我；现在请你帮助我正确地回答问题。然后她被叫了进去，但很快又出来了。‘主帮助了我！’她微笑着说。”

随着 20 世纪 40 年代的逐渐展开，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共产党将很快征服整个中国，并建立一种新的政权形式。一些基督徒对此并不在意，他们认为，事情不会比国民党统治下的几十年混乱更糟糕。然而，一些教会领袖看到毛泽东的军队在这个国家的其它地方是如何做的，他们竭尽全力坚固自己所看顾的羊群，以应对预料中的猛烈攻击。

唯独靠耶稣才能得救的好消息继续在浙江省的各城各乡中传播。那时，几乎所有的传道人要么凭信心生活，要么依靠地方教会支持。很少有人依赖外国资金。自养的原则已经深深扎根于浙江省的教会中，在这方面上，浙江省教会可能是中国各省的教会中做得最好的，这极大地帮助了基督的身体在即将临到的迫害风暴中存活下来。在其他省份，外国资金一撤走，许多信徒就离开了教会，而浙江省的教会继续以同样的方式运作，因为几十年来，他们一直都是以这种方式运作的。



20 世纪 40 年代浙江省的两名忠心传道人

在衢州市，一个姓易的教会成员开有一间旅店，他抓住每一个机会为基督作见证。许多客人归信了基督，还有数百个在他那里第一次听到福音的人，迫不及待地吧福音资料带回自己的家乡。

一天，一名道教的道士到旅店住宿。易弟兄向他传了福音，道士吐露，虽然他做了多年的道士，但他并不真正相信偶像。第二天早上，他向易弟兄要了一沓福音小册子，然后，

“他全身道士打扮，手里却拿着福音小册子，去繁忙的火车站分发小册子！车站里的人看到这一幕，都迷惑不解。道士告诉他们，他当道士很多年，知道偶像崇拜完全是一个骗局，是彻头彻尾的错误，但是小册子中所讲到的神和他的儿子，是又真又活的，唯独他能赦免人的罪和拯救人的灵魂。这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多年来，神的圣灵一直在静静地做工，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坚固他浙江省的儿女，基督徒社区在恩典有了巨大长进，规模上也获得大幅增长。后来有消息称，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浙江省的福音派基督徒估计有 20 万，这意味着在整个 20 世纪 40 年代，浙江省教会的成员可能翻了一番。

血泪之路

在共产党统治下的最初几年里，中国显得相对平静，因为政府还在仔细收集教会及他们认为有威胁的一切公民的信息。

1951 年底，大部分外国宣教士都被驱赶出了中国。到 1953 年，毛泽东已经做了充分的调查，迫害突然临到全国各地的基督徒。

在浙江省，迫害风暴最猛烈的地方是温州市。牧师最初被邀请接受政府的管控，然后被命令要顺服政府。那些拒绝服从的人都被贴上“国家公敌”的标签，忍受了多年的残酷折磨和苦难。

“无宗教区”温州市

温州市引起了共产党的特别注意，他们对温州感到愤怒，不仅是因为那里的信徒人数较多，而且该市许多商界领袖都是基督的虔诚门徒。

当局决定展示他们的力量，粉碎该市的基督教，他们把温州市列为“无宗教试验区”。目的是彻底清除该市及周边地区的宗教信仰，尤其是基督教。政府嘲弄基督徒，要求他们遵行“三交一退”政策。他们被迫交出教堂建筑，交出圣经，交出所有宗教材料。此外，他们还被要求退出教会生活。

到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温州市已经有 49 位牧师被逮捕，并被送到黑龙江省的劳改营服刑。大多数牧师都被判了 20 年或 20 年以上的有期徒刑。他们被强迫在煤矿里做苦工，每周工作七天，每天工作 16 个小时。

49 位牧师中只有一人完成劳动改造并活着回到浙江省。其他 48 人要么死于酷刑，要么死于过度劳累。

温州市的这些牧师被残酷地隔离起来，离家 1600 多公里远，无法见到任何亲人，也听不到神呼召他们牧养的会众的任何消息，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经历。可以肯定的是，主耶稣记录了他们每一次的痛苦呼喊，他们的饥饿和难忍孤独，他也擦去了他们的每一滴眼泪。

多年以后，一位殉道的温州牧师的儿子分享了他的家庭在这段黑暗时间中的挣扎：

“1949 年后，随着共产党将他们的政权强加给中国人民，苦难以一种微妙但真实的方式临到了基督徒。

首先，公安搜查我们的家，拿走了圣经和其它宗教书籍，同时也拿走了贵重物品。然后他们拘留了我的祖母，后来还把她双手反绑在身后游街，借此羞辱她。她年迈的丈夫是当地一间教会的领袖，他生病卧床在家。不久之后他就去世了。神使他免受了公开的羞辱和辱骂。

因为家庭关系，作为孙辈的我们被人辱骂、嘲笑，被当作低等人对待。我们不敢从正门进出学校，在课间也不敢和同学们一起玩耍，因为害怕好斗的同学。我们成了社会弃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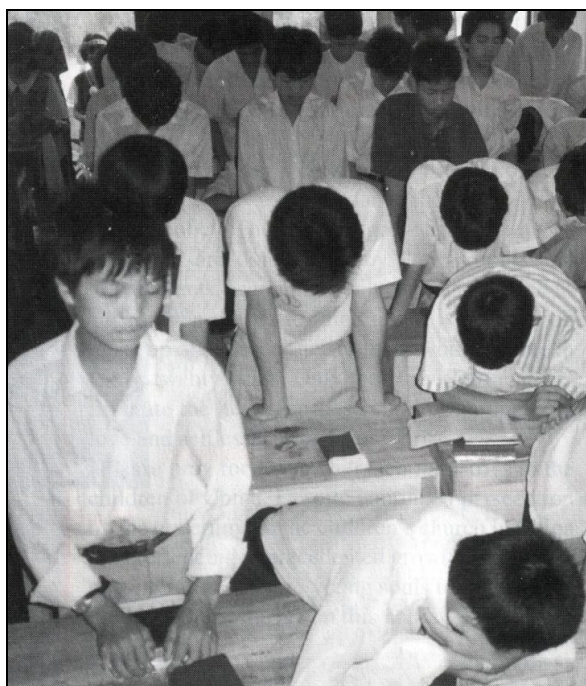
我哥哥因参与传福音被捕。他是一个真正属神的人，也是一个受人尊敬和非常博学的社会成员。他后来在狱中殉道，留下四个孩子，最小的仅几个月大，最大的是十岁。他们长大后都成为了成熟的基督徒。

随后受到打击的是我妹妹，这个有年幼孩子的母亲被逮捕，并受到公开虐待。她也被游街示众，让大批旁观者围观。她年幼的孩子看到母亲被剃光了头，脖子上挂着一个十字架游街，感到既痛苦又羞愧。

孩子们常常躲避其他孩子，免得受人蔑视。当他们带食物去探望监狱里的母亲时，也是偷偷地去，避免被人看见。毫不奇怪，孩子们变得非常内向。”

温州市这个基督徒家庭所遭受的残忍对待，在全省各地被重复上演了无数次。政府迫害信徒的目的，是要永久消灭基督教，但即使全省范围内有数以百计的教会领袖和关键基督徒被关进监狱，许多信徒依然毫不动摇，拒绝妥协他们的信仰。那些没有被立即枪决的人，被判处了多年徒刑，远离家乡，再也没有回到家来。

不过，由于在公安局工作的秘密基督徒冒着生命危险提前通风报信，一些牧师得以躲过攻击。许多基督徒家庭抛弃家园逃跑，有些人背乡别井，迁到了中国的偏远地区。



20 世纪 50 年代，浙江省的教会没有领袖，但他们学会了单单信靠基督。

即使在最黑暗的时期，温州市和整个浙江省的基督身体仍然保持着团契。有组织的教会聚会不再可行，取而代之的是四到五个信徒的小组聚会，他们小心翼翼地在家里、谷仓或户外聚会，一起学习圣经和祷告。

这是主行的



忠心的基督徒继续在浙江省各地分享福音

毛泽东降下中国的铁幕以后，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几乎没有任何关于浙江省基督教的信息传出来。在残酷迫害前夕（即 1950 年）的一个调查表明，当时浙江省的福音派教会有 20 万名成员。

值得注意的是，浙江省的基督徒人数不仅比较稳定，甚至在 20 世纪 50 年代及随后的时期里，还出现了增长。虽然有成千上万的教会成员确实因为迫害而离弃了信仰，但似乎有新的归信者取代他们，许多人被身边虔诚基督徒的纯洁和无私吸引，从而相信了福音。

浙江省耶稣基督的门徒不再以世上的生命为宝贵，他们每日向自己死，为永恒而活。这被证明是一个不可征服的方程式，解释了后来浙江省的基督徒比例为何在中国所有省份中是最高的。

20 世纪 60 年代

铁幕落下



20 世纪 60 年代，浙江省的基督徒被迫在室外聚会。

20 世纪 60 年代，浙江省乃至全国的基督身体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整个 20 世纪 50 年代，迫害一直都比较严重，但是新的十年里，情况变得更加严峻，因为政府试图彻底摧毁基督教。

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里，浙江省的教会几乎完全沉静。很少有关于她的消息传出中国，关心他们的基督教世界只能偶尔听到一点小道消息。

1961 年有一条确实的消息从浙江省传出来，一名基督徒成功将一封信寄出了中国。这极大地鼓舞了那些曾为该省的基督身体劳苦和祷告的人。写信的人分享说：

“在短短的一封信里，我无法描述我所看到的一切。神仍然在许多忠心的基督徒生命中荣耀地做工。我们当赞美和感谢神，他仁慈地看顾和保护着我们。过去，教会被建立在沙土上，而现在，她正被建立在磐石上。神从不出错。我很感激能找到信心坚定的弟兄们。这在许多年轻人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疯狂的十年

残酷的文化大革命从 1966 年开始，一直持续到 1976 年毛泽东死亡和四人帮被推翻，它见证了中国有史以来对基督徒的最残酷迫害。

当新的反宗教条例于 1966 年开始实施时，基督徒别无选择，只能立即停止所有公开聚会。教堂被政府占有，并被改成体育馆、仓库和其它设施。信徒们分成不超过十人的小组，采取各种策略尽可能确保安全。

例如，如果信徒同意在某个人家里聚会，他们会制定出一个计划，大家每隔 15 分钟来一个，这样邻居就不会举报他们聚会了。聚会结束后，参加的人也是每隔一段时间离开一个。

家庭教会聚会的时候，不鼓励高声唱诗和讲道，许多在家接待聚会的基督徒会在墙壁挂上装鸡蛋的蛋托，尽可能地防止声音传到室外。门窗周围的裂缝都被堵上，如果有陌生人想参加聚会，信徒们总是保持警惕，因为他们知道那些人可能是卧底。

在农村地区，信徒们经常在通往聚会点的路上设立岗哨。如果有车辆或不速之客靠近，放哨的人就会发出信号，帮助参会者按照预定的路线迅速而安静地散开。有很多次，红卫兵赶到聚会的地方要抓捕基督徒，却发现空无一人，所有圣经、赞美诗集和其它宗教聚会的证据都被清理得干干净净。

这些年间，来自政府的压力时高时低，因此神的孩子学会了分辨什么时候最紧张，什么时候可以稍微放松一点。1966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政治环境非常紧张，甚至小型家庭聚会都暂停了。浙江省的教会报道说：

“教会于 1967 年恢复了小型聚会，但这促发了更激烈的反对和迫害。基督徒受到羞辱、折磨、威胁和接受大会‘批斗’。许多人死在监狱里，还有一些人被残忍地殴打致死或致残。然而，存活下来的人变成了大有能力的门徒培训者。尽管有时候他们只能在很多人参加的基督徒葬礼上才有机会公开为主作见证，传扬永活的救主和活泼的盼望，但即便如此，葬礼的组织者也经常遭到逮捕。”

一个来自基督徒家庭的年轻人在邻近城市的一所学校里找到了一份教书的工作。他是耶稣的信徒，经历过耶稣的大爱和恩典。但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私下里，老师都被严格禁止与他人分享宗教信仰，如果有老师违背规定，一经发现，将会立即失去工作并被起诉。

然而上班后，这名老师发现许多学生也是基督徒，他们来自浙江省各地的基督徒家庭，他们需要彼此团契和圣经教导，要不然，他们将无法在信仰上坚持下去。于是，他们小心翼翼地开展聚会，在他们的聚会上，神的大能和同在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他们的人数很快就增加了。整个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在被撕裂，但圣灵保守了这些年轻余民，培育了他们的信心。其中一名参会者后来写道：

“基督徒学生的一些同学死于红卫兵的帮派斗争。但在温州市，没有信主的年轻人参加红卫兵运动。他们待在家里跟家人一起，这保证了他们的安全。这个时候，不仅街上的陌生人之间发生冲突，丈夫和妻子、父亲和儿子及兄弟姐妹之间，也发生冲突。基督徒不仅在自己的家里，而且也从其他基督徒家庭得到关爱。”

从火中被抽出

尽管政府使尽了各种招数，还是无法熄灭人们对属灵真理的渴望。事实上，毛泽东所实施的灾难性政策，显然在很多人的心里造成了巨大的属灵饥渴，这最终为神的国带来了大丰收。

在可怕的压迫和恐惧中，圣灵自由地运行，将生命吹入乐于接受之人的心中。一个姓李的男子后来谈到了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走过的漫长而艰难的得救之路。李弟兄回忆说，红卫兵最疯狂的时候：

“许多人惨遭杀害。在街边或河里等地方，都可看到臭气熏天的尸体。因为无处可逃，我们只能在家等死

在一个漆黑宁静的夜晚，我被噩梦惊醒。梦里我看见我母亲跪在床前，低声说：‘上天啊，可怜我吧！’我母亲遭到了毒打，身上布满了伤痕，并且失去了知觉。然而，她既从不屈服，也不求饶。”

虽然这个年轻人还不认识主，但他非常关注这个梦，想明白上天可怜人是什么意思。1967 年，李弟兄的生活遭到了一系列可怕事件的打击，这最终使他认识了基督。他解释说：

“我居住的宿舍着了火。我的衣服和头发都被烧着了。我的身体被严重烧伤，后来又溃烂了。那些来救火的人几次从我身边走过都故意不理睬我。相反，他们设法‘挽救’毛泽东的著作和照片。我的生命甚至连一个可怜的小动物都不如。

我的母亲住在女生宿舍，与我的宿舍大约相距 300 米。她躺在床上，病得很严重，突然有一股强大的力量使她从床上站起来。她冲到外面，歇斯底里地喊了起来。她推开消防员和周围的人，一头扑进火里，把我救了出来。她后来说：‘有一股力量推动着我，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或是谁。’这是神的大能，通过我的母亲做工并显现出来。”

在医院住了几天后，医生警告李弟兄说，他的神经系统已经永久性受损，余生都将残疾。然而三个月后，当李弟兄独自一人躺在家里时，突然

“有一道金光从我们简陋的小屋闪过。那一刻，我有一种感觉，我也许能走动。我左右移动了一下，慢慢地，我可以借助双手坐起来。我挪到床边，用左脚触地。脚触地后，我立刻感觉到有一股暖流，像电流一样流过我的手脚。我在地板上站起来，向前走。我能够离开墙壁，慢慢挪动。母亲回到家，看见我正在走路，她惊讶不已，很长时间都说不出一句话来。她睁大眼睛盯着我说：‘上天是仁慈的！’”

几年后，李弟兄听人讲到圣经，就想找一本，但他在县图书馆里只能找到一本批判基督教的马克思主义旧书。然而，他后来遇到了其他基督徒，并靠耶稣基督的血获得了重生。

在这段黑暗时期，浙江省的另一位著名教会领袖是胡振庆，他在 1958 年被捕入狱。他在劳改营里服了 11 年刑，1969 年 7 月被释放出来，出狱后，他立即继续传福

音。1973 年他再次被捕，并被判处七年有期徒刑。当他于 1980 年最终得释放时，已 62 岁，他勇敢地继续开展他的事工，在浙江和安徽各地四处旅行，建立教会，直到 1995 年去世。他被众人铭记为神人。他对神至死忠心，对神国的热情从不消减。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有一个地方的十名男女基督徒聚在一起祷告时被公安抓获，并被送到临时法庭接受审判。结果他们被判犯了“反革命罪活动罪”，最后他们被逮捕、捆绑，并被押到广场上毒打，以警告其他社区人员。这十人被殴打时，他们用最高的声音传扬福音，恳求人们及时悔改并相信耶稣基督，逃避神的愤怒。

公安人员无法让他们安静下来，就勃然大怒，把他们打得鲜血四溅。那十个基督徒受到的对待如此残忍，以致围观者都静静地站在那里，惊恐地看着。有人描述了当时的戏剧性场景：

“甚至连算命先生都被圣灵感动，大哭起来。许多人听到神的道后，竟忘了吃饭、工作，甚至回家。

那些弟兄姊妹们不断地高声传道，直到精疲力竭，众人却不让他们离开。然而，当局来了，把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拖走，用绳子把他们捆起来，用电警棍击打他们，把他们打得不省人事。他们苏醒过来后，继续祷告、唱诗和向周围的人传道。

信徒们被捆绑和殴打的时候，许多人惊愕地看到他们竟面带微笑。他们的心灵和外貌是如此的活泼和亲切，许多人因看见他们的榜样，就相信了耶稣。在三天多的时间里，他们既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被棍棒打得满脸是血，双手因绳子捆绑变得乌黑——但他们仍然祷告、唱诗和赞美主。在这一带地方，福音的火焰四处蔓延开来！”



家庭教会的信徒在一个公园里举行祷告聚会

这世界不配有的人

20 世纪 60 年代，整个浙江省出现了许多神奇地干预，保守了那些坚定信靠他的基督徒的故事。一名年轻的女科学老师拒绝给学生教导达尔文进化论。学校领导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试图说服她改变主意，但她就是不听，坚持对他们说：“我们不是从猴子变来的。我们是照神的形像被造的人。”

他们意识到劝说无法改变她之后，就把公安叫来，强迫这名年轻女士说同样的话，结果这一次她的牙齿被打碎，嘴唇也被打破。她被贬职为学校的门卫，当局禁止她与其他信徒一起参加家庭教会的聚会。

在另一个城镇，一名受人尊敬的医生拒绝说“毛泽东比耶稣基督更伟大”。红卫兵把他打得失去意识，任他躺在医院地板上的血泊中。几天之后，当红卫兵回来再次问他时，他的回答仍然是一样的：“我的基督比毛泽东伟大。我的基督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他被赐给了超乎万名之上的名，使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一切，因着耶稣的名，都要屈膝。”

这名老医生被打了好几天，但他仍然拒绝离弃他的主和救主。最后，那些共产主义者受够了他的傲慢，决定一劳永逸地结束这种局面。他们剥光了这名基督门徒的衣服，让他站在一张只有 15 厘米宽的窄板凳上。他们嘲笑他，要他一直在长凳上保持平衡，并且威胁他，如果他摔下来，就杀了他。

这名医生默默地复述着圣经中三个被扔进烈火窑中的年轻犹太人的故事，最后他提高嗓门对折磨他的人说：

“他们没有被火烧死，因为主与他们同在，现在他也与我同在。”

几个小时过去了，他身上没有一块肌肉颤动。五个小时，十个小时——众人开始注意到这一点。“这个老人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他们问。他的样子不仅见证了基督，也使那些看着他赤身裸体地站在凳子上人感到难堪和有罪恶感。

最后，负责折磨他的干部再也受不了。这个人一丝不挂，一声不吭，从晚上 7 点一直到第二天上午 10 点，一直站在一条很窄的长板凳上。这名医生经历了 15 个小时他所说的‘平安和相交’后，红卫兵把他推倒在地，狠狠地对他说：“后会有期”，然后就走了。一个星期后，他们再次回来，将这名医生从病人身边拖走，把他吊起来。

红卫兵们互相打了起来。他们感到害怕。有些人想在他死前把他放下来。一番扭打后，有个人割断了绳子。他倒在地板上，宣讲了他的最后一个信息：“我被吊在上面的时候，心里为你们感到难过。”说完他就去世了，就像他的前辈司提反那样。

浙江省有一个姓陈的基督徒既是会计，又是非常有恩赐的传道人。甚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仍然向同事分享自己的信仰，试图引导他们归信基督。陈弟兄甚至与一个臭名昭著的红卫兵领导分享福音，那个人深为自己的邪恶和不人道行为担忧。

陈弟兄邀请他到一个家庭教会参加聚会，使他可以听到福音，认识其他的基督徒。可以理解，许多信徒对此都比较犹豫，但陈弟兄最终说服他们要信靠神，就像巴拿巴鼓励早期的基督徒接受保罗进入他们中间一样。起初，这个人带着一把手枪去参加聚会，但在他接受主之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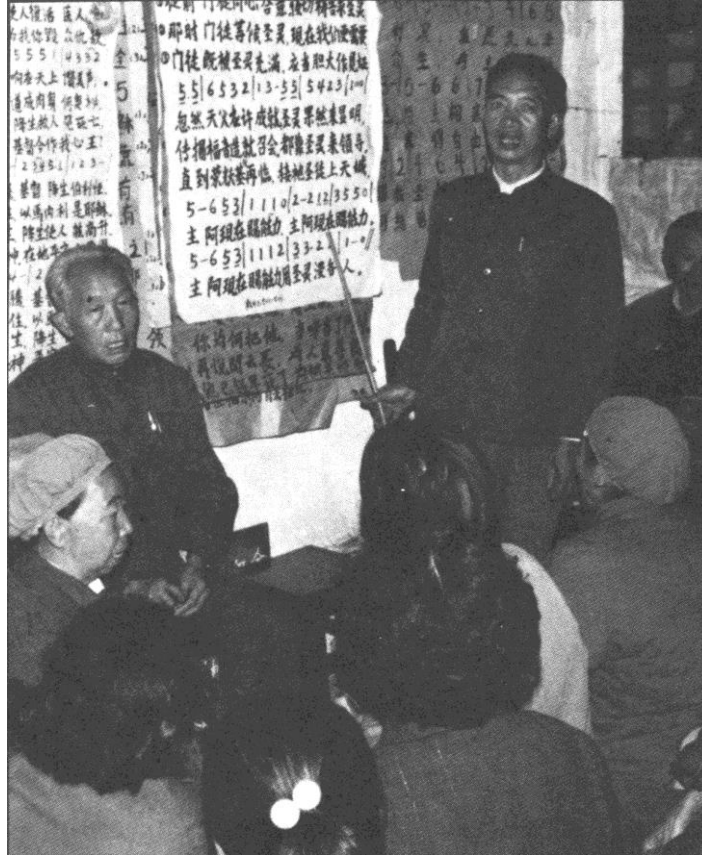
“他的生命完全改变了。他上交了枪，退出红卫兵组织。毫不奇怪，这一举动激怒了他的上司，他们组织了一次公开大会来‘批斗’他和陈弟兄。红卫兵要求，他们要么公开放弃自己的信仰，要么被贬为环卫工人。环卫工的工作既肮脏，又令人作呕，需要半夜起来挨家挨户收集粪便，并把收集起来的沉重粪便送到指定地点。”

他们两人都接受了贬职处分，刚从事新职业的时候，他们常常遭人嘲笑。陈弟兄的家人非常担心他的身体状况，因为他从来没有做过繁重的体力工作，最近还做过大手术。这两人就把自己交托给主，每天回到家里，他们享受丰富的团契相交，彼此坚定信心。陈弟兄做了 12 年的环卫工，直到退休，期间他从未生过病。

虽然许多海外观察家认为中国的基督教正如马克思理论所说的那样，已经消亡，但真相逐渐浮现，耶稣基督活得好好的，他活在浙江省众多追随者的心里。

20 世纪 70 年代

金矿



20 世纪 70 年代一个家庭教会的查经班

文化大革命期间，基督徒遭受迫害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圣经被销毁掉。浙江省很快就陷入了神话语的饥荒中。

有几个海外华人基督徒到浙江省拜访他们的亲戚，这让我们得以一窥当时教会的状况。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大多数报道都是关于大规模逮捕、殉道和教会领袖被长期监禁的，所以，关于教会日常生活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了全世界的基督徒，多年来，他们一直热切地为浙江省的神家祷告。一个访问者分享说：

“祷告的时候，我们都低头坐着。他们的祷告夹杂着赞美和感恩，主要是为罪、自己、家人、他人及日常生活祷告。

每一句话都发自他们的内心，他们的祈求是基于他们确切知道神会垂听他们的祷告。他们祷告的方式显明了他们对神无与伦比的信心。他们知道必须在生活中相信神，若相信自己，注定要失败。”

赢得很多人归信基督的超自然能力

20 世纪 50 年代初，在外国宣教士还没有被驱逐出境之前，浙江省的教会靠着扎实的圣经教导和热情传福音，获得了巨大增长。那个时候，很少有宣教士或中国教会领袖像新约中的第一批基督徒那样教导，或是显出圣灵的大能。许多基督徒相信恩赐终止论的错误教义，即在最后一位使徒去世后，属灵恩赐和神迹时代就结束了。一个多世纪以来，除了偶尔的例外，浙江省的福音派教会基本上都赞同这种信念。

然而，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浙江省的基督徒被剥夺了所有的外部支持，隔绝了外国的影响。取而代之，纯朴的信徒被迫跪在神的面前呼求。神回应他们的祷告，以圣灵和火给他们施洗，超自然的神迹重新出现，成为了一个真实和有改变能力的现实，满足了那些绝望之人的需要，他们的生活已经被几十年的压迫统治摧毁。

1976 年，一名信徒描述了一个共产主义生产队集体归信基督的情况，尽管当时的政治环境十分紧张。她分享了下面有深刻洞见的见证：

“在那个特别的生产队里，有两三个家庭为主大发热心。他们愿意全身心地为整个生产队的人的救恩祷告。他们帮助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那个村子里的非基督徒都很受感动。他们觉得做一个基督徒很好，所以他们也相信了主。

凡是基督徒活跃的地方，魔鬼也异常活跃。那个村子里一度有许多人被鬼附身。还有不少人患有精神病。所有基督徒都为他们祷告，他们得了医治，鬼被赶了出去。基督徒的祷告确实大有能力。

他们为被鬼附身的人祷告，鬼就离开了。然而，如果有人不彻底承认自己的罪，鬼又会回到他身上，导致他再次被鬼附身。但如果全家都诚心诚意地祷告，被鬼附的人也彻底认罪，鬼就会离开，再也不会回来。

邻村一个党支部的母亲是名基督徒。她曾经病得很重，到处求医都无济于事。最后，她让朋友请基督徒到她家里为她祷告。信徒坚持为她祷告了两个月，最后她痊愈了。她成了一名虔诚的信徒，基督徒们开始在那个干部的家里聚会！”

神的忿怒促使许多人悔改

20 世纪 70 年代，浙江省的许多地方都出现了神的愤怒降临在迫害教会之人身上的特殊事件，令非信徒清楚地认识到，这是永生神惩罚行恶的人。

在一个村子里，一名女干部常常阻止一群贫穷的基督徒聚会，她似乎对基督的身体怀有个人仇恨。有一天，村里的兄弟姊妹实在忍受不了这种被骚扰和被剥夺团契的

状况，他们祈求神扭转局面，不让那个女人再来干扰他们。天父垂听了他们的祷告，不久之后，

“那个女干部的两腿都瘫痪了，走不了路，所以再也无法来干扰他们。”

那个地方的派出所所长家里的一头猪突然无缘无故地死了。一周之内又有一头死去。这个所长常常迫害基督徒，但没有人敢说他，因为他是个非常残忍的人。但是神使用他妻子的口责备了他。他的妻子对他说：‘看看你都做了些什么。人家敬拜神与你有什么瓜葛？你不务正业，总是多管闲事。看看这个。两头猪死了。都是你弄的！’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干扰信徒。”

在神的灵洁净他的教会和预备教会迎接大收割的关键岁月里，浙江省的其它地方也出现了神的忿怒临到迫害教会之人的类似情况。一名经常诅咒神的干部突然口腔溃烂而死。在另一起奇异事件中，一名公安人员的舌头从嘴里一直垂到胸前，导致他既不能吃东西，也不能说话。他跑遍了杭州市的各大医院求医，但医生告诉他：“这个病无法医治。我们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情况。”

后来有人对他说：“你一直诅咒神。你最好请周阿姨来为你祷告。如果她不为你祷告，你恐怕会死去。”这个人没有谦虚到亲自去拜访周阿姨，而是让他的妻子去，并请周阿姨为他祷告。

周阿姨与那个公安员的妻子进行了一番寒暄后，就问她：“你丈夫愿意为他亵渎神的罪和其它的罪悔改吗？他如果愿意悔改，就告诉他，必须亲自来见我，表明他的诚意。”

这个公安人员的特殊状况恶化了，直到他最终放下骄傲，到女基督徒周阿姨的家中拜访。周阿姨向他传福音，问他是否愿意悔改自己的罪，相信耶稣基督。他点了点头，于是周阿姨为他祷告。祷告的时候，

“他的舌头缩回了嘴里。这个事件被广泛传扬。那个地方无需传福音，众人都聚集过来，要听主的道。主亲自施行拯救。他们匆匆赶来，非常饥渴。他们想要了解神拯救的恩典，学习主耶稣的道路。这一切都是神自己的工作。”

医生耶稣



一个乡村家庭教会的聚会

政府越试图摧毁浙江省的教会，教会反而越发增长，20 世纪 80 年代发生了很多神迹，彰显了耶稣基督无与伦比的大能和恩典。

在浙江省的一个村子里，一名妇女患脑肿瘤已经九年。她四处求医，花尽了钱财，但是病情没有任何好转，她只好听天由命。一天，当这名妇女躺在床上时，

“她看见三个身穿白袍的人进入她的家。他们走进她的房间，其中一人问她说：‘你想得痊愈吗？’

那名男子靠近她，轻轻抚摸她头上的肿瘤。她感到有液体从头部流出来，肿块被移除了。然后，那人的手指似乎迅速地移动了几下，把创口合上。这个农村妇女立刻感到舒缓。她问：‘医生，你叫什么名字？’那人回答说：‘我叫耶稣，你可以在附近的镇上找到我。’然后他们就消失了。”

那天晚上，她的孩子从田里收工回家后，她告诉他们有一位医生来看她，免费治好了她。他们不太在意，以为她在说胡话。

这个妇女一天比一天健壮，肿瘤也消失了。过了一段时间，她觉得自己已经足够强壮，便起身去邻近的城镇，要感谢医生耶稣治愈了她。那天，镇上一位基督徒老奶奶正在照顾孙子。小孙子精力充沛，安静不下来，所以她决定带他出去走走，让他消耗点体力。他们走出大门的时候，那个得医治的女人刚好走过来，问她在哪里可以找到一位名叫耶稣的医生。

老奶奶把她带到当地的教会，在那里，她又讲了一遍自己的故事。信徒们并不惊讶，因为在那些日子，神迹医治司空见惯。他们告诉她耶稣是谁，并向她传福音。她忏悔自己的罪，回家的时候，她已经是一名新信徒。不久之后，她全家都来相信基督。她的见证很快传遍了她所在的村子，许多人都想相信耶稣。

在浙江省的另一个地方，一个女人得了不治之症，濒临死亡。一名医生宣布她即将死亡，并让家人将她移到另一个房间。这个女人用尽最后一点力气，从床上坐起来，大声喊叫：“耶稣，救救我！”几个小时后，她完全康复了。医生很震惊，这个奇迹的消息很快传遍整个地区，结果许多人相信了福音真理。

在另一个村子里，一名老人躺在床上，他的腿部严重感染多年。脓血不断地从创口渗出，甚至他的孩子也希望他早日死去，好脱离痛苦。他晚上几乎无法入睡，不停地搔他的疮，以缓解不适。

上面所说的那个女人被耶稣治好的消息村里传到了村里，这个久病的老人听说后，立即让他的侄子带他去那个姊妹家里。这个绝望的年轻人含着眼泪说：

“‘阿姨，我听说你濒临死亡的时候，有一个名叫耶稣的医生救了你的命。这个医生现在在哪里？请叫他来医治这个可怜的人吧！’

那个姊妹笑着说：‘耶稣不是一个带着药箱的医生，关于他的事，我真的无法告诉你很多。我只知道当我呼求他名的时候，我就得痊愈了！’接着她呼求说：‘耶稣，我请求你可怜可怜这位老人！’

呼求神的儿子几次之后，老人腿上的疮就不再流脓，两天之内，他就好了！”

这些非凡医治的消息像野火一样传遍了浙江省的各个农村社区，但那个时候很少有人明白福音。许多人只是认为耶稣的名具有超自然的能力，是一个医治疾病的神奇药方。

一天，一个信徒四岁的儿子在河里游泳时淹死了，人们找到他的尸体后，把他放在房子中央的地板上。全家人都围着他的尸体跪下，热切地祷告说：“耶稣，求你救救这个孩子！我们听说你治好了很多病人，我们深信你能使这个死去的孩子起死回生。”他的家人持续地呼求主，

“突然，一个住在附近的女巫尖声叫道：‘你们的耶稣来了！快来看！’满屋子的信徒立刻睁开眼睛，看见孩子坐起来了，但他们没有看见耶稣。女巫对他们说：

‘当你们大声呼求‘耶稣’的时候，有一个人出现，他的身子闪耀着光芒，脸上充满了爱。他把手按在孩子的头上，孩子就活过来了。你们的耶稣真的很神奇。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从今天起，我要放弃我以前的信仰，相信你们的耶稣。’

然后，她让几个兄弟姊妹一起去销毁她的偶像、香坛和所有用于迷信崇拜的物品。”

祷告引发地震

1973 年，基督徒在骊山村举行的一场洗礼聚会被公安局干扰后，发生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许多新信徒聚集在一起，渴望遵从耶稣的命令接受洗礼，公开表明他们的信心。由于集会规模比较大，参会者被告知要先在村子周围的几个地方聚集，然后在午夜去河边参加洗礼聚会。

当地政府得知这一计划后，雇佣了 90 个暴徒藏在附近。那些暴徒收集了很多单轮手推车，车上装满粪便，打算在洗礼的时候用这些粪便倒在河中，愚弄基督徒。他们还准备了一堆石块，计划在新归信者从水里出来的时候，用石块打他们。

骊山村的信徒觉察到有人正在做对他们有害的事情，于是他们立即跪下来，抬头望天呼求说：“主阿，天上地上一切的权柄，不是已经赐给你了吗？求你使那些所多玛恶人的眼睛变瞎。主啊，我们求你今天就用你那无限的大能行一个神迹，拯救我们。”

弟兄姊妹们祷告的时候，圣灵临到他们。他们感到不应该等到午夜才开始聚会，所以他们立刻开始唱诗赞美神。那时，有四五百名信徒聚集，他们的唱诗充满了力量和激情，连在邻近的村子都能听到他们的歌声。

那天晚上，主的荣光降临在骊山村的信徒身上。他们感到好像进入了全能神的荣耀同在中，他们齐声歌唱：“务要忠心，务要忠心，四处传扬主的福音；对主所托付的道，务要忠心；要忠于你荣耀的王。”当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唱这首争战之歌时，他们几乎是浮在神的同在里。突然，

“那个地方开始摇晃，天花板上的灰尘纷纷落下。接着，村子里的房子开始嘎嘎作响，连山丘也开始隆隆作响，摇晃起来。

他们感到地震的时候，几个姊妹正在家里洗碗。门窗震动，瓦片嘎嘎作响。他们的心也在颤抖！敬拜又持续了两个小时。后来有人请一位弟兄起来讲话，但他婉拒了，他说：‘我信主 50 多年了，从未见过这样的聚会。我怎么能站起来发言呢？’他把众人带到河边的一个深水池，有 78 名弟兄姊妹在那里接受了洗礼。

当局雇来破坏洗礼聚会的那 90 个暴徒听到震天动地的歌声响彻整个村子，连他们脚下的地面也震动起来，就惊恐地四散逃跑了！”

丰硕的增长

毛泽东于 1976 年逝世后，中国再次陷入了不确定的时期，但残酷迫害基督教的情况有所缓解，经过漫长的严冬后，浙江省各地的信徒看到了第一缕阳光。

1978 年似乎是浙江省教会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信徒越来越确信他们的聚会一般不会被遭到袭击了。一名研究者这样描述浙江省的教会：

“1978 年，圣灵大能地做工，开始把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包括大量的年轻人，带到基督的面前。增长甚多，再次的迫害没有扑灭复兴之火；甚至孩子也忠于他们的主，全然不顾老师对他们的威胁。

1978 年以后，全省的家庭聚会又开始增多起来，很多聚会刚开始规模很小，但有些聚会规模变得越来越大，例如，在一个村子，有一个一千多名信徒的聚会。在一个有一万人口的山区，三分之一的人已经成为基督徒，分别在 15 间教会中聚会。

有一个团契在附近的山上为年轻的归信者举办退修会和培训班，在一条山间小溪里为一百多人施洗。被派去阻止洗礼的民兵以为他们看到军人包围了基督徒，所以就撤退了，他们相信军队已经控制了局势；但实际上并没有军人，洗礼聚会进行得非常顺利，没有受到任何干扰！

在一些农村地区，90%的人口是基督徒，这在中国教会的历史上完全是前所未有的比例。”

在那些特别的日子里，虽然在浙江省各地看到了很多显明神的恩典和权能的奇妙证据，但撒但不甘心失败，他在麦子中播种稗子，试图破坏收获。在一个县里，一个自称先知的人让众人聚集起来，等候主的再来。他之前曾要求众人交出金钱和其它财物。一名消息人士悲伤地指出：

“因为兄弟姐妹们没有圣经，也从来没有接受过圣经真理的教导，所以他们认为这个人是对的，并照他所说的去做。有些人卖掉房子，有些人卖掉家具和衣服，然后把钱交给这个骗子。他还告诉他们要做白袍，在主耶稣再来的日子穿上。最后，他吩咐他们一同上山，等候主的降临。

兄弟姐妹听从他的话，买了白布做袍子，在指定的日子，他们一起上山。他们从早上一直等到下午，什么事也没发生。那个骗子让他们祷告，于是每个人都跪下来祷告。

众人祷告的时候，那个人跑了。与此同时，公社干部看见这群人穿着白袍聚集在山上，感到很奇怪，怀疑他们在做什么坏事。他们包围了山顶，逮捕了兄弟姐妹。”

准备迎接新的黎明

20 世纪 70 年代末，浙江省的教会遇到了新的挑战。政府提高了三自教会的知名度，向所有未注册的家庭教会施压，要求他们加入政府认可的机构。那些选择登记的人得到承诺可以自由敬拜神，但那些继续无视这项条法令的人，可能要面临多年的严酷迫害。

许多教会领袖曾在监狱里呆过很多年，他们断然拒绝向一个公开宣称无神论的政府登记他们的教会。许多人认为登记类似于否认基督。

然而，浙江省的其他一些基督徒领袖看到潜在的积极变化和传扬福音的更大自由。双方的敬虔信徒都坚持自己的立场，但也有一群中间人士明智地建议牧师和长老不要草率做出决定，而是要祷告和等候主，直到圣灵清楚给他的教会指明方向。

中国其它地方的教会也面临同样的挑战，但浙江省的信徒——尤其是温州市的信徒——在 20 世纪 80 年代得出了一个独特的结论。他们蒙圣灵带领而得出的决定可能是一个催化剂，使得浙江省的基督徒快速增长，成为当今中国基督徒比例最高的省份。

20 世纪 80 年代

温州市“注册的家庭教会”



今天温州市数以百计“注册家庭教会”之一的教堂

假如你是第一次去沿海的温州市，你可能会对那里所展现出的基督教元素大感震惊。基督教在温州市非常公开，并占有主导地位，数以千计的教堂主导了城内和周边地区的风景线，其中有很多教堂能容纳一千多名信徒聚会。信徒喜欢说：“在温州市，每公里就有一间教会。”

许多海外来访者误以为温州代表了整个中国的现状，事实上，即使在浙江省的其它地方，也看不到如此多的教会。

20 世纪 70 年代晚期和 80 年代早期，三自教会扩大了影响，当局要求所有基督徒团契必须登记注册，否则面临后果。温州市的教会领袖热切地祈祷，寻求神的旨意，但牧师和他们的羊群之间似乎有难以调和的分歧。

这个时候，温州市已经成为基督教重地，赢得了“中国的耶路撒冷”的称号。许多忠心基督徒的孩子们已经在当地政府担任要职，他们不倾向于严格执行北京针对教会的严厉法令。

温州市的经济在中国也成了一股重要力量，它的综合经济产出比北京与上海的总和还大。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的新领导人迫切想要发展国家的基础设施，弥补毛泽东统治下的几十年停滞不前，他们需要讨好温州的商界领袖，而很多商界领袖都是敬虔的基督徒。

这种独特的环境导致温州市的教会领袖做出了独特的安排。在注册问题上，他们没有决定站在哪一方，而是选择既不关闭自己的团契，也不到政府登记注册。整个温州市出现了很多独立于三自教会的大型家庭教会，却公开传扬福音。他们后来被称为“注册的家庭教会”。可能除了中国西南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外，温州市的这种做法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

政府似乎确信随着老一代基督徒的去世，温州市的基督教就会逐渐消亡。这个国家的无神论领导人看不到宗教的价值，认为受过高等教育和在经济上获得成功的温州人会放弃自己的信仰。他们无法理解基督教并非是一套人定的规则或人类哲学，而是与永活的耶稣基督的个人关系。

20 世纪 60 年代曾傲慢地把温州市定为“无宗教区”的共产党强硬派，在神的智慧面前深感困惑。温州市的教会继续蓬勃发展，成为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记号，既显明了神国的得胜，又显露了试图摧毁神国之人的愚昧。

黄德棠与神立约

1981 年 4 月 15 日，宁波象山县一个名叫黄德棠的敬虔老人被安葬到了坟墓里。黄弟兄从来没有做过牧师，是个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农民，然而他活出了信心的生活。附近地区的人对黄弟兄非常尊敬，尽管没有公开宣布他的葬礼，但还是有 400 多人参加。

黄德棠 40 多岁才相信福音。信主几年后，他脚上长了毒疮，非常痛苦，无法工作。当地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跛脚黄”。

绝望之中，黄弟兄呼求耶稣医治他。不久之后，他做了一个非常逼真的梦，神在梦中对他说：“你要真正相信我，我就会医治你。你必须为我作见证。”

梦里，黄弟兄感谢耶稣帮助了他，并向耶稣承诺，如果他能再次走路，他就会四处传福音。黄弟兄说，主告诉他：“口头承诺是不够的。你必须写一份自愿成为我仆人的契约。”

黄弟兄只上过小学，不知道什么是契约，也不知道怎么写契约。他再次呼求神的怜悯和帮助，结果，他又做了一个梦，梦中主指示他如何写契约。最后，黄弟兄写了以下内容：

“我，黄德棠，通过签署这份契约，永远献上自己。

我因自己的无用，脚上长了毒疮。这些毒疮非常疼痛，我无能为力，只能请求我仁慈的救主，我的主耶稣，怜悯我这个大罪人。

现在我接受主的宝血作为救赎我出死入生的赎价，我知道，主必医治我的脚，将我的灵魂带到永恒的天国里，我将成为神荣耀的孩子。

因为我没有什麼可以报答神的恩典，所以我非常乐意将我的身体和灵魂奉献给他。奉献之后，我完全听凭主命。无论他差遣我往哪里去，即使是不认识的地方，我也会去。无论是东边是南边，是西边是北边，是爬山还是涉水，是冷还是热，是饥饿还是口渴，是我愿意的还是我不愿意的，我都要跟从主到底，决不气馁。无论是家人还是亲戚朋友，没有人能拦阻我，使我违背我的诺言。

本契约是双方的共同愿望，双方均无异议。我签字证明我的意愿。

黄德棠。”

与神签订了他独一无二的契约后不久，黄德棠脚上的毒疮就消失了，他又可以自由地行走。

多年来，黄弟兄所立的严肃契约中的每一条都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因为神按照黄德棠的话而行，差遣他到危险的地方，增强他的信心，结果成千上万的人听到了福音。从 20 世纪 50 到 70 年代，他在迫害最黑暗的日子里服事主，几次遭当局逮捕和折磨。

在黄弟兄的事奉过程中，神常常激励他去做一些看似不合理的事情，但考虑到契约，他听从圣灵的提示，坚守自己的誓言，即使那会给他个人带来了极大的苦难。有一次，他在讲道的时候，听到圣灵在他里面告诉他：“去爱坐在最后一排的那个人！”

那天晚上他彻夜不眠，天一亮他就去见牧师，问坐在教堂最后一排的那个人是谁。牧师把他带到一间简陋的小屋子里，他看到一个男人卧病在床，床上只有一张破烂的被子，房间里到处都是灰尘。那人四肢惨白，直到黄弟兄在光线下看到那个人时，才意识到那是个麻风病人。

黄弟兄问那个人相信耶稣多少年了，他摇了摇头，表示自己不是基督徒。黄弟兄问他为什么前一天晚上去教会，那人回答说：“他做了一个梦，梦中得到指示，要他去参加聚会，因为耶稣想要救他。”聚会那天，他几个月来第一次能从床上起来，一个邻居帮助他去了教会。

黄德棠自己也穷困潦倒，不知道怎样才能帮助这个人。主对他说：“脱下你的外套给他。”黄弟兄很害怕。他只有一件外套。冬天行走山路的时候，它可以保暖，外出旅行布道时，它可以当被子。“主啊，这是不行的。我非常需要它，”黄弟兄争辩说。圣灵对他说：

“如果你不给他，你所讲的就像鸣的锣、响的钹一样。如果你没有爱，那有什么用呢？如果你没有爱，你就不是在服事我。

黄弟兄不得不含泪服从，但当他把夹克送出去时，他感到如释重负。他多年没有外套，但并没有受冻。”

有时候，神对黄弟兄的要求，对其他基督徒而言实在太难了，他们不愿参与他的事工。有一次，主指示他向一个因患梅毒而濒临死亡的妓女分享福音，向她彰显神的爱。于是，黄弟兄跟她分享福音，并送给她食物和衣服。然而，当地教会的姊妹们并不想降卑帮助这样一个受嫌弃的人，但由于黄弟兄向她彰显神的爱，这个女人成为了耶稣的跟随者，她信主后不久就去世了。

黄弟兄继续为他的主和救主作见证，直到 1981 年归主，享年 96 岁。在他的家乡浙江省以外，很少有人听说过黄德棠，但在天上，众人都知道他是个遵守与神所立之约的人。

浙江省中部的迫害



20 世纪 80 年代，数以百计的信徒挤进武牛三自教会。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新的宗教政策在浙江全省得到实施。因此，许多新建筑被开放为敬拜场所，许多在 20 世纪 50 和 60 年代被没收的旧教堂，都归还给了教会。从教堂开放的那天起，里面挤满了心灵饥渴的人。有些人是忠心的信徒，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了严重迫害，他们很高兴能再次自由地敬拜神。其他参会者是好奇的当地人，他们想知道基督教是什么。

虽然温州市的许多教会都获允公开运作，无需注册为三自教会，但这种独特的做法并没有普及到浙江省的其它地方，在其它地方，政府严厉地迫害拒绝加入三自教会的家庭教会的信徒。

那个时候，义乌市大概有两万名基督徒，大部分都同意注册。邻近的东阳市也有差不多数量的信徒，但他们决定保持独立，这激怒了当地三自教会的领导。他们强制该市的一百多个非法家庭教会团契解散，参加三自教会。

1982 年 2 月 28 日，东阳市三自教会委员会的副主任金柄富煽动社区成员和民兵在星期日上午突然袭击一间正在聚会的家庭教会。

一开始，袭击者试图恐吓会众，但没有成功，之后他们向空气中撒粉笔灰，使信徒看不见东西。然后，他们用电棍折磨教会成员，有几名妇女遭电击后晕倒，躺在地板上昏迷不醒，袭击者将她们的衣服脱掉，让她们赤身露体躺在那里，羞辱她们。

最后，一些信徒遭到殴打，并被扔进教堂附近的粪坑。骚乱中，一个拒绝停止祷告的弟兄被捆绑起来，并被剥光衣服倒挂起来。他被打得遍体鳞伤，却仍然坚持祷告。几个月后，一名被殴打并扔进粪坑中的男子因伤势过重死亡。

东阳市有 31 名信徒被逮捕并被关进监狱里。可耻的攻击消息在当地社区传开后，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一起游行到公安局，要求释放那些信徒。政府人员最终屈服于公众压力，释放他们回家。公安局并没有对东阳市三自教会那些煽动攻击的领导采取任何行措施。

然而，东阳市的迫害并未结束，不久之后，家庭教会的领袖再次被逮捕和遭到折磨。与此同时，邻近的义乌市许多已经注册的基督徒听说东阳市的弟兄姊妹遭到袭击后，就停止到注册的教会中聚会。这激怒了义乌市三自教会的领导，他们也开始迫害该市的信徒。

虽然东阳市和义乌市的迫害发生在浙江省中部，但它对全省基督教会的影响是深远的。许多信徒坚信，加入三自教会的提议是魔鬼的计谋，旨在摧毁他们的教会。直到今天，东阳市和义乌市的绝大多数基督徒都继续在政府控制之外的未注册教会中聚会，萧山区的一份报告说：“当地的六万三千名基督徒中，95%属于本色化的小群教会，反对三自教会，尽管他们在其它方面上都表现出爱国公民的风范。”

土豆窃贼

瑞安市的一个基督徒农民在家门口堆放了许多土豆，然而，不断有人来偷他的土豆，一次偷几颗。这个弟兄决定蹲守一个晚上，看看小偷是谁。他把自己藏起来，等了一整夜。小偷终于来了，但小偷在拿土豆之前，先停下来，面朝天空大声祷告说：

“圣灵啊，请原谅我又来偷窃土豆。我来到这个基督徒家庭偷窃，是因为我知道，即使他们抓住我，也不会打我，但如果非基督徒抓住我，他们会狠狠地打我。上天啊，请原谅我。你知道，我不是为了自己而来拿这些土豆的，我需要它们给饥饿的家人和刚出生的婴儿充饥。请原谅我将要做的事。”

基督徒农民听到这个人的祷告后，心里非常难过。他意识到自己没有注意邻居的需要，不禁泪涌而出。

小偷偷完东西离开后，基督徒农民走进屋子叫醒妻子，给她讲述了刚发生的事。他妻子也深受触动，他们跪下来，为自己的自私忏悔。

这对基督徒夫妇决定去拜访那个小偷和他的家人，祝福他们。他们提了一篮子的土豆、糖、面粉、盐和其它物品作为礼物。然而，当他们敲门时，小偷却拒绝开门，因为他以为他们是来报复和殴打他的。

在外面等了一阵子后，基督徒夫妇大声对邻居说：“我们不是来惩罚你的，而是来请求你的宽恕。我们有一些礼物送给你。请你把门打开！”

这深深地打动了小偷和他的妻儿。第二天，他们告诉村里的许多人说：“我们偷了那个基督徒家的粮食，他们却来找我们，请求我们宽恕他们！”他们的见证对许多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个村庄爆发了复兴，有许多家的人将他们的生命交托给了耶稣。

决定性的十年

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接近尾声，当浙江省的信徒回头看时，他们惊讶地发现，那是该省基督教历史上决定性的十年。十年前，教会还在努力摆脱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但在整个 80 年代出现了巨大的增长。1984 年，一个与三自教会有关联的官方资料报告说，该省注册的教会成员有 70 万，分别在 1200 间教会中聚会。

两年之后，另一名基督教研究员估计，浙江省总共大概有 300 万福音派信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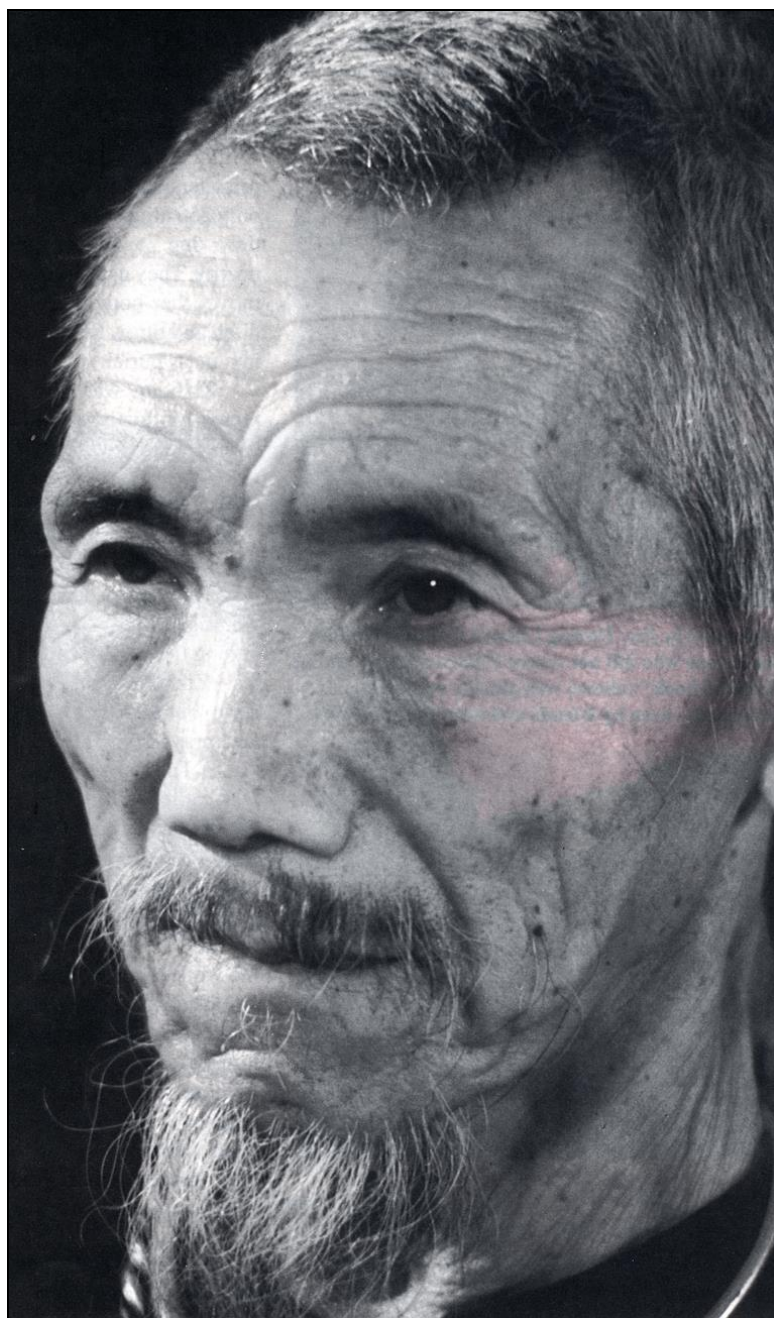
20 世纪 80 年代期间，浙江省的教会领袖也开始向其它省份差派传道人。在此之前，他们专注于浙江民众的需要，但当福音已经传播到该省的大部分地区后，他们抬起头来，注目远处的需要。

浙江省北部的基督徒得知与安徽省交界的一个镇上立起了一个巨大的偶像后，感到非常难过，于是差派很多传道人去到该镇，那些传道人大有能力的传道，说服了许多人离弃他们的罪和假神。很多前来观看偶像的香客将他们的香烛扔在地上，用脚踩踏。

对于浙江省出现的基督教热潮，共产党似乎既困惑又愤怒。这个国家的政府越镇压教会，教会反而变得越加强大，他们似乎完全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1988 年的一份官方报告指出，许多党员已经退党并成为基督徒。在平阳县，有 108 名党员相信耶稣。其中约有一半的人之所以相信，是因为他们或家人生病，或是遭遇其它灾难，但党内却没有人关心他们。

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很明显，经过 30 年的艰难和挣扎，浙江省的教会不仅存活了下来，而且出现了成千上万间兴旺的教会，充满了充满活力和喜乐的信徒！

苗子忠—黎巴嫩的香柏树



1989 年 10 月 17 日晚，一千多名泪流满面的基督徒聚集在文成县的一个小村子外，那个地方位于温州市西南，是一个山区。兄弟姐妹们恭敬地颂唱“等主再来再相会”这首诗歌，在歌声中，苗子忠的遗体被慢慢放进了坟墓里。这个倍受人尊敬的老人与他的主同在了，享年 73 岁。他在信徒中赢得了“黎巴嫩的香柏树”的美称。

20 世纪 50 年代，温州地区共有 49 名中国牧师被捕，并被送到寒冷的黑龙江省劳改营服刑。苗子忠是这些人中唯一幸存下来并活着回家的。

苗子忠生于 1916 年，年轻的时候并不认识福音。他经常辱骂主的仆人，变得越来越爱发脾气，无缘无故就猛烈地攻击别人。

一切从 1948 年开始发生了改变，那一年他得了一种绝症。他去温州市最大的医院看病，医生说他的病无法治愈，劝他回家准备后事。关于苗子忠就要死亡的消息传开后，一个亲戚去看望他，恳求他相信耶稣基督。结果他接受了福音，忏悔自己的罪。

从苗子忠接受神所提供的救恩的那一刻起，他的身体状况开始好转，不久之后，就完全康复了。他非常感谢主拯救他的性命，决定余生都服事主，并立即前往另一个县传福音。

在随后的六年里，苗子忠持续向浙江省属灵饥渴的人传扬福音，直到当局于 1954 年冬天抓到他。民兵把他拖到“批斗大会”上批斗他，教训他，说基督教是邪恶的，并命令他签署一份宣告放弃信仰的声明。苗子忠镇定自若地看着迫害他之人的眼睛，说：

“‘耶稣是我生命的救主。如果我不认他，我就是忘恩负义，这样的话，我会下地狱。我不能这么做。’ 干部们听见这话，恨得咬牙切齿，他们狠狠地殴打他。但他虔诚地祷告，祈求主的帮助。那些恶人用尽了各种方法，最后还是无法使他屈服。”

尽管那天苗子忠获准回家，但他被定为“反革命分子”，政府迟早会要他闭嘴。几个月后，他被诬告犯有“勾结海外反革命组织罪”，被判处五年徒刑，并被送到黑龙江省与俄罗斯交界的劳改营接受劳动改造。

苗子忠在荒凉的环境中苦苦挣扎，在监狱中没完没了地干活。他对这个世界失去了盼望，他想，如果他注定要死在那个地方，那么他应该死于向狱友分享福音。当监狱当局发现他仍在传播自己的信仰时，他们勃然大怒，给他加了十年的刑期。

人生的最低谷

在苗子忠服刑的第一年里，最难熬的是黑龙江省的寒冷冬天。一天，一群有七十多人的老年基督徒囚犯被迫步行到另一个地方劳动。为了到达目的地，他们不得不跨过一条结冰的河。他们走到河中间时，冰裂开了，大伙一下子掉进了刺骨的河里。尽管大多数人都爬上了岸，但由于衣服湿透，很快，除了一人以外，其余的人都因为失温而死。

有一次，残忍的监狱长折磨苗子忠，把烤炉的沉重铁栅拆下来，挂在苗子忠的脖子上，强迫他在监狱的院子里绕行，那个炉栅重达二十多公斤。那天，他们把苗子忠戏弄完之后，给他戴上锁链，将他单独囚禁了几个月。

尽管遭到残忍的殴打，经历孤独和被剥夺各种权利，但苗子忠最艰难的时刻发生在他服刑的第二年里。他在浙江老家的妻子自他们结婚后，一直都是他最好的朋友，忠诚的伴侣，但是有一天，狱警给了他一封来自他妻子的信，她提出与他离婚。她听

说苗弟兄的刑期已经延长到 15 年，因此，她感到没有什么希望能看到他活着回家。她觉得最好的办法是离婚，使她能以单身女性的身份重新开始生活。

苗子忠读完妻子的来信后，感到非常震惊，慢慢理解她的意思后，他气得昏了过去。他陷入了人生的最低谷，不禁深深思考自己的悲惨境况。因为传福音，他发现自己如今被关在一个残酷的监狱里，整天被狱警用皮鞭抽打，无休止地在大会上被“批斗”。

在家乡，他既没有父母，也没有兄弟姐妹，他唯一的盼望是妻子的代祷和她通过信件捎给他的安慰话语，但今天她无情地断绝了他们的关系。他失去了世上唯一亲近的人。

苗子忠不顾寒冷，打开牢门跑进一片树林里，跪在白皑皑的雪地上，在主面前放声大哭。他无法抑制自己的悲伤，眼泪像喷泉一样涌出。突然他听到一个非常清晰、亲切而温柔的微小声音从天上说：“你必须忍耐，这样你才能成就神的旨意，得到神所应许的。”苗弟兄用诗歌向主倾诉了他的心声：

“家人抛弃我，
朋友嘲笑我，
主啊，我心爱你。
我耐心而谦恭地接受你的责备，
主啊，我心爱你。
主啊，我心爱你。
任凭海枯石烂，
主啊，我心爱你。”

苗子忠在神面前倒空自己，从圣灵得到了安慰和力量，他意识到，唯独基督永远不会离开他和抛弃他。他回到牢房，给妻子回信，告诉她，如果她希望离婚，就可以离。

遇见天使

拥挤的监狱是来自全国各地 1300 个男人的家，其中包括许多教会领袖。恶劣的环境为疾病提供了温床。在一个特别寒冷的冬天，气温骤降至零下 45 度，一场瘟疫席卷整个劳改营。几小时之内，有数百人发高烧。他们眼睛凸起，许多人抽搐而死。他们的尸体被从牢房里拖出来，扔进一个巨大的坑中，几天之内，1300 个囚犯就死了 1050 人。

苗子忠也感染了这种可怕的瘟疫，他被带去看医生，医生摇摇头，说：“又一个。”他被关进一个存放尸体的房间，里面堆满了等着拉出去埋葬的尸体。当他躺在一堆尸体中间的时候，他祷告说：“主阿，求你救我，不要让我死在这个你的名会被人羞辱的地方。求你医治我，让我平安回家。我将终身服事你，作传道的工。”

突然，一个穿着荣耀白袍的天使出现了，温柔地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苗子忠用他自己的话描述了当他在生死之间徘徊时，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

“天使伸出右手来，拉着我的左手，领我出了房子。我被带进一间洁白得无法形容的漂亮房间里。天使让我坐在椅子上，然后他从自己的脖子上取下听诊器。他拿一根白色管子放进我嘴里，然后往管子里吹气，我有一种凉爽的感觉，感觉很舒服。”

当我苏醒过来时，我的病已经好了。我跪在尸体中间，高声赞美主。我再次将生命全然献给耶稣。我回到医生那里要吃的。当医生看见我走进去时，大吃一惊，出了一身冷汗，踉踉跄跄往后退，大声说：‘你是不是鬼？’

我笑着说：‘不要怕，我是苗子忠。我的神医治了我，救我脱离了死亡。神差遣我向你传救恩的道。因此你必须相信耶稣。’听到这话，医生立刻跪下来，说：‘你的神是真实的。耶稣是活的。现在我相信，求耶稣接纳我。’”

再次陷入麻烦

多年过去了，最后，苗子忠发现自己是黑龙江省劳改营中呆得时间最长的囚犯。成千上万的人来了，又走了，或是死了，甚至有些年轻囚犯到劳改营里没几个星期就死了。然而经历这一切时，苗子忠一直坚忍着，他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始终没有动摇。他能活下来的一个秘密，是他经常在深夜溜出牢房，当其他精疲力竭的囚犯都在睡觉时，他会去到劳改营中的一片小树林里，跪下来向神祈祷，圣灵总是在这个地方与他相遇，赐他力量，鼓励他坚忍下去。

1969 年，苗子忠服完了 15 年的刑期，监狱当局把他送上火车，让他坐车回浙江省老家。他当时没有意识到，他获释之时，正是文化大革命闹得最严重的时候，红卫兵四处为害，各地的基督徒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当地官员一发现苗子忠已经回家，立即传讯和审问他。当他被问到过去 15 年是否已经使他改变了宗教信仰时，苗子忠勇敢地回答说：“这 15 年劳动改造没有改变我的信仰，相反，我与耶稣的关系变得更加牢固了，现在我的信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

这位神人平静而明确的回答再次激怒了迫害他的人。他们勃然大怒，把他推倒在地，对他拳打脚踢，还用警棍殴打他。

第二年，当地政府勒令苗子忠跟数十个罪犯和歹徒一起参加再教育学习班。这名传道人继续把耶稣放在第一位，每次他举起饭碗感谢神时，其他人就会从他手中夺过饭碗，狠狠地殴打他的头。

在一个炎热夏日的下午，红卫兵过来，将苗子忠的双手紧紧地绑在背后。然后把他押到一个木板搭建的平台上，政府官员控告他涉嫌对国家犯下了“可怕的罪行”。他们命令苗子忠公开弃绝耶稣，最后他们大声咆哮说：“今天，如果你继续相信耶稣，我们就打死你！”

至此，苗子忠已经与神同行多年，他不打算放弃他一直所坚持的一切。对他来说，性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信心和圣灵的同在。他从平台上俯视聚集在四周的群众，大声发表演讲，这个演讲成为了浙江省基督教历史的关键事件。他大胆地高声说：

“乡亲们，我因为相信耶稣，曾在黑龙江省的劳改营服刑 15 年，我被‘批斗’和殴打过多次，但我的信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所相信的主耶稣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是神的儿子，天地的创造者。他为我们而降生，又因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你们都当悔改，离弃你们的偶像，停止暴力，相信耶稣，就可以得永生。”

苗子忠一说完这些话，一群暴徒就冲到平台上，对他的头部及其它部位拳打脚踢。他慢慢地倒在地上，在一片喧闹声中，仍然可以听到他的声音说：“主啊，请赦免他们。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

苗子忠严重受伤，全身伤痕累累，肋骨及其它很多骨头都被打断了，头发一簇一簇被连着头皮扯掉。然而，他慢慢恢复了健康，几个月后，他又回来向那些愿意听的人宣讲福音。

那年晚些时候，苗子忠再次在批斗大会上被公开羞辱。在场的基督徒见证说，他的脸上散发出荣光，就像一个天使。他甚至嘲笑迫害他的人，因为他们要求苗说出他顽固抵抗的秘密，苗子忠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不拿一把刀来，把我的心挖出来看看呢？这样，你们就会知道里面是什么了。”

无数的迫害仍在继续，其中有一个事件是，苗子忠由于拒绝否认耶稣，被人用小榔头砸头。经过几次打击，他的头肿胀得像葫芦一样，但是他对耶稣的忠诚和爱丝毫不减。

最后一圈

多年来，苗子忠忍受了种种虐待，人们都认为他活不了多久，但耶稣的灵帮助他走完他当跑的路程，完成托付给他的工作。浙江省当局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个人。他们用极端的暴力对待他，但他仍然相信神，也鼓励其他人相信。

当地官员不是亲自迫害苗子忠，而是雇佣一群暴徒替他们做这种卑鄙的事。他们把神人拉到街上，用刀虐待他，用脚踢他。当他们经过一个满是人粪的粪坑时，他们把他的帽子扔进粪坑，然后用一根竹竿把帽子挑回来，重新戴在他的头上。

在众人的阵阵狂笑声中，粪便顺着他的脸流下来，湿透了他的衬衫。据目击者说：“有一个暴徒拾起一团狗屎塞进苗子忠的嘴里。他闭紧嘴巴，但那些人用臭狗屎抹在他的嘴唇上。他张开嘴想把狗屎吐出来，但吐出来的却是满口的鲜血。”

苗子忠六十多岁后，许多基督徒都想知道他得胜信心的秘密。一名拜访者分享了他对苗子忠日常生活的观察：

“他每天都起得很早，为国家、人民和教会祈祷。晨祷完之后，他就戴上老花镜，在一盏小煤油灯下读圣经。他常常不睡觉，甚至不吃饭，孜孜不倦地学习圣经。他非常努力学习神的道。你随便问他哪一节经文，他都可以告诉你该节经文的出处。然而，他并不满足于此，他常常谦卑地请求弟兄们教导他。

每当从圣经中获得启示时，他都会高兴得跳起舞来。妻子和他离婚后，他一直保持独身。多年来，他一直过着艰辛的生活，他经常旅行，四处为主做工。他的一生经历了许多苦难。尽管如此，他还是充满了喜乐。在他所住过的每一个家里，都能听到他的歌声。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歌声比大多数年轻人更有力量。他经常唱诗、哭泣、欢笑，直到泪流满面。”

最后，在 1989 年 10 月，这棵黎巴嫩的香柏树倒下了，享年 73 岁，直到死人复活的日子，他才会重新起来。苗子忠没有留下肉身的孩子，但他留下了成千上万的属灵孩子，他带领他们来到主的面前，并用神的道喂养他们。

20 世纪 90 年代

迫害和平静的时期



20 世纪 90 年代，浙江省的信徒聚集一起为一名教会成员举行哀思礼拜。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浙江省的基督教会继续全速增长。在这个十年之初，该省估计有 300 万名福音派信徒，政府深感震惊，尤其是教会开始向中国的其它地方差派传道团队。

为了消除教会不断扩大的影响，当局采取了不同的措施，20 世纪 90 年代的特点是，一会儿迫害非常剧烈，一会儿又相对平静。基督徒学会了警惕，辨别最近处于哪个时期，并相应地调整他们的行动。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温州市的教会相对比较平安，他们借助这段和平时期建造了数以百计的新教堂，有些教堂的设计非常精致，与欧洲的大教堂相仿。然而，事情即将发生巨变，在这十年快要结束时，数百座类似的教堂被愤怒的政府夷为平地，当局决心阻止基督教的发展。

温州市的局势在 1991 年 9 月出现了意外转折。当时，来自几间未注册家庭教会的两千名基督徒参加了一个大型的洗礼聚会。目击者说，聚会的时候，

“一大群公安人员突然冲进教堂，并朝天开枪。一些公安跑上讲台，殴打主持聚会的牧师。几名牧师被逮捕，并被关进拘留所。

家庭教会的基督徒对这次无缘无故的袭击感到惊讶和愤怒，因为它是在没有搜查证或逮捕令的情况下进行的。一大群当地基督徒去温州市公安局抗议袭击和逮捕，但当局否认对此事知情。几名在袭击中受伤的人的身体状况非常糟糕。”

三自教会的复兴



宁波市三自教会的敬拜者

20 世纪 90 年代，浙江省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动态，这让当局和许多人都大吃一惊。政府曾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设法诱导基督徒服从三自教会的领导，数以百计的教会已经注册。如果政府认为这些教会的属灵生活和活力将会被抑制住，那就大错特错了。

万王之王拒绝让他的祝福只局限于浙江省的某一类信徒身上，圣灵的风也开始大能地吹向三自教会。许多注册的教会都爆发了复兴，伴随着无数的医治和其它奇迹，有成千上万的人得救。

浙江省的三自教会因低报三自教会的人数而出了名——也许是不想引起北京当局注意到教会的真正规模和影响——但即使根据官方的消息来源，也显明浙江省三自教会受洗的成年会员人数出现了显著的增长，从 1990 年的 90 万增加到 1994 年的 120 万，1997 年增长到了 130 万。

此外，浙江省天主教会也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之前对该省天主教徒进行可靠调查是在 1937 年，显明当时浙江省共有 100236 名信徒。时隔半个多世纪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估计，到 1992 年，该省的天主教徒已经增长到了 70 万。

小群教会的复兴

小群教会是由倪柝声创立的。她于 20 世纪 30 扩展到浙江省并获得了蓬勃发展，尤其是在浙江省的北部地区。这个教会运动的正式名称是“地方教会”，但许多基督徒称其为“小群教会”，因为他们聚会时使用一本名为《小群诗歌》的赞美诗集。”

政府对该教会运动表现出这样的力量以及她的成员如此合一感到很困惑，1995 年，一名学者被派往湖州市调查这一现象。他的报告极具启发性。他写道：

“1982 年至 1989 年间，湖州地区的基督徒人数增长了六倍，大概有 25000 人。我们访问了小群教会成员所居住的村庄。他们承认，他们不像浙江省南部的基督徒那样受过良好的教育，在浙江省南部，基督教已经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相比之下，湖州地区的基督教历史只有十年。但是，‘苦难生恩典，’他们自豪地告诉我们，他们的灵性发展比那些生活在物质富裕地区的人要高。简单而言，他们相信祈祷的力量，信徒必须‘凡事祷告’。

祷告的时候，他们经历到圣灵的充满，引导他们的言行。为了使某个人得医治，几个（有时是几十个）村民会聚集在一起，禁食祷告好几天。

起初，湖州市的小群教会是三自教会的一部分，但在 1985 年，由于诸多的差别，他们决定分开。今天，他们对三自教会的怀疑和缺乏信任，体现在他们相信教会的头是耶稣，而不是任何人。教会不应该由政府领导，但三自教会非常傲慢，对圣经无知，在道德上不够严谨。

在杭州附近的萧山区有八万名基督徒，其中七万名属于小群教会。他们认为爱国应该体现在工作岗位上，而不是体现在教会中，所以，他们拒绝加入三自教会。”

有这样坚实的圣经基础，加上热心为神做工，浙江省小群教会的信徒开始向中国的未得之地差派宣教士，这一点并不令人意外。从 1991 年 1 月开始，小群教会的许多成员感到基督的再来是迫在眉睫的事。有一份报告说：

“经过恒切的祷告后，有几个人去到广西区和湖南省传道。不久，他们带着好消息回来，说有几十人归信了基督。这大大地激励了萧山区几十间领受到传福音异象的家庭教会。每间教会都派出七八十名年轻基督徒。他们大多数是农民，是家庭的支柱，但他们乐意奉献自己的工作时间和收入去传福音。

1991 年 3 月，他们两个两个地被差派到湖南、山东、江苏、四川等省份及中国的其它地方。那些留在家里的人则全心全意支持这些年轻的传道人。他们建立了 24 小时祷告链，由 12 个祷告勇士组成，两人一组，每组每天祷告两个小时。”

小群宣教士取得了非凡的成功。1991年5月，一分来自萧山区的报告说：

“似乎弟兄们一开口讲道，听众就表达出接受基督的愿望。仅仅几天之后，一对传道人报告已经有300人归信基督。来自一个家庭教会的24名传道人回来后，报告称有1300人接受了救恩。这是神的大能，不然，这么少的传道人怎么能让一千多人信主呢？”

来自另一间教会的年轻传道人以前从来没有这样传过道，所以，他们到达目的地后，就跪下来虔诚地祷告，然后他们向旁观者传道，第一天就有40人相信耶稣。第二天又有200多人相信。

到1991年5月底，大多数传道人都回到了浙江省。虽然没有直接的统计数字，但他们估计，经过两个月的传道，已有超过一万人得救。萧山区的家庭教会继续差派工人去做牧养和跟进的工作。年长、有经验的弟兄也被派去主持洗礼，监督教会的建立。”

成长的痛苦

20世纪90年代，随着福音的传播，浙江省各地持续发生各种神迹。甚至小孩子都传讲福音，并看见圣灵大能地做工。据报道，在杭州市附近的一个村子里：

“一个八岁的基督徒男孩正和他的小邻居玩耍，邻居无意中用一根尖尖的竹竿戳了他的眼睛。男孩的左眼失去了视力，他和家人都非常悲伤，刚开始，他们无法原谅他们的邻居。然而，通过祷告，饶恕的灵充满了他们的心，几个星期后，男孩的视力恢复了。全村的人都对他的意外痊愈感到惊讶，许多人因为这个见证而接受了耶稣为他们的救主。”

在浙江省的另一个地方，一个患有严重心脏病的男人花尽了所有的钱财看病买药，但他的身体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每况愈下。有一天，他听到有人说凡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会得永生。意识到自己很快就要死去，他凭着信心让人开车把他送到信徒的家里。听到福音后，他忏悔自己的罪，将生命交托给了神。

那天晚上，基督徒们轮流热切地为他祷告，七天后，他感到神已经医治了他。他就回家去，预备自己的家，把它作为神百姓聚会的地方。为此，那个村子90%的人都归信了基督，几个星期后，就有200人定期在他家里聚会。

尽管有许多证据表明神正向浙江省的百姓浇灌下恩典和怜悯，但教会面临着许多重大的挑战。最迫切的需要是他们中间缺乏训练有素的圣经教师，这威胁到复兴的进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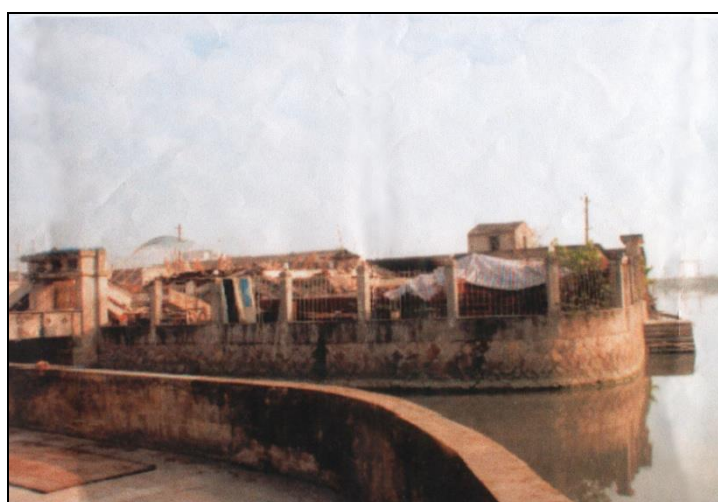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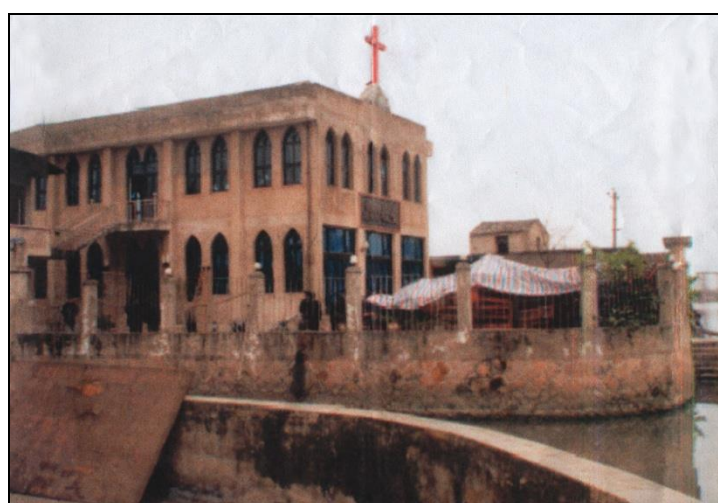
农村家庭教会的聚会经常没有教会领袖带领。传道人被要求在多个村子和城镇之间巡回举行聚会，这样做可以鼓励信徒参加聚会。由于长期缺乏领袖，再加上农村的低识字率和缺乏圣经，农村家庭教会中慢慢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导致成千上万的

信徒离弃了信仰。缺乏扎实的圣经教导也滋生了邪教和异端。一份报告强调了问题的严重性：

“对圣经的简单和字面解释，导致妇女们试图模仿旧约中关于亚伯拉罕和以撒的记述，把自己的儿子献祭。在盲目的信仰中，有些人试图像耶稣那样在水上行走，结果被淹死了。”

对基督再来的渴望也引起了一些问题。浙江省的一间教会预言耶稣将会在 1991 年 4 月 18 日再来。于是，信徒荒废田地和庄稼，宰杀牲畜家禽吃掉。4 月 18 日过去了，山坡上留下一群困惑和幻想破灭的男男女女，抬头凝望着天空。

1997 年的风暴





1997 年，温州市有 400 座教堂被政府拆毁，上图是一座教堂被拆毁前后的照片。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温州市的“注册家庭教会”现象迅速发展到这种程度，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该市有 2400 多个教会注册为独立教会。有些教会的教堂可容纳数千人。

1996 年 4 月，有迹象表明政府对温州教会的宽容政策很快就要结束，一名家庭教会的信徒因非法印刷基督教著作，在温州市附近被逮捕。他被公安人员殴打致死。另有两名男子被判处三年监禁。

1997 年初，江泽民总书记显然对温州市数量众多的教堂深感震惊，每个教堂的顶部都装饰有一个红色的十字架。江泽民在大学就入党，并在毛泽东统治和文化大革命动乱时期获得晋升，温州人如此大胆地展示宗教信仰，对他来说是一种羞辱，是不可容忍的。

那年的早些时候，国家宗教事务局接到指示，要减少这座城市的基督教形象。在 11 至 12 月一个为期六周的时间里，整个温州市有 400 多座教堂被夷为平地，超过 50 名牧师被捕。迫害迅速扩大至整个浙江省的其它家庭教会，一名牧师写了下面这封信：

“攻击中国教会的狂风暴雨越来越猛烈。自今年 3 月开始，我们就被吞没了，教会进入了一段极度痛苦的时期。许多教会领袖被捕，特别是在温州市、瑞安市、永嘉县（浙江省南部）、慈溪市、宁海县和洞头区（浙江省北部）。有些人遭受了肉身的痛苦。整个家庭不得不逃离。仅仅在瑞安市的一个小镇，就有 32 名家庭教会领袖被逮捕。其他的领袖都逃离了该地区

迫害甚至比文化大革命期间还严重。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至少是在户主在场的情况下搜家的。现在，即使主人不在，他们也会破门而入，把整个房子都翻个遍。他们开着警车，鸣着警笛，包围基督徒的家，就好像他们是强盗，把他们当作‘反革

命分子’逮捕。请迫切为我们代祷。我现在被列入了逮捕名单，不得不离开家躲避。”

浙江省的迫害风暴慢慢减弱，因为政府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其它事项上。然而，1998 年初，温州市有数十名基督徒领袖被关进监狱，成千上万的信徒目睹他们的敬拜场所变成一片废墟。

宣教士遇阻

20 世纪 90 年代，浙江省家庭教会第一次认真尝试差派宣教士到中国的其它地方，甚至其它国家去传福音。温州市的信徒很乐意走在前面，使用他们办企业所获得的财富和经验带头努力。1996 年，一名教会领袖总结了温州市的基督身体达到这一步所经历的不同发展阶段：

“20 世纪 70 年代的复兴开创了教会在我们地区的发展。20 世纪 80 年代，很多人在家里聚会，有时候一个家里就有 200 多人聚会。因此，我们开始在每个区域建造教堂。”

这十年的特点是向外省传福音和宣教。现在，我们教会差派的传道人去到了黑龙江、河南、湖南、广西、云南、安徽和江西等省区。我们每年都差派工人到这些省区。今年我们差派了 40 人，效果非常好。例如，在江西省有 169 人受洗。

我们把人差派到需要拓荒的地方。如果软弱的教会需要我们帮助，我们愿意去帮助他们。1995 年初，我们差派工人到黑龙江省，在一个没有任何教会的地区建立了 18 间教会。但我们也帮助了 38 间已存教会。其中有一间教会刚开始只有约十名信徒，自从我们的工人去了之后，会众已经增长到 200 多人。”

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温州的教会差派了宣教士到中国与缅甸、俄罗斯接壤的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包括泰国和越南在内的好几个国家传福音。

可以预见的是，当温州的宣教士把福音传到中国的未得之地时，他们当中有很多人遭到了迫害，但令他们惊讶的是，他们还遇到了中国其它地区一些家庭教会的基督徒的抵制。当时，河南省巨大的家庭教会网络已经有数百万信徒，他们难以接受温州市的传道人。两者在教义和做法上都存在差别，甚至温州话与中国其它地方间的语言差别，也会产生误解。

温州工人所遇到的抵制，似乎主要是文化和社会方面的。温州基督徒通常受过较高的教育，商业成功，穿着考究。然而在河南省，因大能的复兴而进入神国的数百万信徒，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穷人，是没有文化的农民。虽然双方彼此承认是基督的信徒，但在事工上并没有密切的联系。

来自河南省的一位著名家庭教会领袖坦率地分享了他当时对温州信徒的负面印象，他说：“温州的教会有很多属灵骄傲。他们认为自己是教会核心和灵魂，从不能接受诸如河南和安徽等省份的基督徒比他们那里的基督徒多。”

来自河南省另一个家庭教会网络的一个姊妹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当她被问及她对政府拆毁温州市数以百计的教堂的看法时，她回答说：

“我相信这是神的旨意。我看到大多数温州教会充满了骄傲。我 1981 年第一次去温州，此后几乎每年都去。早些年，温州教会极大地经历了主的祝福，但近年来，他们已变成律法主义者，并且以表现自己为导向。他们似乎对主很敞开，但实际上他们看不来自河南省的牧师，自认为比别人强。教会领袖经常指着我们说：‘你们河南省的教会领袖未受过教导，怎么能来教导我们？我们做基督徒已经有一个多世纪了。你们应该来跟我们学习。’

根据我的经历，许多温州牧师都非常敬虔，他们很爱主。教会的教导是好的和正确的，只是他们没有从主领受到异象。他们的基础是正确的，但他们没有能力。没有从主那里领受到异象，是一个基督徒所能经历的最大痛苦。

温州市的许多基督徒都是富有的商人，他们花巨资建造教堂。我认为摧毁他们的教堂，是神给他们机会，让他们像最初那样跟随他。温州的教会会存活下来，但他们的建筑不会。如果温州的信徒经历我们河南信徒所经历的痛苦，福音将会在全国加倍地传扬。”

来自浙江省的信件

20 世纪 90 年代，一些基督教机构收到了很多来自浙江基督徒的信件，在本章即将结束之际，我给大家转载其中的一些。这些珍贵的信件揭示了浙江省基督教的优缺点，让我们管中窥豹，大概了解浙江省基督徒在跟随神的过程中，他们的日常生活和个人挣扎是怎样的。他们的经历提供了一个迷人的快照，让我们看到那个时代的基督身体所经历的不断变化局势。

1991 年

“我有两个孩子，一个 12 岁，一个 7 岁。三年前，我丈夫离家出差，却再也没有回来。他仍在外流浪，过着一种不检点的生活。他给我写了两次信，说他再也不会回来了，并告诉我做好离婚的准备。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我再婚，谁会接纳我的两个孩子呢？如果我安排人来照顾他们，又怕我丈夫会制造麻烦。再这样下去，对我来说太难了。”

1992 年

“我今年 34 岁，从小就是个无神论者。我对神一无所知，但是感谢主，我在去年生病期间得救了。刚开始我不明白圣经。我的属灵生活和对神的认识很肤浅。因为生病，我只是在寻求他的能力，看不出我需要神恩惠的救恩，但他没有丢弃我。主爱我，拯救了我的生命。现在他每天都在帮助我，坚固我的身体和灵命，我也毫无保留地将我的身体和灵魂献给神。”

“我是一名高中生，也是一名共青团员。根据法律，共青团员不得有任何宗教信仰。虽然我不是一名完全委身的基督徒，但我不怀疑神的存在和能力。我应该退团吗？如果我退团，会被老师和同学指责。也会影响我以后的学习和工作。我该怎么办？”

1995 年

“我一直为是否要加入共青团而烦恼。我知道作为一名基督徒，我是神的孩子。因此，加入一个无神论的组织与我的身份是绝对不相称的。但是，老师强烈推荐我，同学们也提名我为共青团员。我心里因自己不愿意为神放弃这样一件小事，充满了自责。如果我在小事上都不忠心，怎能在大事上对神忠心呢？”

“准备讲章和讲道对我来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一位年长的传道人根据约翰福音第 5 章中耶稣在毕士大池边治好瘫痪病人的故事来教导我们。他说经文中有三个关于洗礼的真理。我把他的话记下来，并去传讲同样的信息，但我感到不平安，所以我咨询了另外两名传道人，他们告诉我说，我的讲道是正确的。然而，当我又问其他三个神的年轻仆人时，他们说我是错误的，因为那段经文根本不是描述洗礼。我感到很难过，因为我教导了一个错误的信息。我内心很痛苦，我不再想传讲任何信息了。”

1996 年

“当地派出所的一名公安人员骑摩托车来抓捕我，把我带到派出所审问。那时我很焦虑，但神赐给了我平安。在路上，我问那个公安我犯了什么罪。他回答说：‘你自己很清楚。到派出所后，你必须坦白交待一切！’到派出所后，一切变得明朗起来，他们知道我给香港的一个基督教组织写了一封信。突然之间，一切都清楚了。我的信被海关打开看过，并转交给了警方调查。我感谢神让我住在温州市，这里的基督教大大地复兴。请为我祷告。”

1997 年

“在温州这里，现在有一些政府官员阻止年轻人相信基督。我们的主日学已经被解散了，但每个主日我们仍然在教会敬拜。虽然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攻击，但我们对主的爱并没有改变。中国许多地方的教会也正遭受迫害。请为我们祷告，好叫我们不至于失去信心，并将福音传遍天下。”

1998 年

“我喜欢学习，但高考失败了。我参加了自学考试，希望能成为一名大学毕业生。经过一年的学习，我遇到了很多问题。首先，由于老师是从外面招聘的，他们中有些人要求我们星期天上课。因此，我不能参加教会的主日崇拜。我的时间和精力都有限，我不能同时满足两者。我信心不足。请为我祷告。”

“我大学毕业不久，刚从教一年。我慢慢相信了主耶稣，但是由于缺乏资料，我无法更多地认识他。有很多话语我不懂。我到教会去买圣经，但那里也没有。这里的信徒不多，教会也很小。大多数基督徒都没有圣经，也不明白主的恩典和能力。我希望你们能给我寄一本圣经。”

“萧山区的北部是流奶与蜜之地。经济繁荣，交通发达，人民富裕。更重要的是，教会得到了极大的复兴。我们村子有 2000 人，共有四个聚会点。我们属于小群教会，严格遵守圣经。因基督是我们的头，我们反对政府控制教会。因此，我们经常与政府发生冲突。”

21 世纪 00 年

主日学校成为攻击的目标



一个男孩站在温州市一间主日学校的一幅油画前

进入新千年后，神的国在温州市继续蓬勃发展。在本世纪初，一个关于该省三自教会的概述提到：

“目前全浙江省有 2600 间教会和 3300 个聚会点。信徒超过 140 万。每年大概有七万人加入教会，各地举行的复兴大会数以万计。温州和杭州的教会最为兴旺。”

温州市的教会增长非常快。那里有 70 多万信徒。这个地区，基督徒与人口的比例高达 1:10。有 2000 多间教会和差不多数量的聚会点。难怪该地区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温州教会的特点之一是儿童主日学的发展。教会对儿童事工非常重视。很多信徒因为基督徒父母的影响，从小就信了基督。”

多年来，三自教会一直执行国家的政策，不让 18 岁以下的人受洗或接受宗教教育。然而，温州市的独立团契并不被政策约束，他们继续大力培养孩子跟随主。这些小孩子周间到公立学校上课的时候，会向他们的同学甚至老师作见证。

国家宗教事务局的政策和浙江省教会的做法之间的分歧，正迅速形成对立。2002 年夏天，冲突发生了，当局下令所有教会停止教导 18 岁以下的孩子。政府以为牧师不会冒被起诉的风险，违背政策教导小孩，但是他们错了。从温州开始，直至全省的其

它地方，教会领袖公开违背政策，继续开展儿童主日学和其它青少年活动。一些教会甚至举办大型的儿童圣经营，数以千计的人参加营会的圣经学习。

面对悬在头上的逮捕威胁，温州市的基督徒领袖使用他们的影响力，把案子上诉到了北京的最高人民法院。他们认为国家法律并没有禁止儿童参加宗教活动，这个由国家宗教事务局制定的政策没有法律依据。

即使当时的三自教会领袖丁光训也支持温州市的教会领袖，反对随意迫害。温州市的国家宗教事务局不想在法庭上辩论这个问题，就放弃执行他们的政策，教会得以继续培训未来世代的领袖。



温州市一间大型教会的教堂，数以千计的孩童在这间教会的主日学校中接受培训。

温州市的独特宣教策略

温州教会的发展与中国其它地方的教会都不同。温州的许多基督徒非常富有。因为温州是一个繁荣发达的城市，成千上万的外来务工人员从全国各地涌入这座城市。基督徒的工厂老板抓住这个机会，利用他们的资源帮助传扬福音。

温州市的许多基督徒从神领受到了把福音传给中国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异象，他们经常被证明是坚定而有果效的传道人。2001 年，他们收到了一封来自贵州水族教会一名成员的信，水族原来是未得之民，信中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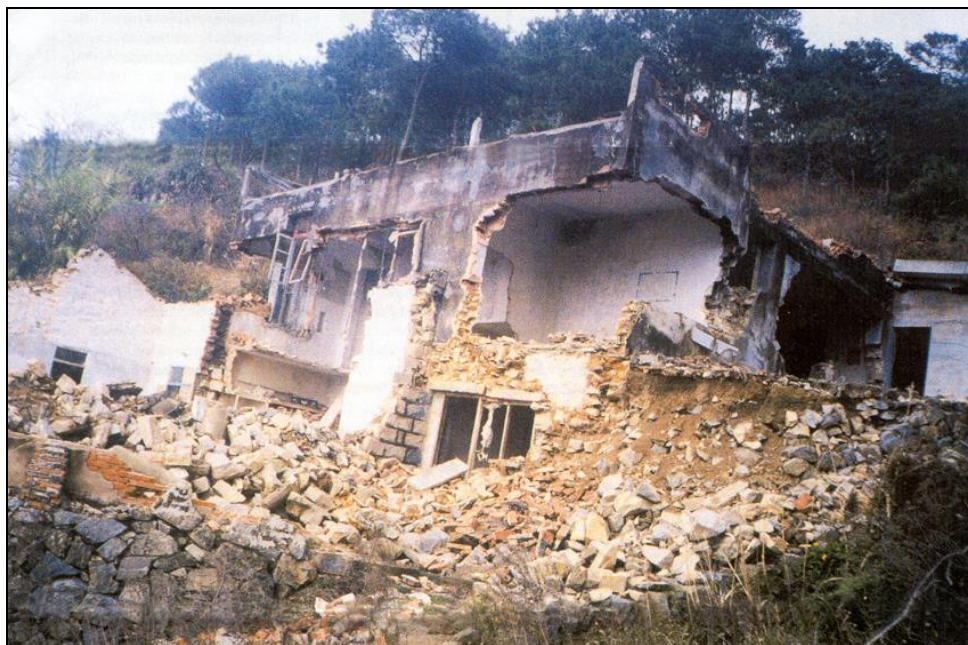
“我们的教会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然而，主的良善仆人不怕麻烦，辗转千里，从遥远的浙江省来到我们水族所生活的这个贫穷落后地区，向我们分享福音。弟兄们不介意跋山涉水。他们的脚上起了水泡，但他们从不抱怨。在贵州省这样偏远落后的地方，他们心甘情愿地从事艰苦的工作，建立了许多教会。”

新千年伊始，中国基督徒发现很容易获得护照，许多温州信徒使用他们非凡的创业技能，踏遍亚洲各地，去到世界的偏远角落，经营大小企业。

许许多多的温州信徒分散在世界各地，从事各种行业，有的开餐馆，有的销售纪念品，有的贩卖花生，等等。一名记者回忆说，2000 年初，他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与一个同事友好地打赌，说在欧洲任何大教堂的 15 米范围内，他都能找到做生意的温州基督徒。第二天他们去到著名的拉修大教堂的大门那里，结果发现有三个来自温州的信徒在那里做买卖！

温州人在欧洲各地建造了数十座教堂，那些教堂有三个方面的作用：它们首先是为了满足远离家乡的温州信徒的属灵需要，其次是为了向其他中国移民传福音，再次是作为向普通民众传福音的基地。此外，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等，至少有二十多个温州教会社区。

2000 和 2001 年的风暴



2000-2001 年期间被政府拆毁、禁止使用或没收的一千多座教堂之一

1997 年，中国政府对整个温州地区的教堂进行了猛烈的破坏，有四百多座教堂被夷为平地。

如果当局认为 1997 年的运动会对整个浙江省的教会产生重大冲击，那他们就严重低估了基督身体的韧性。温州市和全省的信徒没有惊慌害怕，他们很快就恢复了建造敬拜场所的热情。

经过数年的相对平静后，2000 年早些时候，当局发起了一个针对浙江省教会的更大破坏运动。温州日报透露：

“在 2000 年 11 月中旬至 12 月 5 日间，瓯海区有 256 座教堂被拆毁，153 座被禁止使用，19 座被没收；苍南县有 527 座教堂被拆毁，35 座被禁止使用，74 座被没收；文成县有 4 座教堂被拆毁，4 座被没收；泰顺县有 9 座教堂被禁止使用。”

在短短几周的混乱中，共有 1081 座教堂被拆毁或关闭。与 1997 年的迫害不同，那时当局使用推土机破坏教堂，而这一次，他们干脆用炸药将教堂炸为平地。

福音之火继续燃烧

尽管浙江省的教会受到猛烈攻击，但复兴之火继续在全省男女的心中燃烧。当局也许成功地将教堂夷为平地，关闭了许多团契，但他们无法阻止圣灵随己意在众人的心中做工，填补半个多世纪以来共产主义所造成的属灵空虚。

十年的迫害并不能阻止福音的传扬，2007 年，有消息说：“在浙江省，一个大型的圣诞福音布道大会吸引了一万多人参加！据报道，会上有两千人表达了接受基督的愿望。”

耶稣基督继续证明他对浙江省的众多百姓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进入神的国，他们信主，经常是因为神对祷告的戏剧性回应。不仅在穷人和社会底层人士中有神迹发生，在社会高层人士中也不断发生。

浙江省商会主席患有糖尿病，且是癌症晚期，他非常害怕自己很快就会死去。经商会一名基督徒成员的推荐，他前往上海拜访一名姓荣的牧师，这位牧师比较出名，因为他为病人祷告，很多人都得了痊愈。拜访了几次荣牧师并接受他的祷告后，这名商会主席发现自己好了很多，最后，医生宣布他的癌症和糖尿病都痊愈了！

这人是当地著名的商业领袖，也是一名共产党员。他的康复使他决定成为一名基督徒，他经常在商会里向商业伙伴们分享神如何回应人的祷告，医治了他！”

萧山区的暴行

政府针对浙江省基督身体的敌意并不限于温州市。全省各地的信徒也经常被捕、殴打和罚款，2006 年，杭州附近的萧山区发生了一系列针对基督徒的行动，政府的攻击特别残酷和可耻。

其中最为严重的事件发生在 7 月 29 日下午，事发地点是一座尚未完工的教堂，该教堂全部由当地信徒捐资建造，以供 5000 名教会成员使用。那个地方原来有一座 1921 年建造的教堂，它在 20 世纪 50 年代被共产党占用，直到 30 年后才归还给教会。有很长一段时间，会众都是在一个租来的旧房子里聚会，但当有机会可以买地建造一个新的敬拜场所时，信徒们纷纷慷慨奉献，建造新教堂。

那天下午，数百名当地基督徒聚集在工地上祷告和敬拜神，许多年长的教会成员围着工地坐在塑料椅子上。

下午两点半左右。四辆推土机和数百辆载着公安的卡车驶到事发地点。突然，

“数以千计身穿制服的公安和身着便衣的国安人员出现在工地上。当局随后拆毁了教堂。目击者说，公安不分青红皂白地用警棍打人。一个在马路对面观看这场冲突的男子说：‘他们抓着女人（有些是老年妇女）的头发，把她们甩来甩去，就像甩洋娃娃一样，然后把她们摔在地上。’

萧山区政府对此事却有不同的描述，他们声称大概有一百名基督教徒‘袭击和伤害政府官员，虽然公安拘留了几个抗议者，但没有人受伤。然而一名志愿者出示了当地医院的收据，证明他接受了肋骨骨折的治疗，他说有很多人也受了伤。’他们待我们如同死狗。我们躺在那里的时候，他们有些人嘲笑我们，说：‘你们的神在哪里呢？如果你们想去天堂，我们现在就成全你们。’”

萧山区发生残忍和无缘无故的攻击后，大概有 50 名信徒没有经正式起诉就被关进监狱，几个妇女因为遭到恐怖的殴打，身体非常疼痛。一个名叫王爱珍的妇女因胸骨骨折而住院治疗。最令人不安的是，事件发生后，有几名年轻学生失踪了。他们似乎被带到了一个秘密地点，并受到了折磨。

挣扎和增长的十年



宁波市主要的三自教会

21 世纪的头十年以中国政府似乎无法阻止浙江教会的增长而结束。该省未注册家庭教会的人数还在不断激增，甚至三自教会也经历了爆发性增长。

复兴与政府的计划相反，但当局没有能力阻止复兴。他们唯一的反应就是猛烈攻击教会，炸毁教堂，殴打基督徒。他们越是试图摧毁教会，教会就越发展壮大，神子民的信心和决心也变得越加坚定。

到这个十年的末期，浙江省有很多城市和县份的基督徒人数接近了人口的 20%。一份政府内部的研究感叹，虽然在面积上，浙江省是中国最小的一个省份，但居住在该省的基督徒约占了中国基督徒的十分之一。

2001 年的一项研究估计，浙江省总共大概有 480 万福音派基督徒。2000-2009 年的十年结束时，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信奉无神论的政府和该省的教会已经陷入了僵局，在光明和黑暗力量的长期斗争中，任何一方都有可能占据上风。

来自浙江省的信件

2000 年

“我的祖父以前带领我们乡下的教会。他是温州地区最初的 40 名传道人之一，一生致力于福音工作。他于去年 10 月去世，享年 95 岁。圣灵的恩膏常与他同在，他传福音的效果非常好，现在我们有八间教会。所有人都和睦地为主做工。这是真正的复兴。我父亲是一名退休教师，现在担任教会的监督。他不仅要安排所有的讲道，牧养会众，还要监管其它各样事情。

我们所在的地区是一个贫穷山区，教会成员住得非常分散，有些人甚至住在 100 公里以外的一些海岛上。每次我父亲去讲道，都会带上食物和礼物送给老人。他的健康状况不是很好，三年前做了一次大手术。我渴望能够放弃自己的工作，学习圣经，使我能在事工上帮助父亲。”

“我是一名大学新生。就我的年龄而言，我应该是相当成熟了。然而，什么是成熟呢？是说谎？是利用别人？还是空谈？我的同龄人正是这样做的。这似乎就是社会的方式。但这不是我的风格。由于我不善言谈，我常常落在后面。我该怎么办？我该随同他们，还是走自己的路？”

2001 年

“我正在学习服事主。1998 年，我们建立了一个青年团契。感谢神，他把我们从这个罪恶的世界中分别出来，使我们不至于浪费时间在跳舞或玩电子游戏上。每当看到圣灵在我们中间大能地做工，我们都充满了喜乐。我们很多年轻人的灵命获得了巨大长进。教会的领袖也很高兴，但这个世界的诱惑是巨大的，尤其是在这个经济增长较快的地区。年轻人很难站立得住，所以我们正热切地祷告。”

“我们教会的一些成员被异端东方闪电迷惑，有些领袖接受怪异的教导和极端行为。他们强调唱诗和读经，但不允许我们在教会中做其它事情。”

“我们住在农村。我们的教会成立不久，目前有五个聚会点，共一百多名成员，其中大多数是老奶奶和穷人。很少有年轻人或中年人，也没有谁是非常热心的。农民的生活非常忙碌，他们甚至无法定期参加主日聚会。他们的灵命很软弱。这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如果人们白天有空，我们就白天聚会。如果没有，我们就在晚上聚会。请告诉我们该怎么做。”

“我们教会有 500-600 名成员，其中 400-500 人是姊妹。弟兄中没有几个有属灵恩赐的，也没有门徒培训。我们每年都有 30 多名新信徒受洗加入教会，但同时会有 10 多名信徒离开。他们贪爱世界，因为犯罪而不被允许领圣餐。我们大多数成员或是灵命比较软弱，或是刚受洗不久。我们的牧师由于缺乏知识，灵命也不好，无法胜任自己的职分。他看到了教会成员软弱的属灵生命，但他的能力与他的抱负不相称。没有培训年轻人参与服事。”

2002 年

“今天是一个剧变和技术快速变化的时代。每个人都疯狂地迷恋金钱。我经历过富足，也经历过贫穷。感谢主，无论是富足还是贫穷，都没有对我产生影响，因为他的恩典是够我用的。我生命中最感动的事就是认识神，成为他的孩子。我最耀眼的财富就是神，我最大的满足就是用我的言行来荣耀他。无论这个时代变得多么黑暗和败坏，无论人们对金钱的贪爱有多深，我都不会追随潮流。我想成为社会中的盐和光，彰显我主的荣耀，把更多的人带到他面前。”

“我今年 21 岁，这应该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然而，我疾病缠身，对我而言，每一天都非常的艰难漫长。我曾是个非常健康的人，但 14 岁的时候，我的头部、胸部、腹部和四肢关节突然患病。面对这种绝望景况，我感到非常痛苦和悲伤。

一天，我们村里的一个基督徒到我家借东西。他看见我躺在床上，就很震惊，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告诉他我做了两次手术，需要卧床休息。他给我传福音，让我信主。和父母讨论后，我在去年 10 月承认了基督。我信主后，许多兄弟姊妹都来看望我，为我祷告。他们教导我如何读圣经和祷告，星期天带我去教会。虽然我的整个生

命都出现了好转，但我的颈椎骨和右腿又出现了问题，我觉得需要再做一次手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在学校的时候，我真的无法克服自己的弱点，一上课就昏昏欲睡。一个朋友给了我一本名为《认识真神》的小书。感谢神，他帮助我读完了这本书，我跪在床边，照着小书后面的祷告词祷告。令人惊讶的是，第二天我心中充满了喜乐，开始大声歌唱。我的朋友带我去参加一个教会聚会，在那里，我感到内心有一股强大的力量，现在，我与教会里的其他姊妹有了团契，感受到了神的爱。”

2005 年

“我们在一个基督徒弟兄的家里聚会。最近，三自教会的人来对我们说，我们必须加入他们的教会。我们教会的成员都是中老年人，对我们来说，加入三自教会没有一点好处。此外，每个人都对三自教会感觉不好。那些人说他们将会再次过来，强行干涉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会员听到这个消息后，都很担心。害怕我们的教会无法继续下去。”

2006 年

“我们教会没有差传部。我被主感动，想去蒙古宣教，但不知从何做起。我觉得这项事业是一个很重的担子，靠个人努力去做这件事，我不会走得太远。我没有走出去，但对这个决定又难以忍受。”

“去年，公安局的人到我们学校找我，但我不在。一个基督徒姊妹事后告诉我，那些人会在上班时间再来找我。当恐惧临到我的时候，我祷告，神赐给了我极大的平安。到目前为止，公安一直没有来找我。我在大学参加的团契正面临逼迫。现在我们的聚会必须非常保密。一想到我的名字被列在政府的黑名单上，就足以让我失去信心，但我的名字也被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我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也许我会失去工作，甚至在监狱里受折磨，但我相信神掌管一切。无论我面对什么，都是出于他完美的旨意。”

2007 年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到不同的省份传福音。现在，我和我的家人在一个繁华的城市里服事，但作为一名传道人，我没有接受过任何系统性的神学训练。这里的许多

企业家都欢迎教会成员到他们的员工中传福音，但我由于知识有限，不知道如何与受过良好教育的员工分享福音。请为我祷告。”

2008 年

“据保守估计，温州市的外来务工人员有 200 万。仅住在我们教会附近的就有 35000 人。这些人面临着许多复杂的问题，比如，未婚先孕和高离婚率。因此，我们成立了婚姻咨询事工来帮助他们，并借此机会向那些接受咨询的人分享福音。我们非常需要婚姻咨询方面的书籍。”

2009 年

“在浙江省这里，一间教会花了 900 多万元建造一座教堂（包括购买土地和建设费用），但是只有 300 到 400 人聚会，定期参加主日礼拜的人更少。大多数成员都来自农村，奉献比较少。除了 400 万元的贷款外，建筑费用都是由开公司的两兄弟支付的。教会还贷的义务限制了教会事工的发展。”

21 世纪 10 年代

对大教堂的迷恋



有 14000 个座位的杭州崇一堂

20 世纪 10 年代初，共产主义当局和浙江省教会之间的斗争稍微缓和，但在这个十年的后期，冲突却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尽管在几年前，那场残酷的运动将一千多座教堂夷为平地，但该省的许多教会领袖仍然十分迷恋大型的教堂建筑。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繁荣发展，在浙江省的各大城市，越来越多的基督徒变得非常富有，教会领袖发现他们所收到的奉献足够他们建造大型教堂。全省出现了许多西式大教堂，无论是三自教会还是注册的家庭教会，都建有这样的教堂。

许多浙江省的基督徒现在能出国旅行，在美国和其它地方看到的大教堂，往往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越大越好”似乎是当时的座右铭，浙江省的教会领袖现在有足够的钱来实现他们的雄心。

杭州崇一堂最初建立的时候非常简朴。1901 年，中国内地会买了一块地，并在上面建了一间小礼拜堂。一百年之后的 2003 年，从会众那里收到四千万奉献之后，杭州崇一堂开始建造一座巨大的新大楼，并最终于 2005 年 5 月完工。这个庞大建筑物的主礼拜堂经常会有 5500 名信徒聚会，但在特殊节日，教会会举行大型的聚会，参会人数可达 14000 人。

温州市和浙江省的其它地方都出现了类似的大型建筑，看到这些宗教标志公开出现在共产党当局曾经发誓要使之成为“无宗教区”的地方，一些来访者深深为此感谢神。然而，看到教会如此强调建筑物，很多基督徒深感不安。他们认为，把大笔的钱花在建筑物上，以此来敬拜宣称“不住人手所造的殿”的神（徒 17:24），是不明智的。

浙江省各个城市中的超大型教会和仍然是该省基督教脊梁的简陋家庭教会之间的对比是鲜明的。中国专家布伦特·富尔顿指出了中国“大教堂”心态的一些危险，他写道：

“温州作为中国基督徒人口最多的城市，以其高楼林立而闻名，其中一些类似于欧洲风格的大教堂，非常引人注目。用一位观察员的话来说：

‘建造教堂的竞争几乎成了一种风气。新教堂刚刚建好，就被拆掉重建！新建的教堂还没有坐满人，他们就开始建造更大更豪华的教堂。许多信徒错误地以为，缴纳十一奉献建造教堂，就是建造教会。他们相信这样做可讨神的喜悦，所以他们很高兴缴纳十一奉献建造教堂。教会经常利用教堂的建造项目来团结信徒。’ ”

随着岁月的流逝，有迹象表明，浙江省的许多教会领袖越来越厌倦对大型建筑的迷恋。他们发现建筑物并不能带来属灵生命的长进，也没有带来他们曾在小型聚会上曾经历到的圣灵同在，而财务费用已经成为教会不必要的负担。到 2013 年，一些观察人士注意到了重点的转变，其中有一个评论说：

“除了财务问题之外，中国的教堂建筑物还会带来在其他国家所没有的一系列全新挑战。教会可能被视为政治威胁，更不用说政策的变化可能会导致聚会场所被没收，甚至一接到通知（或毫无通知）就被拆毁。”

温州市的几位牧师承认，他们城市的一些大型场所已成为一种累赘。有一间只有几百名会众的教会，却拥有一座有一千个座位的新教堂，会众在里面聚会时，显得格外冷清。而另一间教会，约有一千名信徒每周定期在一座可容纳三千五百多人的教堂里聚会。拥有一座新教堂不再是一个积极的见证。这可能会成为政府官员和当地社区的笑柄。”

出人意料的转折



乐清市三自教会中的敬拜者

20 世纪 10 年代，浙江省当局多次对教堂和信徒发起了攻击。在这个十年的中期，这种压力达到了沸点，一场清除十字架和拆毁教堂的新运动正式开始，并且要长期持续下去。

政府拆毁教堂的理由，往往是指控教堂没有取得建设许可证，或是违反了模糊的建筑法规。虽然在有些情况下这可能是真的，但大多数情况下，打击行动并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这说明他们的真正动机是阻止基督教的传播，而不是执行当地的法律法规。

2010 年 8 月发生的一个事件预示了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当时，约两百名公安人员闯入称为“祷告山”的祷告中心。这个由台州市的台山基督教家庭教会所拥有的建筑物，是一个信徒可以集中代祷的地方。然而在 8 月 30 日上午，几名年长的基督徒受到公安干扰，并被推到一边，随后公安开始拆除这栋建筑，直至把它变成一堆废墟。

到 2014 年，浙江省的基督教景观经历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转折，许多三自教会发现自己也在政府的整治范围之内。最引人注目的案件之一，是三江三自教会的大型教堂被拆毁，它是温州市高楼大厦中的地标。有消息传出，一支训练有素的特种部队已经包围了教堂，正在一块一块地拆除教堂时，听闻这个消息后，两百多名教会成员赶到了教堂。

教堂被拆毁后，信徒的抗议活动持续了数周，愤怒的信徒要求当局伸张正义。但当局对他们的呼求置若罔闻，两百多名示威的基督徒遭到逮捕，并被关进了监狱。

2014 年 5 月，至少又有十间注册教会的教堂被拆毁，因为该国的无神论领导人似乎决心扭转该省基督教的发展趋势。与前几年不同，他们似乎不关心他们的行为会在全世界引起负面影响。2014 年 7 月，温州市附近的平阳县的救恩大教堂是最新要被拆毁的教堂，但数百名成员把自己关在教堂内，与防暴警察对抗。

在这个全球即时通讯的时代，戴着头盔的防暴警察和信徒之间的冲突被人录了下来，并传送到全世界。录像显示，当数百人涌向警察，试图阻止他们进入教堂时，警察野蛮地殴打抗议者，并将他们拖走。

拆毁十字架运动



从 2014 年至 2017 年，政府拆毁了浙江省数千间教堂的十字架。

从 2014 年开始，政府对温州基督徒的压力似乎更专注于拆除城里装饰教堂的红色十字架，而不是拆除整个建筑。一名信徒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攻击可见的十字架，引申开来，就是攻击教会的公众形象，这源于共产党对社会中任何可能对其权力构成威胁的群体，都会非常关注。近几十年来，基督教吸引了许多年轻且受过良好教育的信徒，他们不仅对基督教信仰有强烈的个人忠诚，而且与海外的基督徒有密切联系。”

如果拆除十字架运动的主要目的是降低教会的可见性，也许浙江省正在发生的事情，与其说是控制教会，不如说是政党官员向教会表明态度：不可公开‘在我的后院’出现。无论如何，不管是公开还是私下里，教会都将会继续兴旺发展。”



当政府在 2015 年 6 月拆除东阳教堂顶上的十字架时，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十字架突然燃烧起来。

浙江省的拆除十字架运动始于 2014 年，随着它的势头越来越大，很快演变为其它形式的迫害。浙江省当局在打击基督教可见记号上的成功，似乎给其它省份的官员壮了胆，导致这个国家其它地方的基督徒受到了公开的攻击。

温州市的政府官员制定了一项称为‘三改一拆’的新政策，使得他们可以拆除、关闭或摧毁任何教堂建筑，只要他们认为这样做能改善教堂所在社区的状况。2016 年 5 月，合法登记注册的朱垟教会正和政府谈判，讨论该把教会迁移到什么地方，然而突然间，一百多名公安冲进教堂，把它夷为平地。

接下来的星期天发生了动人的一幕，教会成员在他们教堂的废墟上举行礼拜。当很多成员跪在废墟中祈祷和敬拜时，有些成员拉起了横幅，上面写着：“强烈反对野蛮的暴力强拆”、“执法违法、法理难容”、“当权者胡作非为”，表示了对政府也蛮行为的抗议。



2016 年，朱垟教会的信徒在他们教堂的废墟上祷告。

回归残暴

虽然拆除教堂的十字架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2015 年，浙江省当局加强了对基督徒的迫害。这一次，他们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建筑物上，而是开始以教会的主要领袖为目标，以捏造的各种重罪把他们中的许多人送进监狱。

2015 年 9 月，一位名叫张崇主的三自教会牧师遭到逮捕，并被送到“指定地点接受监视居住”。那些地方也称为“黑监狱”，通常是废弃工厂、废品堆积场或看守严密的大楼等秘密场所，被关押的人在这些地方会受到残忍的折磨。被正式开除出三自教会后，张崇主被控犯有“为境外机构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情报罪。”

2016 年初，圣爱基督教会的包国华牧师和刑文香师母因为反对拆除十字架，夫妇俩分别被判处 14 和 12 年有期徒刑。

在浙江省，许多其他牧师都受到类似的指控并被判入狱，2017 年政府在许多三自教会的教堂中安装了摄像头，监控教会的活动和讲道，帮助官员用最新的面部识别软件识别教会成员。

最显著的逮捕事件是对顾约瑟牧师的逮捕，他是杭州市大型教会杭州崇一堂的牧师，许多著名的西方传道人曾在该教堂向大众讲道。

他的麻烦始于他大胆批评政府 2014 年的拆除十字架运动，尽管当时他是浙江省三自爱国运动和中国基督教协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2016 年 1 月，顾约瑟牧师被迫离职，在一个秘密的地方接受审问，之后他被指控挪用教会资金。

神的国继续拓展

在这个困难时期，虽然许多备受瞩目的逮捕和迫害占据了浙江省的新闻头条，但神的国继续悄然扩展，成千上万的饥渴灵魂进入了救恩的门。浙江省两名基督徒寄出的信可帮助世界其它地方的人记得浙江省数百万信徒每天所面对的挣扎。第一封信来自一名最近被诊断患有癌症的年轻女基督徒：

“我得了乳腺癌。面对疾病，我非常恐惧。我才 36 岁。尽管我是一名信徒，但我还没准备好面对死亡。我还年轻，还没有真正过基督徒的生活。我也想为基督影响别人。我害怕死亡。我儿子才六岁，需要我照顾。我的丈夫是个好男人，这让我难以放手。我必须坚强，不要因为治疗的痛苦而陷入苦毒中。”



2018 年温州市一间三自教会的告示牌，上面写着：“根据党和政府的相关文件精神，党员、干部、少年儿童、在校学生、现役军人，不得进入本堂参加教会活动。”

浙江省中许多曾花费巨资建造教堂的城市教会，现在正计算经济和属灵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容易忘记全省许多农村地区的数百万基督徒，这些农村地区的基督徒靠务农勉强维持生计，却显示出对耶稣的单纯信心。一间城市教会的基督徒将一批圣经送给省内的一间农村家庭教会后，相关人员收到了下面的感谢信：

“言语无法表达我们全家对你们送给我们圣经的感激之情。我们非常珍惜它们，每天都读神的道。学习我们主的话使我们的心充满了喜乐。这么多年来，我们渴望认识真理，现在我们每天都能明白更多，我们的信心也变得更加坚定。愿神祝福你们的舍己奉献，因你们的奉献，使我们能认识真理！”



纯朴的信心。宁波市的敬拜者。

社会主义圣经

随着地方政府逐步实施习近平总书记严厉打击中国“非法宗教”的政策，针对教会的压力从 2017 年起开始增大了。全浙江省的主日学校均被勒令关闭，许多基督徒日托中心的营业执照也被吊销。

政府似乎下定决心阻止浙江省的教会往未得之民差派宣教士。2018 年 1 月，14 个参与教会中东宣教项目的温州信徒在中国突然失联。几个星期没有他们的下落消息，直到 2 月中旬他们才再次出现。具体发生了什么以及他们得释放的条件是什么，至今尚不清楚。

在一些地方，政府工作人员走访基督徒家庭，要求他们从家里撤下基督教海报和旗帜，换上毛泽东或习近平的照片。依靠政府养老金维持生计的老年信徒被告知要放弃信仰，拥护社会主义。一些人甚至被命令要停止感谢神供应他们的日常所需，转而感谢共产党，承认党是祝福的源头。

2018 年末，有消息称，政府计划实施一个五年计划，修改圣经的部分内容，以“促进基督教中国化”。据报道：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计划在今年 3 月份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被最终确定了下来，并由国家宗教事务局监督执行。为了使基督教‘中国化’（置于中国的控制之下），政府计划‘重新翻译’旧约，并对新约提供新的注释。”

重新翻译圣经将会用一些佛教经文和儒家教义对旧约进行总结，并对新约做出新的注释。

五年计划提议“将中国元素融入教会礼拜仪式、赞美诗歌、神职人员服饰及教堂建筑风格中。教会领袖必须宣誓效忠共产党。他们必须通过的第一个标准是他们能否公开承诺将坚持党的路线方针。”

与此同时，浙江省似乎处于控制基督教运动的中心。2018 年 10 月的一份报告说：

“在浙江省两所高中就读的三百多名基督徒孩子被要求填写一份表格，声明他们不信仰任何宗教。”

基督徒孩子有时会遇到‘羞辱’事件，但这种羞辱是阻止他们加入共青团，从而剥夺他们日后成为党员并享受党员特权的机会。

第一所学校有二百多名基督徒学生，老师要求他们重写问卷，声明他们“没有宗教信仰”。但再次填写问卷时，有一半的孩子坚称自己是基督徒。经过进一步警告后，最后除了一个孩子外，其他所有孩子都按要求填写了问卷。

在另一所有一百多名基督徒学生的学校里，是班长强迫基督徒们重新提交问卷，声明他们没有宗教信仰。

据报告，不遵守规定的孩子在学校里将会失去很多机会，例如被选为班级代表参加各种特别活动。他们还可能面临无法毕业的危险，从而无法上大学。这些事件也会记录在孩子的个人档案中，档案由当地政府部门保管，其中的信息可能会阻碍他们未来的就业。”

在中国，对教会的疯狂镇压不断加强。就在本书即将出版的时候，浙江省的许多教会领袖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有些人说，他们目前在信仰上受到的攻击，是文化大革命黑暗日子以来最残酷的。

到 2019 年初，浙江省的许多基督徒都进入了生存模式。面对犹如 20 世纪 60 年代的生存环境，大的教会分成许多小组，每个小组有四到五名信徒，他们谨慎地聚在一起学习圣经和祷告。许多家庭教会的牧师都躲了起来，关掉他们的手机和其它电子设备，因为政府能追踪到公民的行踪。

浙江省教会的未来

至此，我们已经对神在浙江省的奇妙作为有了大概的了解，有一件事是明确的：尽管经历了数十年的打击和迫害，但主耶稣基督已经在浙江省的六千多万人口中兴起了一个充满活力的身体。

19 世纪的早期福音派宣教士克服重重障碍，在该省播下了福音的种子。神没有差派强壮的人到浙江省建立他的国度，而是差派了独腿的曹雅直。刚开始，怀有敌意的当地人向他扔石头。其他许多忠心的宣教士也在沿海省份服事，包括宓道生，他在浙江省生活了半个多世纪，还有无畏的戴德生，他首先要克服宣教社区的强烈反对，与神分别给他的女子结婚。

20 世纪 20 和 30 年代见证了浙江省的属灵复兴，中国传道人在这次复兴中走在最前列。中国最伟大的传道人宋尚节到访了浙江省几次，圣灵大大地使用余慈度姊妹，给当时正处于困境、需要提振的基督徒带来灵命和活力。

随着教会逐渐从外国人的手中过渡到中国人的手中，她逐渐成熟和壮大，成为一个能够承受几十年苦难的强大余民团体。早期宣教士坚定地拒绝资助中国人从事任何他们应该自己资助的福音工作，他们坚毅的做法得到了回报。当所有外国人都被逐出中国后，浙江省的教会继续传福音，几乎没有中断，而在其它省份，外国人的支持被拿掉后，许多教会都难以生存下去。

随着共产党于 20 世纪 40 年代在中国掌权，浙江省的基督徒看到地平线上升起了黑暗的暴风雨，所以，他们彼此坚固，为今后的困难时刻做好准备。严重困难时刻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临到。温州市的 49 名教会领袖被送到劳改营服刑。最后，只有苗子忠一人活着回家。他非凡的见证为他赢得了尊敬，其他信徒都称他为“黎巴嫩的香柏树”。

20 世纪 60 年代，政府强烈攻击浙江省的基督徒，但教会越受迫害，反而变得越强壮。有一段时间，当局被基督教的持续发展激怒了，发起了一个要使温州市成为‘无宗教区’的运动，但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这个城市不但没有变为无宗教区，反而对基督教产生了重大影响，赢得了‘中国的耶路撒冷’的美称。

20 世纪 80 年代，当中国教会从几十年的残酷迫害中缓和过来时，世界各地的基督徒惊奇地发现，基督教不仅在浙江省存活了下来，而且在许多地方都获得了增长和兴旺！随着大规模复兴的势头不断增强，全省各地不断地出现奇迹，改变了来自各行各业的数百万人。

今天，浙江省是全国基督徒比例最高的省份。大多数基督徒都是男性，这在中国似乎是独一无二的。在许多其它省份，教会主要以女信徒为主。

今天，全浙江省有超过一千万的福音派基督徒，其中，大概有 420 万名信徒参加三自教会，620 万信徒属于遍及全省各个角落的家庭教会网络。

此外，估计今天浙江省有 280 万天主教徒，其中大部分属于独立的家庭教会。目前，浙江省总计有 1330 万人公开承认相信耶稣基督，占全省人口的 21%以上。浙江省遥遥领先第二名的河南省，该省有 15%的人宣称是基督徒。

思想神在浙江省所行的奇妙大事，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赞美他！与此同时，过去 20 年的事态发展令人担忧。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像温州和杭州等城市的精明基督教商人充分利用了新的自由，这些城市的教会变得非常富有。

刚开始，教会领袖利用新获得的财富将福音传遍全中国，甚至海外。然而近年来，许多教会领袖喜欢建造精致的教堂，这成为了一种浪费的迷恋。他们轻率犯了世界其他地方教会所犯的 error，认为大型建筑能讨神喜悦，是神祝福的象征。在浙江省，大量的钱被花在了教堂建筑上，其中有许多教堂后来被政府拆除或关闭。

虽然今天在浙江省有许多信徒沉浸于虚空的成功福音之中，但其他数以百万计的基督徒每日将自己的生命当作活祭献给主耶稣基督。他们继续为信仰遭受逼迫，他们一心爱主，盼望主的名在各处的人中得着荣耀。

对浙江省的信徒而言，情况从 2016 年开始发生急剧变化，政府显明了要控制并最终摧毁基层基督教的意图。全省成千上万的教会被迫关闭，众多家庭教会的牧师被要求向三自教会登记，否则要面临可怕的后果。主日学校被定为非法，基督徒受到广泛的压力，要求他们放弃信仰，接受无神论的意识形态。

即将在 2020 年实施的中国“社会信用”体系（有可能会剥夺基督徒旅行、工作甚至做生意的权利），可能将对浙江省的信徒的信仰构成最大挑战——甚至比文化大革命的暴行或近年来对教会的攻击性迫害所造成的挑战更大。

近 200 年来，福音派在浙江省的事业一直以对基督忠心、信心单纯和热情传扬福音为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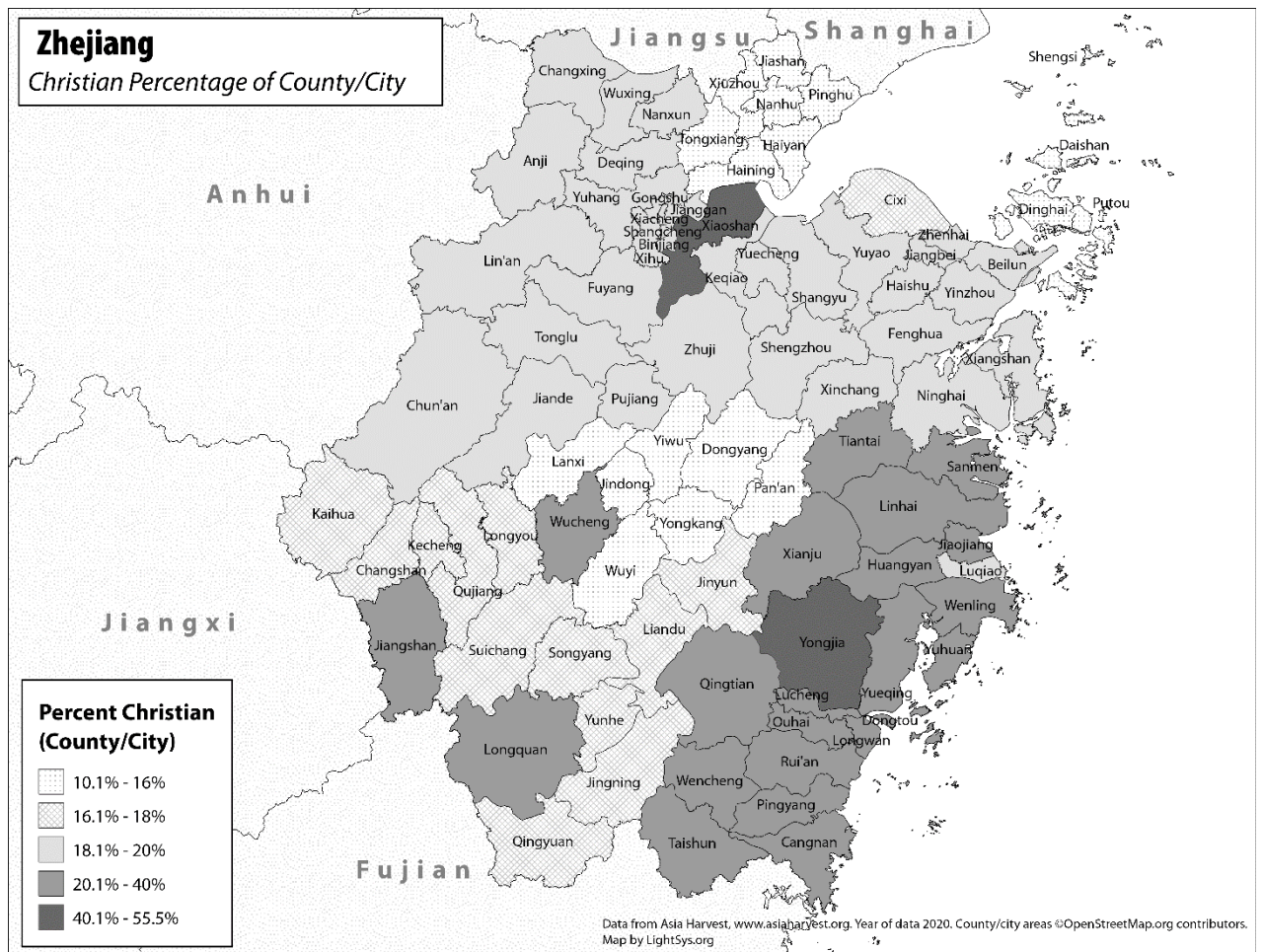
浙江省的教会如何处理当前的危机，将决定该省基督教的未来。她或者将继续享受美好的时代，或者将会妥协，失去她在整个历史上所表现出来的鲜明属灵特征：浙江省一代又一代的信徒在神面前倒空自己，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获得了活泼和坚固的信心，使该省一跃成为了当今中国基督徒比例最高的省份。

浙江省的福音派基督徒（1843-2020 年）

（包括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



浙江省基督徒地图



封底

中国纪录



浙江省位于中国东部，经济繁荣，是当今中国基督徒比例最高的省份。神使用独腿的苏格兰人将福音传到温州市，在浙江省建立起他的国度。今天，温州市因为教会众多，赢得了‘中国的耶路撒冷’的美称。

从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浙江省教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做出的伟大牺牲，那个时候，仅仅一座城市，就有 49 名教会领袖被送到劳改营服刑，其中 48 人为他们的信仰而死在劳改营中。共产党在 20 世纪 50 和 60 年代把浙江省定为“无宗教区”，然而荣耀归给神，今天，全省有一千三百多万人敬拜耶稣基督。